交流圖書公司
CHIAO LIU PUBLICATION SERVICE
P.O. BOX 5714
KOWLOON, HONGKONG
LIBRARY BUILDER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765 U28C46 1933
Hsu, Ti-shan
Chieh fang che

East Asia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chiehfangche00hs

解放者

落華生：

星雲堂書店出版

解放者

落華生著

星雲堂書店出版
北平南新華街

PL
2765
U28C46
1933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初版

版權所有

LIBRARY
JAN 11 1977
UNIVERSITY OF TORONTO

實價八角

弁言

我不信文章有絕對的好壞。好壞只繫在作者底暗示與讀者底反應當中。對於一篇作品，除非每個讀者底了解相等和思想相近，定不能有相同的評價。所以作者在下筆時當然要立定文心，就是自己思惟，「我寫這篇文字要給誰看，」和「我為什麼要寫這篇文字」這兩個問題。他不要寫給文盲者看是一定的，因為不認得字也就毋須讀了。他底意想的讀者是思想闇，感情闇，意志闇，道德闇底人們，是思想盲，感情盲，意志盲，道德盲底人們，是思想悶，感情悶，意志悶，道德悶底人們。但他不是寫自然科學，不是寫犯罪學，不是寫心理學，不是寫戀愛學，不是寫社會學，不是寫道德學，不是寫哲學，乃至不是寫任何學術。他只用生活經驗來做材料，組織成為一篇文字，試要在個人的生活經驗和觀察中找尋他底知音者。他不計較所作底成功或失敗。他直如秋夏間底鳴蟲，生活底期間很短，並沒想到所發底聲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當時底哀鳴立刻能夠得著同情者

在費總理底客廳裏

費總理底會客廳裏面底陳設都能表示他是一個辦慈善事業具有熱心和經驗底人。樑上懸着兩塊「急公好義」和「善與人同」底扁額，自然是第一和第二任大總統頒賜底，我們看當中蓋着一方「榮典之璽」底印文便可以知道。在兩塊匾當中懸着一塊「敦詩說禮之堂」底題額，聽說是花了幾百元底潤筆費請求康老先生寫底。因爲總理要康老先生多寫幾個字，所以他底堂名會那麼長。四圍牆上底裝飾品無非是褒獎狀，格言聯對，天官賜福圖，大鏡之類。廳裏底鏡框很多，最大的是對着當街底窗戶那面西洋大鏡。廳裏底傢私都是用上等楠木製成。几桌之上雜陳些新舊真假的古董和東西洋大小自鳴鐘。廳角底書架上除了幾本孝經，治家格言註，理學大全和些日報以外，其餘的都是募捐冊和幾冊名人底介紹字迹。

當差底引了一位穿洋服留小鬍底客人進來，說，『請坐一會兒，總理就出來。』客人坐下了。當差底進裏面去，好像對着一個丫頭說，『去請大爺。外頭有一

位黃先生要見他。』裏面隱約聽見一個女人底聲音說，『翠花，爺在五太房間哪。』我們從這句話可以斷定費總理底家庭是公雞式的，他最少有五位太太，丫頭還不算在內。其實這也算不了怎麼一回事，在這個禮敎之邦，又值一般大人物及當代政府提倡「舊道德」底時候，多納幾位「小星」，既足以增門第底光榮，又可以爲敦倫之一助，有些少身家底人不娶姨太都要被人笑話，何況時時墊欵出來辦慈善事業底費總理呢？

已經過一刻鐘了，客人正在左觀右望底時候，主人費總理一面整理他底長袍，一面踏進客廳，連連作揖，說，『失迎了，對不住，對不住！』黃先生自然要趕快答禮說，『豈敢，豈敢。』賓主敘過寒暄，客人便言歸正傳，向總理說，『鄙人在本鄉也辦了一個婦女慈善工廠，每聽見人家稱讚您老先生所辦底民生婦女慈善習工廠成績很好，所以今早特意來到，請老先生給介紹到貴工廠參觀參觀，其中一定有許多可以爲敝廠模範底地方。』

總理底身材長短正合乎「讀書人」底度數，體質底柔弱也很相稱。他那副玄黃

相雜底牙齒，很能表顯他是個闊人。若不是一天抽了不少的鴉片，決不能使他底牙齒染出天地底正色來！他現出很謙虛的態度，對客人詳述他創辦民生女工廠底宗旨和最近發展底情形。從他底話裏我們知道工廠底經費是向各地捐來底。女工們盡是鄉間婦女。她們學底手藝都很平常，多半是織襪，花邊，裁縫，那等輕可的工藝。工廠底出品雖然很多，銷路也很好，依理說應當賺錢，可是從總理底敘述上，他每年總要賠墊一萬幾千塊錢！

總理命人打電話到工廠去通知說黃先生要去參觀，又親自寫了幾個字在他自己底名片上作爲介紹他底證據。黃先生現出感謝底神氣，站起來向主人鞠躬告辭，主人約他晚間回來喫便飯。

主人送客出門時，順手把電扇底制紐轉了，微細的風還可以使書架上那幾本孝經之類一頁一頁地被吹起來，還落下去。主人大概又回到第幾姨太房裏抽鴉片去。客廳裏頓然寂靜了。不過上房裏好像有女人哭罵底聲音，隱約聽見『我是有夫之婦，……你有錢也不成……』其餘的就聽不清了。午飯剛完，當差底又引導

了一位客人進來，遞過茶，又到上房去回報說，『二爺來了。』

二爺是與費總理交換蘭譜底兄弟。實際上他比總理大三四歲，可是他自己一定要說少三兩歲，情願列在老弟底地位。這也許是因爲他本來排行第二底原故。他底臉上現出很焦急的樣子，恨不能立時就見着總理。

這次總理却不敎客人等那麼久。他也沒穿長褂，手捧着水煙筒，一面吹着紙捻，進到客廳裏來。他說，『二弟喫過飯沒有？怎麼這樣着急？』

『大哥，咱們底工廠這一次恐怕免不了又有麻煩。不曉得誰到南方去報告說咱們都是土豪劣紳，聽說他們來到就要查辦咧。我早晨爲這事奔走了大半天，到現在還沒喫中飯哪。假使他們發見了咱們用民生工廠底捐款去辦興華公司，大哥，你有什麼方法對付？若是敎他們查出來，咱們不挨槍斃也得擔個無期徒刑！』

總理像很有把握的神氣，從容地說，『二弟，別着急，先叫人開飯給你喫，咱們再商量。』他按電鈴，叫人預備飯菜，接着對二爺說，『你到底是膽量不大

，些小事情還值得這麼驚惶！「土豪劣紳」底名辭難道還會加在慈善家底頭上不成？假使人來查辦，一領他們到這敦詩說禮之堂來看看，捐冊，賬本，褒獎狀，件件都是來路分明，去路清楚，他們還能指摘什麼？咱們當然不要承認興華公司底資本就是民生工廠底捐欵。世間沒有不許辦慈善事業底人兼辦公司底道理，法律上也沒有講不過去底地方。』

『怕底是人家一查，查出咱們底欵項來路分明，去路不清。我跟着大哥你辦慈善事業，倒辦出一身罪過來了，怎辦怎辦！』二爺說得非常焦急。

『你別慌張，我對於這事早已有了對付底方法。咱們並沒有直接地提民生工廠底欵項到興華公司去用。民生底欵項本來是慈善性質，消耗了是當然的事體，只要咱們多畫幾筆賬便可以敷衍過去。其實捐錢底人，誰來考查咱們底賬目？捐一千幾百塊底，本來就沖着咱們底面子，不好意思不捐，實在他們也不是為要辦慈善事業而捐錢，他們底錢一拿出來，早就存着輸了幾臺麻雀底心思，捐出去就算了。只要他們來到廠裏看見他們底名牌高高地懸掛在會堂上頭，他們就心滿意

足了。還有捐一百幾十底「無名氏」，我們也可以從中想法子。在四五十個捐一百元底「無名氏」當中：我們可以只報出三四個，那捐欵底人個個便會想着報告書上所記底便是他。這裏豈不又可以挖出好些錢來？至於那班捐一塊幾毛錢底，他們要查賬，咱們也得問問他們配不配。』

『然則工廠基金捐欵底問題呢？』二爺又問。

『工廠底基金捐欵也可以歸在去年證劵交易失敗底賬裏。若是查到那一筆，至多是派咱們付託失當，經營不善這幾個字，也擔不上什麼處分，更掛不上何等罪名。再進一步說，咱們底興華公司，表面上豈不能說是爲工廠銷貨和其他利益而設底？又公司底股東，自來就沒有咱姓費底名字，也沒你二爺底名字，咱底姨太開公司難道是犯罪行爲？總而言之，咱們是名正言順，請你不要慌張害怕。』

他一面說，一面把水煙筒吸得嗶嚕嗶嚕地響。

二爺聽他所說，也連連點頭說，『有理有理！工廠底事，咱們可以說對得起人家，就是查辦，也管敎他查出功勞來。……然而，大哥，咱們還有一樁案未了

。你記得去年學生們到咱們公司去檢貨，被咱們底夥計打死了他們兩個人，這樁案件，他們來到，一定要辦底。昨天我就聽見人家說學生會已宣佈了你我底罪狀，又要把什麼「標語」，「口號」貼在街上。不但如此，他們又要把咱們夥計冒充日籍底事實揭露出來。我想這事比工廠底問題還要重大。這眞是要咱們底身家，性命，道德，名譽咧。』

總理雖然心裏不安，但仍鎭靜地說，『那件事情，我已經拜托國仁向那邊接洽去了，結果如何，雖不敢說定，但據我看來，也不致於有什麼危險。國仁在南方很有點勢力，只要他向那邊底當局爲咱們說一兩句好話，咱們再用些錢，那就沒有事了。』

『這一次恐怕錢有點使不上罷。他們以廉潔相號召，難道還能受賄賂？』

『咳！二弟你眞是個老實人！世間事都是說底容易做底難。何況他們只是提倡廉潔政府，並沒明說廉潔個人。政府當然是不會受賄賂底，歷來的政府那一個受過賄呢？反正都是和咱們一類的人，誰不愛錢？只要咱們送得有名目，人家就

可以要。你如心裏不安，就可以立刻到國仁那裏去打聽一下，看看事情進行到什麼程度。』

『那麼，我就去罷。我想這一次用錢有點靠不住。』

總理自然願意他立刻到國仁那裏去打聽。他不但可以省一頓客飯，並且可以得着那樁案件底最近消息。他說，『要去還得快些去。飯後他是常出門底。你就在外頭隨便喫些東西罷，可惡的廚子，教他做一頓飯到大半天還沒做出來。』他故意叫人來罵了幾句，又吩咐給二爺雇車。不一會，車雇得了，二爺站起來順便問總理說，『芙蓉底事情和諧罷？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小星。』總理聽見他這話，臉上便現出不安的狀態。他回答說，『現在沒有工夫和你細談那事，回頭再給你說罷。』他又對二爺說，『你快去快回來，今晚上在我這裏喫晚飯罷。我請了一位黃先生，正要你來陪。國仁有工夫，也請他來。』

二爺坐上車，匆匆地到國仁那裏去了。總理沒有送客出門，自己吸着水煙，回到上房。當差底進客廳裏來，把桌上茶杯裏底剩茶倒了，然後把它們擱在架上

。客廳裏現在又寂靜了。我們只能從壁上底鏡子裏看見街上行人底反影；其中看見時髦的女人開着汽車從窗外經過，車上只坐着她底愛犬。很可怪的就是坐在汽車上那隻畜生不時伸出頭來向路人狂吠，表示它是闊人底狗！它底吠聲在賫總理底客廳裏也可以聽見。

時辰鐘剛敲過三下，客廳裏又熱鬧起來了。民生工廠底庶務長魏先生領着一對鄉下夫婦進來，指示他們總理客廳裏底陳設。鄉下人看見當中三塊匾就連想到他們底大宗祠裏也懸着像旁邊兩塊一樣底東西，聽說是皇帝賜給他們第幾代底祖先底。總理客廳裏底大小自鳴鐘，新舊古董，和一切的陳設，敎他們心裏想着就是皇帝底金鑾殿也不過是這般佈置而已。

他們都坐下，老婆子不歇地摩挲放在她身邊底東西，心裏有底是讚羨。魏先生對他們說，『我對你們說，你們不信，現在理會了。我們底總理是個有身家有名譽底財主，他看中了芙蓉，就算你們兩人底造化。她若嫁給總理做姨太，你們不但不愁沒得喫底，穿底，住底，就是將來你們那個小狗兒要做一任縣

知事也不難。』

老頭子說，『好倒很好，不過芙蓉是從小養來給小狗兒做媳婦，若是把她嫁了，我們不免要和她外家喫官司。』

老婆子說，『我們送她到工廠去也是爲要使她學些手藝，好教我們多收些錢財，現在既然是總理財主要她，我們只得怨小狗兒沒福氣。總理財主如能喫得起官司，又保得我們底小狗兒做個營長，旅長，那我們就可以要一點財禮爲他另娶一個回來。我說，魏老爺呀，營長是不是管得着縣知事？您方纔說總理財主可以給小狗兒一個縣知事做！我想還不如做個營長，旅長更好。現在做縣知事底都要受氣，聽說營長還可以升到督辦哪。』

魏先生說，『只要你們答應，天大的官司，咱們總理都喫得起。你看咱們總理幾位姨太底親戚沒有一個不是當闊差事底。小狗兒如肯把芙蓉讓給總理，那愁他不得着好差事，不說是營長旅長，他要什麼就得什麼。』

老頭子是個明理知禮底人，他雖然不大願意，却也不敢違忤魏先生底意思。

他說，『無論如何，咱們兩個老夥計是不能完全做主底，這個還得問問芙蓉看她自己願意不願意。』

魏先生立時回答他說，『芙蓉一定願意，只要你們兩個人答應，一切的都好辦了。她昨晚已在這裏上房住一宿，若不願意，她肯麼？』

老頭子聽見芙蓉在上房住一宿就很不高興。魏先生知道他底神氣不對，趕快對他說明工廠裏底習慣，女工可以被雇到廠外做活去。總理也有權柄調女工到家裏當差，譬如翠花菱花們，都是常川在家裏做工底。昨晚上剛巧總理太太有點活要芙蓉來做，所以住了一宿，並沒有別底緣故。』

芙蓉底公姑請求叫她出來把事由說個明白，問她到底願意不願意。不一會，翠花領着芙蓉進到客廳裏。她一見着兩位老人家便長跪在地上哭個不休。她嚷着說，『我底爹媽，快帶我回家去罷，我不能在這裏受人家欺侮。……我是有夫之婦。我決不能依從他。他有錢也不能買我底志向。……』

她底聲音可以從窗戶傳達到街上，所以魏先生一直勸她不要放聲哭，有話好

好地說，老婆子把她扶起來。她咒罵了一場，氣洩過了，聲音也漸漸低下去。

老婆子到底是個貪求富貴底人，她把芙蓉拉到身邊，細聲對她勸說，說她若是嫁給總理財主，家裏就有這樣好處，那樣好處。但她至終抱定不肯改嫁，更不肯嫁給人做姨太底主意。她寧願回家跟着小狗兒過日子。

魏先生雖然把她勸不過來，心裏却很佩服她。老少喧嚷過一會，芙蓉便隨着她底公姑回到鄉間去。魏先生把總理請出來，對他說那孩子很刁，不要也罷，反正廠裏短不了比她好看底女人。總理也罵她是個不識擡舉底賤人，說她昨夜和早晨怎樣在上房吵鬧。早晨他送完客，回到上房底時候，從她面前經過，又被她侮辱了一頓。若不是他一意要她做姨太，早就把她一脚踢死。他教魏先生回到工廠去，把芙蓉底名字開除，還教他從工廠底臨時費支出幾十塊錢送給她家人，教他們不要播揚這事。

五點鐘過了。幾個警察來到費總理家底門房，費家底人個個都揑着一把汗，心裏以爲是芙蓉同着她底公姑到警察廳去上訴，現在來傳人了。警察們倒不像來

傳人底樣子。他們只報告說，『上頭有話，明天歡迎總司令，總指揮，各家各戶都得掛旗。』闔家底大小這纔放了心。

當差底說，『前幾天歡送大帥，你們要人掛旗，明天歡迎總司令，又要掛旗，整天掛旗，有什麼意思？』

『這是上頭底命令，我們只得照傳。不過明天千萬別掛五色國旗，現在改用海軍旗做國旗。』

『那裏找海軍旗去？這都是你們警廳底主意，一會要人掛這樣的旗，一會又要人掛那樣的旗。』

『我們也管不了。上頭說掛龍旗我們便教掛龍旗；上頭說掛紅旗，我們也得照傳，教掛紅旗。』

警察叮嚀了一會，又往別家通告去了。客廳底大鏡裏已經映着街上一家新開張底男女理髮所門口掛着兩面二丈四長，垂到地上底黨國大旗。那旗比新華門平時所用底還要大，從遠地看來，幾乎令人以爲是一所很重要的行政機關。

掌燈底時候到了。費總理底客廳裏安排着一席酒，是爲日間參觀工廠底黃先生預備底。還是庶務長魏先生先到。他把方纔總理吩咐他去辦底事情都辦妥了。他又對總理說他已買了兩面新的國旗。總理說他不該買新的，費那麼些錢，他說應當到估衣舖去搜羅。原來總理以爲新的國旗可以到估衣舖去買！

二爺也到了。從他眉目的舒展可以知道他所得底消息是不壞的。他從袖裏掏出幾本書來，對費總理說，『國仁今晚要搭專車到保定去接司令不能來了。他教我把這幾本書帶來給你看。他說此後要在社會上做事，非能背誦這裏頭底字句不成。這是新頒的聖經，一點一畫也不許人改易底。』

他雖然說得如此鄭重，總理却慢慢地取過來翻了幾遍。他在無意中翻出「民生主義」幾個字，不覺狂喜起來，對二爺說，『咱們底民生工廠不就是民生主義麼？』

『有理有理。咱們底見解原先就和中山先生一致呵！』二爺又對總理說國仁已把事情辦妥，前途大概沒有什麼危險。

總理把那幾本書也放在孝經，治家格言等書上頭。也許客廳底那一個犄角就是他底圖書館！他沒有別的地方藏書。

黃先生也到了，他對於總理所辦底工廠十分讚羡，總理也謙讓了幾句，還對他說他底工廠與民生主義底關係。黃先生越發佩服他是個當代的社會改良家兼大慈善家，更是總理底同志。他想他能與總理同席是一樁非常榮幸可以記在參觀日記上頭，將來出版公佈底事體。他自然也很羨慕總理底闊綽，心裏想着，若不是財主，也做不了像他那樣底慈善家。他心中最後的結論以為若不是財主，就沒有做慈善家底資格。可不是！

賓主入席，暢快地喫喝了一頓，到十點左右，各自散去。客廳裏現在只剩下幾個當差底在那裏收拾杯盤。器具摩盪底聲音與從窗外送來那家新開張底男女理髮所底留聲機片混在一起。

窄窄的店門外，貼着「承寫履歷」，「代印名片」，「當日取件」，「承印訃聞」，等等廣告。店內幾個小徒弟正在忙着，踩得機輪軋軋地響。推門進來兩個少年，吳芬和他底朋友穆君，到櫃台上。

吳先生說：『我們要印名片，請你拿樣本來看看。』

一個小徒弟從機器那邊走過來，拿了一本樣本遞給他，說，『樣子都在裏頭啦。請您挑罷。』

他和他的朋友接過樣本來，約略翻了一遍。

穆君問：『印一百張，一會兒能得嗎？』

小徒弟說：『得今晚來。一會兒趕不出來。』

吳先生說：『那可不成，我今晚七點就要用。』

穆君說：『不成，我們今晚要去赴會，過了六點，就用不着了。』

小徒弟說：『怎麼今晚那麼些赴會底？』他說着，順手從櫃台上拿出幾張印得的名片，告訴他們，『這幾位定底名片都是今晚赴會用底，我猜您兩位也是要赴那會去底吧。』

穆君同吳先生說：『也許是吧。我們要到北京飯店去赴留美同學化裝跳舞會。』

穆君問吳先生說：『今晚上還有大藝術家枚宛君博士嗎？』

吳先生說；『有他吧。』

穆君轉過臉來對小徒弟說：『那麼，我們一人先印五十張，多給你些錢，馬上就上版，我們在這裏等一等。現在已經四點半了，半點鐘一定可以得。』

小徒弟因爲掌櫃底不在家，躊躇了一會，至終答應了他們。他們於是坐在櫃台旁底長凳上等着。吳先生拿着樣本在那裏有意無意地翻。穆君一會兒拿起白話小報看看，一會又到機器旁邊看看小徒弟底工作。小徒弟正在撿版，要把他底名字安上去，一見穆君來到，便說：『這也是今晚上要赴會用底，您看漂亮不漂亮

？』他拿着一張名片遞給穆君看。他看見名片上寫底是『前清監生，民國特科俊士，美國烏約克柯藍卑阿大學特贈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調查歐美實業專使隨員，甄輔仁。』後面還印上本人底銅版造像，一頂外國博士帽正正地戴着，金繸子垂在兩個大眼鏡正中間，臉模倒長得不錯，看來像三十多歲的樣子。他把名片拿到吳先生跟前，說，『你看這人你認識嗎？頭銜倒不寒傖。』

吳先生接過來一看，笑說，『這人我知道，却沒見過。他那裏是博士，那年他當隨員到過美國，在紐約住了些日子，學校自然沒進，他本來不是唸書底。但是回來以後，滿處告訴人說憑着他在前清捐過功名，美國特贈他一名博士。我知道他這身博士衣服也是跟人借底。你看他連帽子都不會戴，把繸子放在中間，這是那一國底禮帽呢？』

穆君說，『方才那徒弟說他今晚也去赴會呢。我們在那時候一定可以看見他。這人現在幹什麼？』

吳先生說，『沒有什麼事吧。聽說他急於找事，不曉得現在有了沒有。這裡

人有官做就去做，沒官做就想辦教育，聽說他現在想當教員哪。』

兩個人在店裏足有三刻鐘，等到小徒弟把名片焙乾了，拿出來交給他們。他們付了錢，推門出來。

在街上走着，吳先生對他底朋友說：『你先去辦你底事，我有一點事要去同一個朋友商量，今晚上北京飯店見吧。』

穆君笑說：『你又胡說了，明明爲去找何小姐，偏要撒謊。』

吳先生笑說：『難道何小姐就不是朋友嗎？她約我到她家去一趟，有事情要同我商量。』

穆君說：『不是訂婚吧。』

『不，絕對不。』

『那麽，一定是你約她今晚上同到北京飯店去，人家不去，你定要去求她，是不是？』

『不，不。我倒是約她來底，她也答應同我去。不過她還有話要同我商量，

大概是屬於事務底，與愛情毫無關係吧。』

『好吧，你們商量去，我們今晚上見。』

穆君自己上了電車，往南去了。

吳先生雇了洋車，穿過幾條胡同，來到何宅。門役出來，吳先生給他一張名片，說，『要找大小姐。』

僕人把他底名片送到上房去。何小姐正和她底女朋友黃小姐在粧台前談話，便對當差底說，『請到客廳坐吧，告訴吳先生說小姐正會着女客，請他候一候。』僕人答應着出去了。

何小姐對她朋友說，『你瞧，我一說他，他就來了。我希望你喜歡他。我先下去，待一回再來請你。』她一面說，一面攏着她底頭髮。

她底朋友笑說，『你別給我瞎介紹啦。你準知道他一見便傾心麼？』

『留學生回國，有些是先找事情後找太太底，有些是先找太太後謀差事底。有些找太太不找事，有些找事不找太太，有些什麼都不找。像我底表哥輔仁他就

是第一類底留學生。這位吳先生可是第二類底留學生。所以我把他請來，一來托他給輔仁表哥找一個地位，二來想把你介紹給他。這不是一舉兩得嗎？他急於成家，自然不會很挑眼。』

女朋友不好意思搭腔，便換個題目問她說，『你那位情人，近來有信嗎？』

『常有信，他也快回來了。你說多快呀，他前年秋天才去底，今年便得博士了。』何小姐很得意地說。

『你眞有眼，從前他與你同在大學唸書底時候，他是多麼奉承你呢。若他不是你底情人，我一定要愛上他。』

『那時候你爲什麼不愛他呢。若不是他出洋留學，我也沒有愛他底可能。那時他多麼窮呢，一件好衣服也捨不得穿，一頓飯也捨不得請人吃，同他做朋友面子上眞是有點不好過。我對於他底愛情是這兩年來才發生底。』

『他倒是裝成底一個窮孩子。但他有特別的聰明，樣子也很漂亮，這會回來，自然是格外不同了。我最近才聽見人說他祖上好幾代都是讀書人，不曉得他告

訴你沒有。』

何小姐聽了，喜歡得眼眉直動，把燙鉗放在酒精燈上，對着鏡子調理她底兩鬢。她說，『他一向就沒告訴過我他底家世。我問他，他也不說。這也是我從前不敢同他交朋友底一個原因。』

她底朋友用手捋捋她腦後底頭髮，向着鏡裏底何小姐說，『聽說他家裏也很有錢，不過他喜歡裝窮罷了。你當他眞是一個窮鬼嗎？』

『可不是，他當出國的時候，還說他底路費和學費都是別人底呢。』

『用他父母底錢也可以說是別人底。』她底朋友這樣說。

『也許他故意這樣說吧。』她越發高興了。

黃小姐催他說，『頭髮燙好了，你快下去吧。關於他底話還多着呢。回頭我再慢慢地告訴你。教客廳裏那個人等久了，不好意思。』

『你瞧，未曾相識先有情。多停一會兒就把人等死了！』她奚落着她底女朋友，便起身要到客廳去。走到房門口正與表哥輔仁撞個滿懷。表妹問，『你急什麼

？險些兒把人撞倒！』

『我今晚上要化裝做交際明星，借了這套衣服，請妹妹先給我打扮起來，看看時樣不時樣。』

『你到媽屋裏去，教丫頭們給你打扮吧，我屋裏有客，不方便。你打扮好就到那邊給我去瞧瞧。瞧你淨以為自己很美，淨想扮女人。』

『這年頭扮女人到外洋也是博士待遇，為什麼扮不得？』

『怕底是你扮女人，會受「遊街示眾」底待遇咧。』

她到客廳，便說，『吳博士，久候了，對不起。』

『沒有什麼。今晚上你一定能賞臉吧。』

『豈敢。我一定奉陪。您瞧我都打扮好了。』

主客坐了，敘了些閒話。何小姐才說她有一位表哥甄輔仁現在沒有事情，好歹在教育界給他安置一個地位。在何小姐方面，本不曉得她表哥在外洋到底進了學校沒有。她只知道他是藉着當隨員底名義出國底。她以為一留洋回來，假如倒

壽也可以當一個大學教授，吳先生在教育界很認識些可以爲力底人，所以非請求他不可。在吳先生方面，本知道這位甄博士底來歷，不過不知道他就是何小姐底表兄。這一來，他也不好推辭，因爲他也有求於她。何小姐知道他有幾分愛她，也不好明明地拒絕，當他說出情話底時候，只是笑而不答。她用別的話來支開。

她問吳博士說『在美國得博士不容易吧？』

『極難啦。一篇論文那麼厚。』他比仿着，接下去說，『還要考英俄德法幾國文字，好些老教授圍着你，好像審犯人一樣。稍微差了一點，就通不過。』

何小姐心裏暗喜，喜底是她底情人在美國用很短的時間，能夠考上那麼難的博士。』

她又問，『你寫底論文是什麼題目？』

『凡是博士論文都是很高深很專門的。太普通和太淺近的，不說寫，把題目一提出來，就通不過。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化底論文很時興，西方人厭棄他們底文化，想得些中國文化去調和調和。我寫底是一篇麻雀牌與中國文化。這題目重要

極了。我要把麻雀牌在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地位介紹出來。我從中國經書裏引出很多的證明，如詩經裏「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底「雀」便是麻雀牌底「雀」。為什麼呢？真的雀那裏會有角呢？一定是麻雀牌才有八隻角呀。「穿我屋」表示當時麻雀很流行，幾乎家家都穿到底意思。可見那時候底生活很豐裕，像現在的美國一樣。這個鐵證，無論那一個學者都不能推翻。又如「索子」本是「竹子」，寧波音讀「竹」為「索」，也是我考證出來底。還有一個理論是麻雀牌底名字是從「一竹」得來底。做牌底人把「一竹」雕成一隻鳥底樣子，沒有學問底人便叫它做「麻雀」，其實是一隻鳳，取「鳴鳳在竹」底意思。這個理論與我剛才說底雀也不衝突，因為鳳凰是貴族的，到了做那首詩底時代，已經民衆化了，變為小家雀了。此外還有許多別人沒曾考証過底理論，我都寫在論文裏。您若喜歡唸，我明天就送一本過來獻獻醜，請您指教指教。我寫底可是英文。我為那論文花了一千多塊美金。您看要在外國得個博士多難呀，又得花時間，又得花精神，又得花很多的金錢。」

何小姐聽他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能評判他說底到底是對不對，只一味底稱讚

他有學問。她站起來，說，『時候快到了，請你且等一等，我到屋裏裝飾一下就與你一同去。我還要介紹一位甜人給你。我想你一定會很喜歡她。』她說着便自出去了。吳博士心裏直盼着要認識那人。

她回到自己屋裏，見黃小姐張皇地從她底床邊走近前來。

『你放什麼在我床裏啦？』何小姐問。

『沒什麼。』

『我不信。』何小姐一面說一面走近床邊去翻她底枕頭。她搜出一捲筒底郵件，指着黃小姐說，『你還搗鬼！』

黃小姐笑說，『這是剛才外頭送進來底。所以把它藏在你底枕底，等你今晚上回來，可以得到意外底喜歡。我想那一定是你底甜心寄來底。』

『也許是他寄來底吧。』她說着，一面打開那卷子。原來是一張文憑。她非常地喜歡，對着她底朋友說，『你瞧，他底博士文憑都寄來給我了！多麼好看底一張文憑呀！羊皮做底喇！』

她們一同看着上面底文字和金印。她底朋友拿起空筒子在那裏摩挲着，顯出是很羡慕底樣子。

何小姐說，『那邊那個人也是一個博士呀，你何必那麼羡慕我底呢？』

她底朋友不好意思，低着頭儘管看那空筒子。

黃小姐忽然說，『你瞧，還有一封信呢！』她把信取出來，遞給何小姐。

何小姐把信拆開，唸着：

『最親愛底何小姐，

我底目的達到，你底目的也達到了。現在我把這一張博士文憑寄給你。我底論文是油炸脍與燒餅底成分。這題目本來不難，然而在這學校裏前幾年有一位中國學生寫了一篇北京松花底成分也得着博士學位；所以外國博士到底是不難得。論文也不必選很艱難的問題。

我寫這論文底原故都是爲你，爲得你底愛，現在你底愛教我在短期間得到，我底目的已達到了。你別想我是出洋念書，其實我是出洋爭口氣。我並不

是沒本領，不出洋本來也可以，無奈迫於你底要求，若不出來，倒顯得我沒有本領，並且還要冒個「窮鬼」底名字。現在洋也出過了，博士也很容易地得到了，這口氣也爭了，我底生活也可以了結了。我不是不愛你，但我愛底是性情，你愛底是功名；我愛底是內心，你愛底是外形，對象不同，而愛則一。然而你要知道人類所以和別的動物不同底地方便是在戀愛底事情上，失戀固然可以教他自殺，得戀也可以教他自殺。禽獸會因失戀而自殺，却不會在承領得意的戀愛滋味底時候去自殺，所以和人類不同。

別了，這張文憑就是對於我底紀念品，請你收起來。無盡情意，筆不能宣，萬祈原宥。

你所知底男子。』

『呀！他死了！』何小姐念完信，眼淚直流，她不曉得要怎辦才好。她底朋友拿起信來看，也不覺傷心起來，但還勉強勸慰她說，『他不致於死底，這信裏也沒說他要自殺，不過發了一片牢騷而已。他是恐嚇你底，不要緊，

過幾天，他一定再有信來。』

她還哭着，鐘已經打了七下，便對她底朋友說，『今晚上底跳舞會，我懶得去了。我教表哥介紹你給吳先生吧。你們三個人去得啦。』

她教人去請表少爺。表少爺却以爲表妹要在客廳裏看他所扮底時裝，便搖擺着進來。

吳博士看見他打扮得很時髦，臉模很像何小姐。心裏想這莫不是何小姐所要介紹底那一位。他不由得進前幾步深深地鞠了一躬，問，『這位是……？』

輔仁見表妹不在，也不好意思。但見他這樣誠懇，不由得到客廳門口底長棹上取了一張名片進來遞給他。

他接過去，一看是「前清監生，民國特科俊士，美國鳥約克柯藍卑阿大學特贈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調查歐美實業專使隨員，甄輔仁。」

『久仰，久仰。』

『對不住，我是要去赴化裝跳舞會底，所以扮出這個怪樣來，取笑，取笑。』

『豈敢，豈敢。美得很。』

街頭巷尾之倫理

在這城市裏，雞聲早已斷絕，破曉底聲音，有時是駱駝底鈴鐺，有時是大車底輪子。那一早晨，胡同裏還沒有多少行人，道上底灰土蒙着一層青霜，騾車過處，便印上蹄痕和輪跡。那車上滿載着塊煤，若不是加上車夫底鞭子，合着小驢和大騾底力量，也不容易拉得動。有人說，做牲口也別做北方底牲口，一年有大半年吃底是乾草，沒有歇底時候，有一千斤底力量，主人最少總要它拉夠一千五百斤，稍一停頓，便連鞭帶罵。這城底人對於牲口好像還沒有想到有什麼道德的關係，沒有待遇牲口底法律，也沒有保護牲口底會社，騾子正在一步一步使勁拉那重載的煤車，不提防踩了一蹄柿子皮，把它滑倒，車夫不問情由揮起長鞭，沒頭沒臉地亂鞭，嘴裏不斷地罵它底娘，它底姊妹。在這一點上，車夫和他底牲口好像又有了人倫的關係。騾子喘了一會氣，也沒告饒，掙扎起來，前頭那匹小驢幫着它，把那車慢慢地拉出胡同口去。

在南口那邊站着一個巡警。他看是個「街知事」，然而除掉捐項，指揮汽車，和跟洋車夫搗麻煩以外，一概的事情都不知。市政府辦了乞丐收容所，可是那位巡警看見教化子也沒請他到所裏去住。那一頭來了一個瞎子，一手扶着小木桿，一手提着破柳罐，一見便知到他也是屬於無產階級底一種人，或者也可以說他屬於毀產階級。他一步一步踱到巡警跟前，後面一輛汽車遠遠地響着喇叭，嚇得他急要躲避，不湊巧撞在巡警身上。

巡警罵他說：『你這東西又聾又瞎，汽車快來了，還不快往胡同裏躲。』幸而他沒把手裏那枝「尙方警棍」加在瞎子頭上，只揮着棍子叫汽車開過去。

瞎子進了胡同口，沿着牆邊慢慢地走。那邊來了一群狗，大概是追母狗底。它們一面吠，一面咬，衝到瞎子這邊來。他底拐棍在無意中碰着一隻張牙裂嘴底公狗，被它在腿上咬了一口。他摩摩大腿，低聲罵了一句，又往前走。

『你這小子，可教我找着了。』從胡同底那邊迎面來了一個人，遠遠地向着瞎子這樣說。

那人底身材雖不很魁梧，可也比得胡同口街知事。據說他也是個老太爺身份，在家裏刨掉灶王爺，就數他大，因爲他有很多下輩供養他。他住在鬼門關附近，有幾個子姪，還有兒媳婦和孫子。有一個兒子專在人馬雜沓底地方做扒手。有一個兒子專在娛樂場或戲院外頭假裝尋親不遇，求幇於人。一個兒媳婦帶着孫子在街上檢煤渣，有時也會利用孩子偷街上小攤底東西。這瞎子，他底姪兒，却用「可憐我瞎子……」這套話來生利。他們照例都得把所得底財物奉給這位家長受用，若有怠慢，他便要和別人一樣，拿出一條倫常底大道理來譴責他們。

瞎子已經兩天沒回家了。他驀然聽見叔叔罵他底聲音，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叔叔走過來，拉着他底胳臂，說，『你這小子，往那裏跑？』瞎子還沒回答，他順手便給他一拳。

瞎子喲了一聲，哀求他叔叔說，『叔叔別打，我昨天一天還沒吃底，要不着，不敢回家。』

叔叔也用了罵別人底媽媽和姊妹底話來罵他底姪子。他一面罵，一面打，把

瞎子推倒，拳脚交加。瞎子正坐在方才教騾子滑倒底那幾個爛柿子皮底地方。破柳罐也摔了，掉出幾個銅元，和一塊乾麵包頭。

叔叔說：『你還撒謊？這不是銅子？這不是饅頭？你有剩下底，還說昨天一天沒吃，眞是該揍底東西。』他罵着，又連踢帶打了一會。

瞎子想是個忠厚人，也不會抵抗，只會求饒。

路東五號底門開了。一個中年的女人拿着藥罐子到街心，把藥渣子倒了。她想着叫往來底人把吃那藥底人底病帶走，好像只要她底病人好了，叫別人病了千萬個也不要緊。她提着藥罐，站在街門口看那人打他底瞎眼姪兒。

路西八號底門也開了。一個十三四歲底黃臉丫頭，提着髒水桶，望街上便潑。她潑完，也站在大門口瞧熱鬧。

路東九號出來幾個人，路西七號也出來幾個人，不一會，滿胡同兩邊都站着瞧熱鬧底人們。大概同情心不是先天的本能，若不然，他們當中怎麼沒有一個人走來把那人勸開？難道看那瞎子在地上呻吟，無力抵抗，和那叔叔凶恨惡煞底樣

子，夠不上動他們底惻隱之心麼？

瞎子嚷着救命，至終沒人上前去救他。叔叔見有許多人在兩傍看他教訓着壞子弟，便乘機演說幾句。這是一個演說時代，所以「諸色人等」都能演說。叔叔把他底姪兒怎樣不孝順，得到錢自己花，有好東西自己吃底罪狀都佈露出來。他好像理會衆人以他所做底爲合理，便又將姪兒惡打一頓。

瞎子底枯眼是沒有淚流出來底，只能從他底號聲理會他底痛楚。他一面告饒，一面伸手去摸他底拐棍。叔叔快把拐棍從地上檢起來，就用來打他。棍落在他底背上發出一種霍霍底聲音，顯得他全身都是骨頭。叔叔說；『好，你想逃？你逃到那裏去？』說完，又使勁底打。

街坊也發議論了。有些說該打，有些說該死，有些說可憐，有些說可惡。可是誰也不願意管閒事，更不願意管別人底家事，所以只靜靜地站在一邊，像「觀禮」一樣。

叔叔打夠了，把地下兩個大銅子檢起來，問他，『你這些子兒都是從那裏來

底？還說？』

瞎子那些銅子是剛在大街上要來底，但也不敢申辯，由着他叔叔拿走。

胡同口底大街上，忽然過了一大隊軍警。聽說早晨司令部要鎗斃匪犯。胡同裏方才站着瞧熱鬧底人們，因此也衝到熱鬧底胡同去。他們看見大車上綁着底人。那人高聲演說，說他是眞好漢，不怕打，不怕殺，更不怕那班臨陣扔鎗底丘八。圍觀底人，也像開國民大會一樣，有喝采底，也有拍手底。那人越發高興，唱幾句失街亭，說東道西，一任騾子慢慢地拉着他走。車過去了，還有很多人跟着，爲底是要聽些新鮮的事情。文明程度越低的社會，對於遊街示衆，法場處死，家小拌嘴，怨敵打架等事情，都很感得興趣，總要在傍助威，像文明程度高的人們在戲院，講堂，體育塲裏助威和喝采一樣。說「文明程度低」一定有人反對，不如說「古風淳厚」較爲堂皇些。

胡同裏底人，都到大街上看熱鬧去了。這裏，瞎子從地下爬起來，全身都是傷痕。巡警走來說他一聲『活該』！

他沒說什麼。

那邊來了一個女人，帶着深藍眼鏡，穿着淺紅旗袍，頭髮燙得像石獅子一樣。從跟隨在她後面那位抱着孩子底灰色衣帽人看來，知道她是個軍人底眷屬。抱小孩底大兵，在地下撿了一個大子。那原是方才從破柳罐裏摔出來底。他看見瞎子坐在道邊呻吟，就把撿得底銅子扔給他。

『您積德修好喲！我給您磕頭啦！』是瞎子謝他底話。

他在這一個大子底恩惠以外，還把道上底一大塊麵包頭踢到瞎子跟前，說，『這地上有你吃底東西。』他頭也不回洋洋地隨着他底女司令走了。

瞎子在那裏摩着塊乾麵包，正拿在手裏，方才咬他底那隻餓狗來到，又把它搶走了。

街知事站在他底崗位，望着他說，『瞧，活該！』

法眼

『前幾個月這城曾經關閉過十幾天，聽說是反革命軍與正革命軍開仗底緣故。兩軍底旗號是一樣的，實力是一樣的，宗旨是一樣的，甚至黨綱也是一樣的。不過，爲什麼打起來？雙方都說是爲國，爲民，爲人道，爲正義，爲和平……爲種種說不出來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底目的也是一樣！但是，依據什麼思想家底考察，說是「紅馬」和「白狗」在裏頭作怪。思想家說，「馬」是「馬克思」，或是馬克思主義底走馬，「紅」就是我們所知道底「紅」；「狗」自然是「狗必多」，或是什麼資本，帝國主義底走狗，「白」也是我們所常知道底「白」。

白狗和紅馬打起來，可苦了城裏頭底「灰貓」！灰貓者誰？不在前線底誰都是！常人好像三條腿底灰貓，色彩不分明，身體又殘缺，生活自然不順，幸而遇見瞎眼耗子，他們還可以飽一頓天賜之糧；不幸而遇見那紅馬與白狗在他們底住宅裏拋炸彈，在他們底田地裏濶濠溝，弄得他們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向天嚷

着說：「眞命什麼時候下來啊！」』

『這是誰說底呢？』

『這一段話好像是誰說過底，一下子記不清楚了。現在先不管它到底是那一方底革命是具有眞正的目的，據說在革命時代，凡能指揮兵士，或指導民衆，或利用民衆底暴力財力及其它等等底人們底行爲都是正的，對的，因爲愚隨智和弱隨强是天演的公例。民衆既是三條腿底灰貓，物力心力自然不如紅馬和白狗，所以也得由着他們驅東便東，逐西便西，敢有一言，便是「反革命」。像我便是犯了反革命底罪名到這裏來底，其實我也不知道所底反是那一種革命，不過我爲不主張非毀家滅宅底民死主義而寫了一篇論文能了。』

這是在一個離城不遠底新式監獄裏兩個青年囚犯當着獄卒不在面前底時候，隔着鐵門底對話。看他們底樣子好像是新近被宣告有反動行爲判處徒刑底兩個大學生。罪本不重，人又很斯文，所以獄卒也不很嚴厲地監視他們。但依法，他們是不許談話底。他們日間底勞工只是抄寫，所以比其餘的囚徒較爲安適。在同監

底時候，他們常偸偸地低談。獄卒看見了，有時也干涉了下，但不像對待別的囚徒用法權來制止他們。他們底囚號一號是九五四，一個是九五一。

『你方才說這城關閉了十幾天是從那裏得來底消息？我有親戚在城裏，不曉得他們現在怎樣？』他說時，現出很憂慮的樣子。

九五四回答說，『今天獄吏叫我到病監裏去替一個進監不久卻病得很沉重底囚犯記錄些給親屬底遺言，這消息是從他聽來底。』

『那是一個什麼人？』九五一問。

『一個平常的農人罷。』

『犯了什麼事？』

九五四搖搖頭說，『還不是經濟問題？在監裏除掉一兩個像我們犯底糊塗罪名以外，誰不都是爲飲食和男女嗎？說來他底事情也很有趣。我且把從他和從別的獄卒聽來底事情慢慢地說給你聽吧。

這城關了十幾天，城裏底糧食已經不夠三天底用度，於是司令官不得不偸偸

地把西門開了一會，放些難民出城，不然城裏不用外攻，便要內訌了。據他說，那天開城是在天未亮底時候，出城底人不許多帶東西，也不許聲張，更不許打着燈籠。城裏底人得着開城底消息，在前一晚上，已經有人抱着孩子，背着包袱，站在城門洞等着。好容易三更盼到四更，四更盼到五更，城門才開了半扇，這一開，不說脚步底聲音，就是喘氣底聲音也足以蓋過飛機。不許聲張，成嗎？

『天已經快亮了。天一亮，城門就要再關閉底。再一關閉，什麼時候會再開，天也不知道。因爲有這樣底顧慮，那班灰貓眞得拚命地擠。他現在名字是「九九九」，我就管他叫「九九九」吧。原來「九九九」也是一隻逃難底灰貓，他也跟着人家擠。他胸前是一個女人，雙手高舉着一個包袱。他背後又是黑壓壓底一大羣。誰也看不清誰是誰，誰也聽不清誰底聲音。爲丟東西而哭底，更不能遵守那靜默底命令，所以在黑暗中，只聽見許多悲慘的嚎聲。

『他前頭那女人忽然回頭把包袱遞給他說，「大嫂，你先給我拿着吧，我底孩子教人擠下去了。」他好容易伸出手來，接着包袱，只聽見，那女人連哭帶嚷說

，「別擠啦！擠死人啦！我底孩子在底下哪！別擠啦！踩死人啦！」人們還是沒見，照樣地向前擠，擠來擠去，那女人底哭聲也沒有了，她底影兒也不見了。九九九頂着兩個包袱，自己底腳不自由地向着抵抗力最弱的前方進步，好容易才出了城。

『他手裏提着一個別人底和一個自己底包袱，站在橋頭衆人必經之地守望着。但交給誰呢？他又不認得。等到天亮，至終沒有女人來問他要那個包袱。城門依然關閉了，作戰底形勢忽然緊張起來，飛機底聲音震動遠近。他慢慢走，直到看見黨飛機底炸彈遠遠掉在城裏底黨旗台上爆炸了，才不得不拚命地逃。他在歧途上，四顧茫茫，耳目所觸都是炮烟彈響；也不曉得要往那裏去。還是照着原先的主意回本村去吧。他說他也三四年沒回家，家裏也三四年沒信了。

『他背着別人底包袱像是自己底一樣，惟恐兵或匪要來充主人硬領回去。一路上小心，走了一天多才到家。但他底村連年鬧底都是兵來匪去，匪來兵去這一套「出將入相」底戲文。家呢？只是一片瓦礫場，認不出來了。田地呢？一溝一溝

底水，由戰壕一變而爲運糧河了。妻子呢？不見了！可是村裏還剩下斷垣裂壁底三兩家和枯枝零落底幾棵樹，連老鴉也不在上頭歇了。他正在張望徘徊底時候，一個好些年沒見面底老婆婆從一間破房子出來。老婆婆是他底堂大媽，對他說他女人前年把田地賣了幾百塊錢帶着孩子往城裏找他去了。據他大媽說賣田地是他媳婦接到他底信說要在城裏開小買賣，教她賣了，全家搬到城裏住。他這才知道他妻子兩年來也許就與他同住在一個城裏。心裏只詫異着，因爲他並沒寫信回來教賣田，其中必定另有原故。他盤究了一兩句，老婆婆也說不淸，於是他便找一個僻靜的地方，打開包袱一看，三件女衣兩條褲子，四五身孩子衣服；還有一本小摺子兩百塊現洋，和一包銀票同包在一條小手巾裹着。「有錢！天賜底呀！」他這樣想。但他想起前幾天晚間在城門洞接到包袱時候底光景，又想着這恐怕是孤兒寡婦底錢吧。估爲已有，恐怕有點不對，但若不估爲已有，又當交給誰呢？想來想去，拿起小摺子翻開一看，一個字也認不得。村裏兩三家人都沒有一個人認得字。他想那定是天賜底了，也許是因爲妻子把他底產業和孩子帶走，跟着別的

男人過活去了，天才賜這一注橫財來幫補幫補。「得，我未負人，人却負我」，他心裏自然會這樣想。他想着也許老天爺爲憐憫他，再送一份財禮給他，教他另娶吧。他在村裏住了幾天，聽人說城裏已經平復，便想着再回到城裏去。

『城已經被攻破了，前半個月那種恐慌漸漸地被人忘却。九九九本來是在一個公館裏當園丁，這次同來，主人已經回籍，目前不能找到相當的事，便在一家小客棧住下。

『慣於無中生有的便衣偵探最注意底是小客棧，下處，酒樓，等等地方。他們不管好歹，凡是住棧房底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有盤查底必要。九九九在自己屋裏把包袱裏底小手巾打開，拿出摺子來翻翻，還是看不懂。放下摺子，拿起現洋和鈔票一五一十這樣地數着，一共數了一千二百多塊錢。這個他可認識，不由得心裏高興，幾乎要嚷嚷出來。他底錢都是進一個出一個底，那裏禁得起發這一注橫財。他攞了一把銀子和一疊鈔票望口袋裏塞，想着先到街上吃一頓好館子。有一千多塊錢，還捨不得吃嗎？得，吃飽了再說。反正有錢，就是妻子跟人跑了也

不要緊。他想着大吃一頓可以消滅他過去的憂鬱，可以發揚他新得的高興。他正在把銀子包在包袱裏預備出門底時候，可巧被那眼睛比蒼蠅還多底便衣偵探瞥見了。他開始被人注意，自己却不知道。

「九九九先到估衣鋪，買了一件很漂亮的青布大衫罩在他底破棉袄上頭。他平時聽人說同心樓是城裏頂闊的飯莊，連外國人也常到那裏去吃飯，不用細想，自然是到那裏去吃一頓飽，也可以藉此見見世面。他僱一輛車到同心樓去。他問夥計頂貴的，菜是什麼。夥計以爲他是打哈哈，信口便說十八塊底燕窩，十四塊底魚翅，二十塊底熊掌，十六塊底鮑魚，……說得天花亂墜。他只懂得燕窩魚翅是貴菜，所以對夥計說，「不管是燕窩，是魚翅，是鮑魚，是銀耳，你只給做四盤一湯頂貴的菜來下酒。」「頂貴的菜，現時得不了，您哪。您要，先放下定錢，今晚上來吃罷。現在隨便吃吃得啦。」夥計這樣說。「好罷。你要多少定錢？」他一面說一面把一疊鈔票掏出來。夥計給他一算，說「要吃頂好的四盤一湯合算起來就得花五十三塊，您哪。多少位？」他說一句「只我一個人！」便拿了六張十

圓鈔票交給夥計，另外點了些菜吃。那頭一頓就吃了十幾塊錢，已經撐得他飽飽地。肚子裏一向少吃油膩，加以多吃，自是不好過。回到客棧，躺了好幾點鐘，肚子裏頭怪難受，想着晚上不去吃罷，錢又已經付了，五十三塊可不是少數，還是去罷。

『吃了兩頓貴菜，可一連瀉了好幾天。他吃病了。最初捨不得花錢，找那個大夫也沒把他治好。後來進了一個小醫院，在那裏頭又住了四五天。他正躺在床上後悔，門便被人推開了。進來兩個巡警，一個問「你是汪綏嗎？」「是。」他毫不驚惶地回答。一個巡警說，「就是他，不錯，把他帶走再說吧。」他們不由分說，七手八腳，給那病人一個五花大綁，好像要押赴刑場似的，傍人都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也不便打聽，看着他們把他扶上車一直地去了。

『由發橫財底汪綏一變而爲現在的九九九底關鍵就在最後底那一番。他已經在不同的衙門被審過好幾次，最後連贓帶證被送到地方法院刑庭裏。在判他有罪底最後一庭，推事問他錢是不是他底，或是他撿來底。他還說是他底。推事問

「既是你底，一共有多少錢？」他回答一共有一千多。又問「怎樣得底那麼些錢？你不過是個種園子的？」

「種地底錢積下來底。」他這樣回答。推事問「這摺子是你底嗎？」他見又問起那摺子，再也不能撒謊了，他只靜默着。推事說憑這摺子就可以斷定不是你底錢摺子是姓汪底倒不錯，可不是叫汪綬。你老實說罷。」 他不能再瞞了，他本來不曉得欺瞞，因爲他覺得他並沒搶人，也沒騙人，不過叫最初審底問官給他打怕了，他只能定是他自己底，或是搶人家底，若說是撿底或人家給底話，當然還要挨打。他曾一度自認是搶來底。幸而官廳沒把他馬上就槍斃，也許是因爲沒有事主出來證明罷。推事也疑惑他不是搶來底，所以還不用強烈的話來迫逼他。後來倒是他自己說了眞話。推事說「你受人底寄托，縱使物主不來問你要，也不能算爲你自己底。」「那麼我當交給誰呢？放在路邊嗎？交給別人嗎？物主只有一個，他既不來取回去，我自然得拿着。錢在我手裏那麼久，既然沒有人來要，豈不是一注天財嗎？」推事說，「你應當交給巡警。」他沉思了一會，便回答說，「爲什麼要

交給巡警呢？巡警也不是物主呀。」』

九五一點頭說，『可不是！他又沒受過公民教育，也不知道什麼叫法律。現在的法律是倣效羅馬法為基礎底西洋法律，用來治我們這班久經浸潤於人情世道底中國人，那豈不是頂滑稽的事嗎？依我們底人情和道理說來，拾金不昧固然是美德，然而要一個衣食不豐，生活不裕，知識不足底常人來做，到底很勉強。郭巨掘地得金，並沒看見他去報官，除袁子才以外，人都讚他是行孝之報。九九九並不是沒等，等到不得不離開那城底時候才離開，已算是賢而又賢的人了，何況他回到家又遇見那家散人亡底慘事。手裏所有底錢財自然可以使他因安慰而想到是天所賞賜。也許他曾想過這老天爺藉着那婦人底手交給他底。』

九五四說，『他自是這樣想。但是他還沒理會「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句格言在革命時代有時還可以應用得着。在無論什麼時候，凡有統治與被治兩種階級底社會，就許大掠不許小掠，許大竊不許小竊，許大取不許小取。他沒能力行大取，却來一下小取，可就活該了。推事判他一個侵佔罪，因為情有可原，處他三

年零六個月底徒刑，贓物俟示候領。這就是九九九到這裏來底原委。』

九五一問，『他來多久了？』

『有兩個星期了罷。剛來底時候，還沒病得這麼利害。管他底獄卒以爲他偷懶，强迫他做苦工。不到一個星期就不成了，不得已才把他送到病監去。』

九五一發出同情底聲音低低地說，『咳，他們每以爲初進監底囚犯都是偸懶裝病底，這次可辦錯了。難道他們辦錯事，就沒有罪嗎？哼！』

九五四還要往下說，驀然看見獄卒底影兒，便低聲說，『再談罷，獄卒來了。』他們各人坐在囚床上，各自裝做看善書底樣子。一會，封了門，他們都得依法安睡。除掉從監外底墳堆送來繼續的蟋蟀聲音以外，在監裏，只見獄裏底邏卒走來走去，一切都靜默了。

獄中底一個星期像過得很慢，可是九九九已於昨晚上氣絕了。九五四在他死這前一天還被派去謄錄他入獄後底報告。那早晨獄卒把屍身驗完，便移到屍房去預備入殮，正在忙底時候，一個女人連嚷帶哭地說要找汪綬。獄卒說，『汪綬昨

晚上剛死掉，不能見了。』女人更哭得利害，說汪綬是他說丈夫。典獄長恰巧出來，問明情由，便命人帶他辦公室去細問她。

她說丈夫汪綬已經出門好幾年了。前年家裏鬧兵鬧匪，忽然接到汪綬底信，教把家產變賣同到城裏做小買賣。她於是賣得幾百塊錢，帶着一個兩歲底孩子到城裏來找他。不料來到城裏才知道被人暗算了，是同村底一個壞人想騙她出來，連人帶錢騙到關東去。好在她很機伶，到城裏一見不是本夫，就要給那人過不去。那人因爲騙不過，便逃走了。她在城裏，人面生疏怎找也找不着她丈夫。有人說他當兵去了，有人說他死了，壞人才打那主意。因此她很失望地就去給人做針黹活計，洗衣服，慢慢也會用錢去放利息，又會加入有獎儲蓄會，給她得了幾百塊錢獎，總共算起來連本帶利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塊。往來底賬目都用她底孩子汪富兒底名字寫在摺子上頭。據她說前幾個月城裏鬧什麼隰元帥和獰元帥打仗，把城裏家家底飯鍋幾乎都砸碎了。城關了好幾十天，好容易聽見要開城放人。她和同院住底王大嫂於是把錢都收回來，帶着孩子跟着人擠，打算先回村裏躲躲。不

料城門非常擁擠，把孩子擠沒了。她急起來，不知把包袱交給了誰，心裏只記得是交給王大嫂。至終孩子也沒找着，王大嫂和包袱也丟了。城門再關底時候，他還留在門洞裏。到逃難底人們全被轟散了，她才看見地下血跡模糊，衣物破碎，那種悲慘情形，實在難以形容。被踹死底不止一個孩子，其餘老的幼的還有好些。地面上底巡警又不許人搶東西，到底她底孩子還有沒有命，雖不得而知，看來多半也被踹死了。她至終留在城裏，身邊只剩幾十塊錢。好幾個星期過去，一點消息也沒有，急得她幾乎發狂。有一天，王大嫂回來了。她問要包袱。王大嫂說她們彼此早就擠散了，那裏見她底包袱。兩個人爭辯了好些時，至終還是到法庭去求解決。法官自然把王大嫂押起來，等候證據充足，才宣告她底罪狀。可惜她底案件與汪綬底案件不是同一個法官審理底。她報底錢財數目是一千三百塊，把摺子底名字寫做汪扶爾。她也不曉得她丈夫已改名叫汪綬，只說他底小名叫大頭。這一來，弄得同時審理底兩樁異名同事底案子湊不在一起。前天同院子一個在高等法院當小差使底男子把報上底法庭判辭和招領報告告訴她，她才知道當時恰巧

抱包袱交給她丈夫。她一聽見這消息，立刻就到監裏。但是那天不是探望囚犯底日子，她怎樣央告，守門底獄卒也不理她。他們自然也不曉得這場寃枉事和她丈夫底病態，不通融辦理，也是應當的。可惜他永遠不知道那是他自己底錢哪！前天若能見着她，也許他就不會死了。

典獄長聽她分訴以後，也不禁長嘆了一聲。說，『你們都是很可憐的。現在他已經死了，你就到法院去把錢領囘去吧。法官並沒寃枉他。我們辦事是依法據理底，就是據情也不會想到是他自己底妻子交給他底包袱。你去把錢領囘來，除他用了一百幾十元以外，有了那麼些錢，還怕養你不活嗎？』典獄長用很多好話來安慰她，好容易把她勸過來。婦人要去看屍首，便即有人帶她去了。

典獄長轉過身來，看見公案上放着一封文書。拆開一看，原來是慶祝什麼戰勝特赦犯人底命令和名單，其中也有九五四和九五一底號頭。他伏在案上畫押，屋裏一時都靜默了。硯台上的水光反射在牆上掛着那幅西洋正義底女神底臉。門口站着一個聽差底獄卒也靜靜地望着那蒙着眼睛一手持劍一手持秤底神像。監外

墳堆裏偶然又送些斷續的蟲聲到屋裏來。

歸途

她坐在廳上一條板凳上頭，一手支頤，在那裏納悶。這是一家傭工介紹所。已經過了糖瓜祭竈底日子，所有候工底女人們都已回家了，惟獨她在紹介所裏借住了二十幾天，沒人雇她，反欠下媒婆王姥姥十幾吊錢。姥姥從街上回來，她還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一下，好像不理會底樣子。

王姥姥走到廳上，把買來底年貨放在桌上，一面把她底圍脖取下來，然後坐下，喘幾口氣。她對那女人說，『我說，大嫂，後天就是年初一，個人得打個人底主意了。你打算怎辦呢？你可不能在我這兒過年，我想你還是先回老家，等過了元宵再來罷。』

她驀然聽見王姥姥這些話，全身直像被冷水澆過一樣，話也說不出來。停了半晌，眼眶一紅，纔說，『我還該你底錢哪。我身邊一個大也沒有，怎能回家呢？若不然，誰不想回家？我已經十一二年沒回家了。我出門底時候，我底大妞兒

才五歲，這麼些年沒見面，她爹死，她也不知道，論理我早就該回家看看。無奈……』她底喉嚨受不了傷心底衝激，至終不能把她底話說完，只把淚和涕來補足她所要表示底意思。

王姥姥雖想攆她，只為十幾吊錢底債權關係，怕她一去不回頭，所以也不十分壓迫她。她到裏間，把身子倒在冷炕上頭，繼續地流她底苦淚。淨哭是不成底，她總得想法子。她爬起來，在炕邊拏過小包袱來，打開，翻翻那幾件破衣服。在前幾年，當她隨着丈夫在河南一個地方底營盤當差底時候，也曾有過好幾件皮襖。自從編遣底命令一下，凡是受編遣底就得為他底職業拚命。她底丈夫在鄭州那一仗，也隨着那位總指揮亡於陣上。敗軍底眷屬在逃亡底時候自然不能多帶行李。她好容易把些少細軟帶在身邊，日子就靠著零當整賣這樣過去。現在她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當日丈夫所用底一把小手鎗和兩顆鎗子。許久她就想着把它賣出去，只是得不到相當的人來買。此外還有丈夫剩下底一件軍裝大氅和一頂三塊瓦式底破皮帽。那大氅也就是她底被窩，在嚴寒時節，一刻也離不了它。她自然

不敢教人看見她有一把小手鎗，拏出來看一會，趕快地又藏在那件破大氅底口袋裏頭。小包袱裏只剩下幾件破衣服，賣也賣不得喫也喫不得。她嘆了一聲，把它們包好，仍舊支着下巴頦納悶。

黃昏到了，她還坐在那冷屋裏頭。王姥姥正在明間做晚飯，忽然門外來了一個男人。看他穿底那件鑲紅邊底藍大褂，可以知道他是附近一所公寓底聽差。那人進了屋裏，對王姥姥說，『今晚九點左右去一個。』

『誰要呀？』王姥姥問。

『陳科長。』那人回答。

『那麼，還是找鸞喜去罷。』

『誰都成，可別誤了。』他說着，就出門去了。

她在屋裏聽見外邊要一個人，心裏暗喜說，天爺到底不絕人底生路，在這時期還留給她一個喫飯底機會。她走出來，對王姥姥說，『姥姥，讓我去罷。』

『你那兒成呀？』王姥姥冷笑着回答她。

『爲什麼不成呀？』

『你還不明白嗎？人家要上炕底。』

『怎樣上炕呢？』

『說是呢！你一點也不明白！』王姥姥笑着在她底耳邊如此如彼解釋了些話語，然後，說，『你就要，也沒有好衣服穿呀。就使有好衣服穿，你也得想想你底年紀。』

她很失望地走回屋裏。拏起她那缺角底鏡子到窗邊自己照着。可不是！她底兩鬢已顯出很多白髮，不用說額上底縐紋就是顴骨也突出來像懸崖一樣了。她不過是四十二三歲人，在外面隨軍，被風霜磨盡她底容光；黑滑的鬏髻早已剪掉，剩下底只有滿頭短亂的頭髮。剪髮在這地方只是太太，少奶，小姐們底時裝，她雖然也當過使喚人底太太，可是要給人傭工，這樣的裝扮就很不合式。這也許是她找不着主底緣故罷。

王姥姥喫完晚飯就出門找人去了。姥姥那套咬耳朵底話倒啟示了她一個新意

見。她拏着那條凍成一片薄板樣底面布到明間白爐子上坐着那盆熱水燙了一下。她回到屋裏，把自己底臉勻勻地擦了一回，瘦臉果然白淨了許多。她打開炕邊一個小木匣，拏起一把缺齒底木梳，攏攏頭髮。粉也沒了，只剩下些少塡滿了匣子底四個犄角。她拏出匣子裏底東西，用一根簪子把那些不很白的剩粉剔下來，倒在手上，然後望臉上抹。果然還有三分姿色，她底心略爲開了。她出門口去偸偸地把人家剛貼上底春聯撕了一塊；又到明間把燈罩積着底煤烟刮下來。她醮濕了紅紙來塗兩腮和嘴唇；用煤煙和着一些頭油把兩鬢和眼眉都塗黑了。這一來，已有了六七分姿色。心裏想着她滿可以做「上炕」底活。

王姥姥回來了。她趕緊迎出來，問她，她好看不好看。王姥姥大笑說，『這不是老妖精出現麼！』

『難看麼？』

『難看倒不難看，可是我得找一個五六十歲底人來配你。那兒找？去就使有老頭兒，多半也是要大姑娘底。我勸你死心罷，你就是到下處去，也沒人要。』

她很失望地又回到屋裏來，兩行熱淚直滾出來，滴在炕蓆上不久就凝結了。沒廉恥底事情，若不是爲饑寒所迫，誰願意幹呢？若不是年紀大一點，她自然也會做那生殖機能底買賣。

她披着那件破大氅，躺在炕上，左思右想，總得不着一個解決底方法。夜長夢短，她只睜着眼睛等天亮。

二十九那天早晨，她也沒喫什麼，把她丈夫留下底那頂破皮帽戴上，又穿上那件大氅，乍一看來，可像一個中年男子。她對王姥姥說，『無論如何，我今天總得想個法子得一點錢來還你。我還有一兩件東西可以當當，出去一下就回來。』王姥姥也沒盤問她要當底是什麼東西，就滿口答應了她。

她到大街上一間當鋪去，問夥計說，『我有一件軍裝，您櫃上當不當呀？』

『什麼軍裝？』

『新式的小手鎗。』她說時從口袋裏掏出那把手鎗來。掌櫃底看見她掏鎗，嚇得趕緊望櫃下躲。她說，『別怕，我是一個女人，這是我丈夫留下底，明天

是年初一，我又等錢使，您就當周全我，當幾塊使使罷。』

夥計和掌櫃底看她並不像强盜，接過手鎗來看看。他們在鐵檻裏唧唧咕咕地商議了一會。最後由掌櫃底把鎗交回她，說，『這東西櫃上可不敢當。現在四城底軍警查得嚴，萬一教他們知道了，我們還要擔干係。你拿回去罷。你拏着這個，可得小心。』掌櫃底是個好人，纔肯這樣地告訴她，不然他早已按警鈴叫巡警了。無論她怎樣求，這買賣櫃上總不敢做。她沒奈何只得垂着頭出來。幸而她旁邊沒有暗探和別人，所以沒人注意她。

她從一條街走過一條街，進過好幾家當鋪也沒當成。她也有點害怕了。一件危險的軍器藏在口袋裏，當又當不出去，萬一給人知道，可了不得。但是沒錢，怎好意思回到介紹所去見王姥姥呢？她一面走一面想，最後決心地說，不如先回家再說罷。她底村莊只離西直門四十里地，走路半天就可以到。她到西四牌樓，還進過一家當鋪，還是當不出去，不由得帶着失望出了西直門。

她走到高亮橋上，站了一會。在北京，人都知道有兩道橋是窮人底去路，犯

法底到天橋去，活膩了底到高亮橋來。那時正午剛過，天本來就陰闇，間中又飄了些雪花。橋底水都凍了。在河當中，流水隱約地在薄冰底下流着。她想着，不站了罷，還是望前走好些。她有了主意，因爲她想起那十一二年未見面底大妞兒現在已到出門底時候了。不如回家替她找個主兒，一來得些財禮，二來也省得累贅。一身無罣礙，要往前走也方便些。自她丈夫被調到鄭州以後，兩年來就沒有信寄回鄉下。家裏底光景如何，女兒底前程怎樣，她自然都不曉得，可是她自打定了回家嫁女兒底主意以後，好像前途上又爲她露出一點光明，她於是帶着希望在向着家鄉底一條小路走着。

雪下大了。荒涼的小道上，只有她低着頭慢慢地走，心裏想着她底計畫。迎面來了一個青年婦人，好像是趕進城買年貨底。她戴着一頂寶藍色底帽子，帽上還安上一片孔雀翎；穿一件桃色底長棉袍；脚底下穿着時式的紅繡鞋。這青年婦女從她身邊閃過去，招得她回頭直望着她。她心裏想，多麼漂亮的衣服呢，若是她底大妞兒有這樣一套衣服，那就是她底嫁粧了。然而她那裏有錢去置這樣時樣

的衣服呢？她心裏自己問着，眼睛直盯在那女人底身上。那女人已經離開她四五十步遠近，再拐一個灣就要看不見了。她看四圍一個人也沒有，想着不如搶了她底，帶回家給大妞兒做頭面。這個念頭一起來，使她不由回頭追上前去，用粗厲的聲音喝着，『大姑娘，站住，你那件衣服借我使使罷。』那女人回頭看見她手裏拿着鎗，恍惚是個軍人，早已害怕得話都說不出來；想要跑，腿又不聽使，她只得站住，問，『你要什麼？』

『我什麼都要。快把衣服，帽子，鞋，都脫下來。身上有錢都得交出來，手鐲，戒指，耳環、都得給我。不然，我就打死你。快快，你若是嚷出來，我可不饒你。』

那女人看見四圍一個人也沒有，嚷出來又怕那強盜眞個把她打死，不得已便照她所要求底一樣一樣交出來。她把衣服和財物一起捲起來，取下大氅底腰帶束上：往北飛跑。

那女人所有底一切東西都給剝光了，身上只剩下一套單衣褲。她坐在樹根上

直打抖擻，差不多過了二十分鐘纔有一個騎驢底人從那道上經過。女人見有人來，這纔嚷救命。驢兒停住了。那人下驢，看見她穿着一身單衣褲。問明因由，便仗着義氣說，『大嫂，你別傷心，我替你去把東西追回來。』他把自己披着底老羊皮筒脫下來扔給她，『你先披着這個罷，我騎着驢去追她，一會兒就回來。那兎强盜一定走得不很遠，我一會就回來，你放心吧。』他說着，鞭着小驢便望前跑。

她已經過了大鐘寺，氣喘喘地冒着雪在小道上竄。後面有人追來，直嚷，『站住，站住。』她回頭看看，理會是來追她底人，心理想着不得了，非與他拚命不可。她於是拿出小手鎗來，指着他說，『別來，看我打死你。』她實在也不曉得要怎辦，姑且把鎗比仿着。驢上底人本來是趕脚底。他底年紀纔二十一二歲，血氣正强，看見她拿出鎗來，一點也不害怕，反說『瞧你，我沒見過這麼小的鎗。你是從市場裏底玩意鋪買來嚇矇人，我纔不怕哪。你快把人家底東西交給我罷，不然，我就把你綑上，送司令部，鎗斃你。』

她聽着一面望後退，但驢上底人節節迫近前，她正在底急時候，手指一攀，無情的鎗子正穿過那人底左胸，那人從驢背掉下來，一聲不響，軟軟地攤在地上。這是她第一次開鎗，也沒描準，怎麼就打中了！她幾乎不信那驢夫是死了，她覺得那鎗底響聲並不大，眞像孩子們所玩底一樣，她慌得把鎗扔在地上，急急地走進前，摩那驢夫底胸口，『呀了不得！』她驚慌地嚷出來，看着她底手滿都是血。

她用那驢夫衣角擦淨她底手，趕緊把驢拉過來，把剛纔搶得底東西夾上驢背，使勁一鞭，又望北飛跑。

一刻鐘又過去了。這裏坐在樹底下披着老羊皮底少婦直等著那驢夫回來。一個剃頭匠挑着擔子來到跟前。他也是從城裏來，要回家過年去。一看見路邊坐着底那個女人，便問，『你不是劉家底新娘子麽！怎麼大雪天坐在這裏？』女人對他說剛纔在這裏遇着強盜，把那強盜穿的什麼衣服，什麼樣子，一一地告訴了他。她又告訴他本是要到新街口去買些年貨，身邊有五塊現洋，都給搶走了。

這剃頭匠本是她鄰村底人，知道她新近纔做新娘子。她底婆婆欺負她外家沒人，過門不久便虐待她到不堪的地步。因爲要過新年，纔許她穿戴上那套做新娘時底衣帽；交給她五塊錢，教她進城買東西。她把錢丟了，自然交不了差，所以剃頭匠便也仗着義氣，應許上前追盜去。他說，『你別着急，我去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說着，把擔放在女人身邊，飛跑着望北去了。

剃頭匠走到剛纔驢夫喪命底地方，看見地下躺着一個人。他俯着身子，搖一搖那屍體，驚惶地嚷着，『打死人了！鬧人命了！』他還是望前追，從田間底便道上趕上來一個巡警。郊外底巡警本來就很少見，這一次可碰巧了。巡警下了斜坡，看見地下死一個人，心裏斷定是前頭跑着底那人幹底事。他於是大聲喝着，『站住，往那裏跑呢，你？』

他驀然聽見有人在後面叫，回頭看是個巡警，就住了脚。巡警說，『你打死人，還望那裏跑？』

『不是我打死底。我是追盜强盜底。』

『你就是强盜，還追誰呀？得，跟我到派出所回話去。』巡警要把他帶走。他多方地分辯也不能教巡警相信他。

他說，『南邊還有一個大嫂在樹底下等着呢，我是剃頭匠，我底擔子還撩在那裏呢，你不信跟我去看看。』

巡警不同他去追賊，反把他揪住，說，『你別廢話啦，你就是現行犯，我親眼看着，你還賴什麼？跟我走吧。』他一定要把剃頭底帶走。剃頭匠便求他說，難道我空手就能打死人嗎？您當官明理，也可以知道我不是凶手。我又不搶他底東西，我為什麼打死他呀？』

『哼，你空手？你不會把鎗扔掉底。我知道你們有什麼冤仇呢？反正你得到所裏分會去。』巡警忽然看見離屍體不遠處有一把浮現在雪上底小手鎗，於是進前去，用法繩把它拴起來，回頭向那人說，『還不就是你底鎗嗎？還有什麼可說麼？』他不容分訴，便把剃頭匠帶往西去。

這搶東西底女人，騎在驢上飛跑着，不覺過了清華園三四里地。她想着後面

一定會有人來追，於是下了驢，使勁給它一鞭。空驢望北一直地跑，不一會就不見了，她抱着那捲贓物，上了斜坡，穿入那四圍滿是稠密的杄松底墓田裏。在墳堆後面歇着，她慢慢地打開那件桃色底長袍，看看那寶藍色孔雀銻帽，心裏想着若是給大妞兒穿上，必定是很時樣。她又拏起手鐲，和戒指等物來看，雖是銀的，可是手工很好，決不是新打底。正在翻弄，忽然像感觸到什麼一樣，她盯着那銀鐲子，像是前見過底花樣。那不是她底嫁粧嗎？她越看越眞，果然是她二十多年前出嫁時賠嫁底東西，因為那鐲上有一個記號是她從前做下底。但是怎麼流落在那女人手上呢？這個疑問很容易使她想那女人莫不就是她底女兒。那東西自來就放在家裏，當時隨丈夫出門底時候，婆婆不讓多帶東西，公公喜歡熱鬧，把大妞兒留在身邊。不到幾年兩位老親相繼去世。大妞兒由她底嬸嬸撫養着，總有五六年底光景。

她越回想越着急。莫不是就搶了自己底大妞兒？這事她必要根究到底。她想着若帶回家去，萬一就是她女兒底東西，那又多麼難為情。她本是為女兒纔做這

事來，自然不能教女兒知道這段事情。想來想去，不如送回原來捨她底地方。

她又望南，緊緊地走。路上還是行人稀少，走到方纔打死底驢夫那裏，她底心驚跳得很利害。那時雪下得很大，幾乎把屍首掩沒了一半。她想萬一有人來，認得她，又怎辦呢？想到這裏，又要回頭望北走。躊躇了許久，至終把她那件男裝大氅和皮帽子脫下來一起扔掉，回復她本來的面目，帶着那些東西望南邁步。

她原是要把東西放在樹下過一夜，希望等到天明，能夠遇見原主回來，再假說是從地下檢起來底。不料她剛到樹下，就見那青年的婦人還躺在那裏，身邊放着一件老羊皮，和一挑剃頭擔子，她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只想着這個可給她一個機會去認認那女人是不是她底大妞兒。她不顧一切把東西放在一邊，進前幾步，去搖那女人。那時天已經黑了，幸而雪光映着，還可以辨別遠近。她怎搖也不能把那女人搖醒，想着莫不是凍殭了。她檢起羊皮給她蓋上。當她底手摩到那女人底脖子底時候，觸着一樣東西，拏起來看，原來是一把剃刀。這可了不得，怎麼就抹了脖子啦！她抱着她底脖子也不顧得害怕，從雪光中看見那副清秀的臉龐，雖然認不得，可有七八分像她初嫁時底模樣。她想起大妞兒底左脚有個駢趾，於

是把那屍體底襪子除掉，試摩着看。可不是！她放聲哭起來，「兒呀，」「命呀，」一雜亂地喊着。人已死了，雖然夜裏沒有行人，也怕人聽見她哭，不由得把聲音止住。

東村西落底爆竹斷續地響，把這除夕在淒涼的情境中送掉。無聲的銀雪還是飛滿天地，老不停止。

第二天就是元旦，巡警領着檢察官從北來。他們驗過驢夫底屍，帶着那剃頭底來到樹下。巡警在昨晚上就沒把剃頭匠放出來，也沒來過這裏，所以那女人用剃刀抹脖子底事情，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到樹底下，看見剃頭擔子還放在那裏，已被雪埋了一二寸。那邊一個四十多歲底女人摟着那剃頭匠所說被刦底新娘子。雪幾乎把她們埋沒了。巡警進前搖她們，發見兩個底脖子上都有刀痕。在積雪底下搜出一把剃刀。新娘子底桃色長袍仍舊穿得好好地；寶藍色孔雀翎帽仍舊戴着；紅繡鞋仍舊穿着。在不遠地方底雪堆裏檢出一頂破皮帽，一件灰色底破大氅。一班在場底人們都莫明其妙，而面看相，靜默了許久。

大碗居前底露店每坐滿了車夫和小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個時辰，連窗戶外也沒有一個空座。紹慈也不短到那裏去。他注意個個往來底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戶底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煙，眼睛不住地看着往來底行人，好像在偵察什麼案情一樣。

他原是武清底警察，因爲辦事認眞，局長把他薦到這城裏來試當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龐，合度的身材，和聽他溫雅的言辭，就知道他過去底身世。有人說他是世家子弟，因爲某種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當警察。崗站底生活，他已度過八九年，在這期間，把他本來的面目改變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底新任務，對於應做底偵察事情自然都要學習。

大碗居裏頭靠近窗戶底座，與外頭紹慈所佔底只隔一片紙窗。那裏對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喫，一面談，幾乎忘記了他們在什麼地方。因爲街道上沒有什麼新

鮮的事情，紹慈就轉過頭來偷聽窗戶裏頭底談話。他聽見那男子說：『世雄簡直沒當你是人。你原先爲什麼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說，『說來話長。我們是舊式婚姻，你不知道嗎。』他說，『我一向不知道你們底事，只聽世雄說他見過你一件男子所送底東西，知道你曾有過愛人；但你始終沒說出是誰。』

這談話引起了紹慈底注意。從那二位底聲音聽來，他覺得像是在什麼地方曾經認識底人。他從紙窗上底小玻璃往裏偷看一下。原來那男子是離武淸不遠一個小鎭底大悲院住持契默和尙。那女子却是縣立小學底教員。契默穿底是平常的藍布長袍；頭上沒戴什麼，雖露光頭，却也顯不出是個出家人底模樣。大概他一進城便當還俗吧。那女教員頭上梳着髫髻頭，灰布袍子，雖不入時，倒還優雅。紹慈在縣城當差底時候常見着她，知道她底名字叫陳邦秀。她也常見紹慈在街上站崗，但沒有打過交涉，也不知道他底名字。

紹慈含着煙捲，聽他們說下去。只聽邦秀接着說，『不錯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給底東西，不過他不是我底愛人。』她說時，微歎了一下。契默還往下問。她說

，『那人已經不在了。他是我小時候底朋友，不，寧可說是我底恩人。今天已經講開，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訴你。』

『我原是一個孤女，原籍廣東，那一縣可記不淸了。在我七歲那年，被我底伯父賣給一個人家。女主人是個鴉片鬼，她睡底時候要我搥腿搔背，醒時又要我打煙泡，做點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頓毒打。那樣底生活過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旣不曉得尋死，也不能够求生，眞是痛苦極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虧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爺，乘着她鴉片吸足，在床上冗睡底時候，把我帶到他老師陳老師那裏。我們一直就到輪船上，因爲那時陳老師正要上京當小京官。陳老師本來知道我底來歷，任從方少爺怎樣請求，他總覺得不妥當，不敢應許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鑼，送客底人都紛紛下船，方少爺忙把一個小包遞給我，雜在人叢中下了船。陳老師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說到香港再打電報敎人來帶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來電請陳老師收留我。

『陳老師陳師母和我三個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爺來信說加倍賠了人家

底錢，還把我底身契寄了來。我感激到萬分，很盡心地伺候他們。他們兩年紀很大，還沒子女，覺得我很不錯，就把我底身契燒掉，認我做女兒。我進了幾年學堂，在家又有人教導，所以學業進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還沒畢業，武昌就起了革命。我們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廣東，知道那位方老爺在高州當知縣，因為辦事公正，當地底劣紳地痞很恨惡他。在革命風潮澎漲時，他們便樹起反正旗，藉着撲殺滿洲奴底名義，把方老爺當牛待遇，用繩穿着他底鼻子，身上掛着貪官汚吏底罪狀，領着一家大小，游遍滿城底街市，然後把他們害死。』

紹慈聽到這裏，眼眶一紅，不覺淚珠亂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聽見或看見可憐的事情常要掉淚。他盡力約束他底情感，還鎮定地聽下去。

契默像沒理會那慘事，還接下去問，『那方少爺也被害了麼？』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風潮稍微平定，我義父和我便去訪尋方家人底遺體，但都已被毀滅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爺原先給我拿包東西是幾件他穿過底衣服，預備給我在道上穿底。還有一個小綉花筆袋，帶着兩枝鉛筆。因為我小時

看見鉛筆每覺得很新鮮，所以他送給我玩。衣服穿我已穿破了。惟獨那筆袋和鉛筆還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底「愛人贈品」。

『我們住在廣州，義父沒事情做，義母在民國三年去世了。我那時在師範學校唸書。義父因爲我已近成年，他自已也漸次老弱，急要給我擇婿。我當時雖不願意，只爲厚恩在身，不便說出一個「不」字。由於輾轉的介紹，世雄便成爲我底未婚夫。那時他在陸軍學校還沒有現在這麼荒唐，故此，也沒覺得他底可惡。在師範學校底末一年，我義父也去世了。那時我感到人海茫茫，舉目無親，所以在畢業禮行過已後，隨着便行婚禮。』

『你們在初時一定過得很美滿了。』

『不過很短很短的時期已後就越來越不成了。我對於他，他對於我，都是半斤八兩，一樣地互相敷衍。』

『那還成嗎？天天挨着這樣虛僞的生活。』

『他在軍隊裏，獸性越發發展，有三言兩語不對勁，甚至動手動脚，打罵辱

駡，無所不至。若不是因爲還有更重大的事業沒辦完底原故，好幾次我眞想了結了我自己底生命。幸而他常在軍隊裏，回家底時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敗仗逃回來了。他一向沒打過勝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臨財無不得，臨功無不居，臨陣無不逃底武人。後來，人都知道他底技倆，軍官當不了，在家閒住着好些時候。那時我在黨裏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紹他，又很誠懇地要求同志們派他來做現在的事情。』

『看來他是一個投機家，對於現在的事業也未見得能忠實地做下去。』

『可不是嗎？只怪同志們都受他欺騙，把這麼重要的一個機關交在他手裏。我越來越覺得他靠不住，時常曉以大義。所以大吵大鬧底戲劇一個月得演好幾回。』

那和尚沉吟了一會，才說，『我這才明白。可是你們倆不和，對於我們事業底前途難免不會發生障碍。』

她說，『請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

事，決不像他那麼不負責任。』

紹慈聽到這裏，好像感觸了什麼，不知不覺間就站了起來。他本坐在長板凳底一頭，那一頭是另一個人坐着。站起來底時候，他忘記告訴那人預防着，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着底茶杯也摔碎了，滿頭面都澆濕了。紹慈忙把那人扶起，賠了過失，張羅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辦清以後，在大碗居裏頭談話底那兩人已不知去向。

他雖然很着急，却也無可奈何，仍舊坐下，從口袋裏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底小冊子，寫了好些字在上頭。他那本小冊子實在不能叫做日記，只能叫做大事記。因爲他有時距離好幾個月也不寫一個字在上頭，有時一寫就是好幾頁。

在緊劇的公務中，紹慈又度過四五個星期底生活。他總沒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聽見底事情，立定主意要去偵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着一個小包袱，向着沙鍋門那條路走。他走到三里河，正遇着一群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邊等着。羊羣過去了一會，來了一個人，抱

着一隻小羊羔，一面跑，一面罵前頭趕羊底夥計走得太快。紹慈想着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產生下來底。它底弱小可憐的聲音打動他底惻隱之心，便上前問那人賣不賣。那人因爲他給底價很高，也就賣給他，但告訴他沒哺過乳底小東西是養不活底，最好是宰來吃。紹慈說他有主意，抱着小羊羔，雇着一輛洋車拉他到大街上，買了一個奶瓶，一個熱水壺，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車上，心裏回憶幼年時代與所認識底那個女孩子玩着一對小兔，她曾說過小羊更好玩。假如現在能够見着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極了。他很開心，走過好幾條街，小羊羔不斷地在懷裏叫。經過一家飯館，他進去找一個座坐下，要了一壺開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喂它。他自己也覺得有一點餓，便要了幾張餅。他正在等着，隨手取了一張前幾天底報紙來看。在一個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載着女教員陳邦秀被捕，同黨底領袖在逃底新聞。匆忙地吃了東西，他便出城去了。

他到城外，雇了一匹牲口，把包袱揹在背上，兩手抱着小羊羔，急急地走。在驢鳴犬吠中經過許多村落。他心裏一會驚疑陳邦秀所犯底案，那在逃底領袖到

底是誰；一會又想起早間在城門洞所見那羣羊被一隻老羊領導着到一條死路去；一會又回憶他底幼年生活。他聽人說過沙磧裏底狼羣出來獵食底時候，常有一隻體力超羣，經驗豐富的老狼領導着。爲求食底原故，經驗少和體力弱底羣狼自然得跟着它。可見在生活中，都是依賴的份子，隨着一兩個領袖在那裏瞎跑，幸則生，不幸則死。生死多是不自立不自知底。狼底領袖是帶着羣狼去搶掠；羊底領袖是領着羣羊去送死。大概現在世間底領袖總不能出乎這兩種以外吧。

不知不覺又到一條村外，紹慈下驢，進入柿子園裏。村道上那匹白騾昂着頭，好像望着那在長空變幻的薄雲。籬邊那隻黃狗閉着眼睛，好像吟味着那在蔓草中哀鳴的小蟲。樹上底柿子映着晚霞，顯得格外燦爛。紹慈底叫驢自在地向那草原上去找它底糧食。他自己却是一手抱着小羊羔，一手拿着乳瓶，在樹下坐着慢慢地喂。等到人畜底困乏都減輕了，他再騎上牲口離開那地方。頃刻間又走了十幾里路。那時夕陽還披在山頭，地上底人影却長得比無常鬼更爲可怕。

走到離縣城還有幾十里底那個小鎮，天已黑了。紹慈於是到他每常歇腳底大

悲院去。大悲院原是鎮外一所私廟，不過好些年沒有和尚。到二三年前才有一位外來底和尚契默來做住持。那和尚底來歷很不清楚，戒牒上寫底是泉州開元寺，但他很不像是到過那城底人。紹慈原先不知道其中底情形，到早晨看見陳邦秀被捕底新聞，才懷疑契默也是個黨人。契默認識很多官廳底人員，紹慈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比較別人往來得親密一點。這大概是因為紹慈底知識很好，契默與他談得很相投，很希望引他為同志。

紹慈一進禪房，契默便迎出來，說，『紹先生，久違了。走路來底嗎？聽說您高升了。』他回答說，『我離開縣城已經半年了。現住在北京，沒有什麼事。』他把小羊羔放在地下，對契默說，『這是早晨在道上買底。我不忍見它生下不久便做了人家底盤裏底肴饌，想養活它。』契默說：『您眞心慈。您來當和尚倒很合式。』紹慈見羊羔在地下儘管咩咩地叫，話也談得不暢快，不得已又把它抱起來，放在懷裏。它也像嬰兒一樣，有人抱就不響了。

紹慈問，『這幾天有什麼新聞沒有？』

契默很鎮定地回答說，『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我早晨見一張傳報紙說什麼黨員運動起事，因洩漏了機關，被逮了好些人，其中還有一位陳邦秀教習。有這事嗎？』

『哦。您問底是政治。不錯，我也聽說來。聽說陳教習還押在縣衙門裏，其餘的人都已槍斃了。』他接着問，『大概您也是爲這事來底吧？』

紹慈說，『不，我不是爲公事，只是回來取些東西，在道上才知道這件事情。陳教習是個好人，我也認得她。』

契默聽見他說認識邦秀，便想利用他到縣裏去營救一下，可是不便說明，只說，『那陳教習的確是個好人。』

紹慈故意問，『師父您怎樣認得她呢？』

『出家人那一流底人不認得？小僧向她曾化過幾回緣。她很虔心，頭一次就題上二十元。以後進城去拜施主，小僧必要去見見她。』

『聽說她丈夫很不好，您去，不會叫他把您攆擯出來麼？』

『她底先生不常在家，小僧也不到她家去，只到學校去。』他於是信口開河，說，『現在她犯了案，小僧知道一定是受別人底拖累。若是有人替她出來找找門路，也許可以出來。』

『您想有什麼法子？』

『您明白，左不過是錢。』

『沒錢呢？』

『沒錢，勢力也成，面子也成。像您底面子就够大的，要保，準可以把她保出來。』

紹慈沉吟了一會，便搖頭說，『我底面子不成。官廳拿人，一向有老例——只有錯拿，沒有錯放。保也是白保。』

『您底心頂慈悲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隻小羊羔您都搭救；何況是一個人？』

『有能救她底道兒，我自然得走。明天我一早進城去相機辦理吧。我今天走了一天，累得很，要早一點歇歇。』他說着，伸伸懶腰，打個哈噓，站立起來。

契默說，『西院已有人住着，就請在這廂房湊合一晚吧。』『隨便那裏都成。明兒一早見。』紹慈說着抱住小羊羔便到指定給他底房間去。他把臥具安排停當，又拿出那本小冊子記上幾行。

夜深了，下弦底月已昇到天中。紹慈躺在床上，斷續的夢屢在枕邊繞着。從西院送出不清晰的對談聲音，更使他不能安然睡去。

西院底客人中有一個說，『原先議決底是在這兩區先後舉行。世雄和那區底主任意見不對。他恐怕那邊先成功，於自己底地位有些防礙，於是多方阻止他們。那邊也有許多人要當領袖，也怕他們底功勞被世雄埋沒了，於是相持了兩三個星期。前幾天，警察忽然把縣裏底機關包圍起來，搜出許多文件，逮了許多人。事前世雄已經知道。他不敢去把那些機要的文件收藏起來，由着幾位同志在那裏幹。他們正在毀滅文件底時候，人就來逮了。世雄底住所，警察也偵查出來了。當警察拍門底時候，世雄還沒逃走。你知道他房後本有一條可以容得一個人爬進去底陰溝，一直通到護城河去。他不敎邦秀進去，因爲她不能爬，身體又寬大。若

是她也爬進去，溝口沒有人掩蓋，更容易被人發覺。假使不用掩蓋，那溝不但兩個人不能並爬，並且只能進前，不能退後。假如邦秀在前，那麼寬大的身子，到了半道若過不去，豈不要把兩個人都活埋在裏頭？若她在後，萬一爬得慢些，終要被人發見。所以世雄說不如教邦秀裝做不相干的女人，大大方方出去開門。但是很不幸，她一開門，警察便擁進去，把她綁起來，問她世雄在什麼地方。她沒說出來，警察搜了一回，沒看出什麼痕迹，便把她帶走。』

『我很替世雄慚愧。堂堂的男子，大難臨頭還要一個弱女子替他。你知道他往那裏去嗎？』這是契默底聲音。

那人回答說，『不知道。大概不會走遠了。也許過幾天會逃到這裏來。城裏這空氣已經不那麼緊張，所以他不致於再遇見什麼危險。不過邦秀每晚被提到衙門去受密秘的審問，聽說十個指頭都已夾壞了。只怕她受不了，一起供出來。那時，連你也免不了。你得預備着。』

『我不怕。我信得過她決不會說出任何人。肉刑是她從小習慣底家常便

飯。』

他們談到這裏，忽然記起廂房裏歇着一位警察，便止住了。契默走到紹慈窗下，叫『紹先生，紹先生。』紹慈想不回答，又怕他們懷疑，便低聲應了一下。契默說，『他們在西院談話把您吵醒了吧？』

他回答說，『不，當巡警底本來一叫便醒。天快亮了吧？』契默說，『早着呢。你請睡吧，等到時候，再請您起來。』

他聽見那幾個人底脚音向屋裏去，不消說也是幸免的同志們。契默也自回到他底禪房去了。庭院底月光帶着一株松影貼在紙窗上頭。紹慈在枕上，瞪着眼，耳鼓裏底音響，與荒草中底蟲聲混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契默便來央求紹慈到縣裡去，想法子把邦秀救出來。他掏出一疊鈔票遞給紹慈，說，『請您把這二百元帶着，到衙門裏短不了使錢。這都是陳教習歷來的布施，現在我仍拿出來用回在她身上。』

紹慈知道那錢是要送他底意思，便鄭重地說：『我一輩子沒使人家底黑錢，

也不願意給人家黑錢使。爲陳教習底事，萬一要錢，我也可以想法子，請您收回去吧。您不要疑惑我不幫忙，若是人家冤屈了她，就使丟了我底性命，我也要把她救出來』。

他整理了行裝，把小羊羔放在契默給他預備底一個筐子裏，便出了廟門。走不到十里路，經過一個長潭，岸邊底蘆花已經半白了。他沿着岸邊底小道走到一棵柳樹底下歇歇，把小羊羔放下，拿出手巾擦汗。在張望底時候，無意中看見岸邊底草叢裏有一個人躺着。他進前一看，原來就是邦秀。他叫了一聲「陳教習」。她沒答應。搖搖她，她才懶慵慵地睜開眼睛。她沒看出是誰開口便說，『我餓得很，走不動了。』話還沒說完，眼睛早又閉起來了。紹慈見她底頭髮散披在地上，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穿一件薄呢長袍，也是破爛不堪的，皮鞋上滿沾着泥土。手上底傷痕還沒結疤。那可憐的模樣實在難以形容。

紹慈到樹下把水壺底塞子拔掉，和了一壺乳粉，端來灌在她口裏。過了兩三刻鐘，她底精神漸次恢復回來。在注目看着紹慈以後，她反驚慌起來。她不知道

紹慈已經不是縣裏底警察，以爲他是來捉拿她。心頭一急，站起來，躡秧雞一樣，飛快地攢進葦叢裏。紹慈見她這樣慌張，也急得在後面嚷着，別怕，別怕。她那裏肯出來，越攢越進去，連影兒也看不見了。紹慈發楞一會，才追進去，口裏嚷着『救人，救人！』這話在邦秀耳裏，便是『揪人，揪人！』她當然越發要藏得密些。

一會兒葦叢裏底喊聲也停住了。邦秀從那邊躲躲藏藏地躡出來。當頭來了一個人，問她『方才喊救人底是您嗎？』她見是一個過路人，也就不害怕了。她說，『我沒聽見。我在這裏頭解手來底。請問這裏離前頭鎮上還有多遠？』那人說，不遠了，還有七里多地。』她問了方向，道一聲「勞駕」，便急急邁步。那人還在那周圍找尋，沿着岸邊又找回去。

邦秀到大悲院門前，正趕上沒人在那裏，她怕廟裏有別人，便裝做叫化婆，嚷着『化一個啵，』契默認得她底聲音，趕緊出來，說，『快進來，沒有人在裏頭。』她隨着契默到西院一間小屋子裏。契默說，『你得改裝，不然逃不了。』他於

是拿剃刀來把她底頭髮刮得光光地，爲她穿上僧袍，儼然是一個出家人模樣。

契默問她出獄底因由，她說是與一個獄卒串通，在天快亮底時候，私自放她逃走。她隨着一幫赶集底人們急急出了城，向着大悲院這條路上一氣走了二十多里。好幾天挨餓受刑底人，自然當不起跋涉，到了一個潭邊，再也不能動彈了，她怕人認出來，就到葦子裏躲着歇歇，沒想到一躺下，就昏睡過去。又說在道上遇見縣裏底警察來追，她認得其中一個是紹慈，於是拚命攢進葦子裏，經過很久才逃脫出來，契默於是把早晨托紹慈到縣營救她底話告訴了一番，又教她歇歇，他去給她預備飯。

好幾點鐘在平靜的空氣中過去了。廟門口忽然來了一個人，提着一個筐子，上面有大悲院底記號，問當家和尙說，『這筐子是你們這裏底嗎』？契默認得那是早晨給紹慈盛小羊羔底筐子，知道出了事，便說，『是這裏底。早晨是紹老總借去使底。你在那裏把它檢起來底呢？』那人說，他『淹死啦！這是在柳樹底下檢底。我們也不知是誰，有人認得字，說是這裏底。你去看看吧，官免不了要驗，

你總得去回話。』契默說，『我自然得去看看。』他進去給邦秀說了，教她好好藏着，便同那人走了。

過了四五點鐘底工夫，已是黃昏時候，契默才回來。西院裏昨晚談話底人們都已走了，只剩下邦秀一個人在那裏。契默一進來，對着她搖搖頭說，『可惜，可惜！』邦秀問，『怎麼樣了？』他說『你道紹慈那巡警是什麼人？他就是你底小朋友方少爺！』邦秀「呀」了一聲，站立起來。

契默從口袋掏出一本濕氣還沒去掉底小册子，對她說，『我先把情形說完再唸這裏頭底話給你聽。他大概是怕你投水，所以向水邊走。他不提防在葦叢裏蹐着一個深水坑，全身掉在裏頭翻不過身來，就淹死了。我到那裏，人們已經把他底屍身撈起來，可還放在原地。葦子裏沒有道，也沒有站底地方，所以沒有圍着看熱鬧底人，只有七八個人遠遠站着，我到屍體跟前，見這本日記露出來，取下來看了一兩頁。知道記底是你和他底事情，趁着沒人看見，便放在口袋裏，等了許久，官還沒來。一會來了一個人說驗官今天不來了，於是大家才散開。我在道

上一面走，一面翻着看。』

他翻出一頁，指給邦秀說，『你看，這段說他在革命時候怎樣逃命，和怎樣改底姓。』邦秀細細地看了一遍以後，他又翻過一頁來，說，『這段說他上北方來找你沒找着。在流落到無可奈何底時候才去當警察。』

她拿着那本日記細看了一遍，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停了許久，才抽抽噎噎地對契默說，『這都是想不到的事。在縣城裏，我幾乎天天見着他，只恨二年來沒有同他說過一句話，他從前給我底東西，這次也被沒收了。』

契默也很傷感，同情底淚不覺滴下來，他勉强地說，『看開一點吧。這本就是他最後留給你底東西了。不，他還有一隻小羊羔呢？』他才想起那可憐的小動物也許還在長潭邊底樹下，但也有被人拿去剝皮的可能。

加多憐新近從南方回來，因爲她父親剛去世，遺下很多財產給她幾位兄妹。她分得幾萬元現欵和一所房子。那房子很寬，是她小時跟着父親居住過底。很多可記念的交際會都在那裏舉行過，所以她寧願少得五萬元也要向她哥哥換那房子。她底丈夫樸君，在南方一個縣裏底教育機關當一份小差事，所得薪俸雖不很够用，幸賴祖宗給他留下一點產業，還可以勉強度過日子。

自從加多憐沾着新法律底利益，得了父親這筆遺產，她便嫌樸君所住底地方閉塞簡陋，沒有公園，戲院，沒有舞場，也沒有够得上與她交遊底人物。在窮鄉僻壤裏，她在外洋十年間所學底種種自然沒有施展底地方。她所受底教育使她要求都市底物質生活，喜歡外國器用，羨慕西洋人底性情。她底名字原來叫做黃家蘭，但是偏要譯成英國音義，叫加多憐伊羅。由此可知她底崇拜西方底程度。這次決心離開她丈夫，爲底恢復她底都市生活。她把那舊房子修改成中西混合的形

式，想等到佈置停當才爲樸君在本城運動一官半職，希望能够在這裏長住下去。

她住底正房已經佈置好了。現在正計劃着一個游泳池，要將西花園那五間祠祠來改造。兩間暗間改做更衣室，把神龕挪進來，改做放首飾，衣服，和其它細軟底櫃子。三間明間改做池子。瓦匠已經把所有的神主都取出來放在一邊。還有許多人在那裏，搬神龕底搬神龕，起磚底起磚，掘土底掘土。已經工作了好些時，她才來看看。她走到房門口，便大聲嚷：『李媽，來把這些神主拿走。』

李媽是個三十歲左右底少婦，長得還不醜，是她父親用過底人。她問加多憐把要那些神主搬到那裏去。加多憐說：『愛搬那兒搬那兒。現在不興拜祖先了。那是迷信。你拿到廚房當劈柴燒了罷。』她說，『這可造孽，從來就沒有人燒過神主，您還是挑一間空屋子把它們擱起來罷。或者送到大少爺那裏也比燒了强。』加多憐說：『大爺也不一定要它們。他若是要，早就該搬走。反正我是不要它們了，你要送到大爺那裏就送去。若是他也不要，就隨你怎樣處置，燒了也成，埋了也成，賣了也成。那上頭底金底還可以值幾十塊，你要是把它們賣了，換幾件

好衣服穿穿，不更好嗎？』她答應着，便把十幾座神主放在籃裏端出去了。

加多憐把話吩咐明白，隨即回到自己底正房。房間也是中西混合型。正中一間陳設底東西更是複雜，簡直和博物院一樣。在這邊安排着幾件魏齊造象，那邊又是意法底裸體彫刻。壁上掛底，一方面是香光，石庵底字畫，一方面又是什麼表現派後期印象派底油彩。一邊掛着先人留下來底鐵笛玉笙，一邊却放着皮安奥與梵歐林。這就是她底客廳。客廳底東西廂房一邊是她底臥房和裝飾室，一邊是客房，所有的設備都是現代化的。她從客廳到裝飾室，便躺在一張軟牀上，看看手錶已過五點，就按按電鈴，順手點着一支紙煙。一會，陳媽進來。她說，『今晚有舞局，你把我那新做的舞衣拿出來，再打電話叫裁縫立刻把那套蟬紗衣服給送來。回頭來伺候洗澡。』陳媽一一答應着便即出去。

她洗完澡出來，坐在裝台前，塗脂抹粉，足够半點鐘工夫。陳媽等她裝飾好了，便把衣服披在她身上。她問，『我這套衣服漂亮不漂亮？』陳媽說，『這花了多少錢做房？』她說，『這雙鞋合中國錢六百塊，這套衣服是一千。』陳媽才顯出

很贊美的樣子說，『那麼貴，敢情漂亮啦。』加多憐笑她不會鑑賞，對她解釋那雙鞋和那套衣服會這麼貴和怎樣好看底原故，但她都不懂得。她反而說，『這件衣服就够我們窮人置一兩頃地。』加多憐說，『地有什麼用呢？反正有人管你吃底穿底用底就得啦。』陳媽說，『這兩三年來，太太小姐們穿得越發講究了，連那位黃老太太也穿得花花綠綠地。』加多憐說，『你們看得不順眼嗎？這也不希奇。你曉得現在娘們都可以跟爺們一樣，在外頭做買賣，做事，和做官，如果打扮得不好，人家一看就討嫌，什麼事都做不成了。』她又笑着說，『從前底女人，未嫁以前是一朵花，做了媽媽就成了一個大倭瓜。現在可不然，就是八十歲老太太也得打扮得像小姑娘一樣才好。』陳媽知道她心裏很高興，不再說什麼，給她披上一件外衣，便出去叫車夫伺候着。

　加多憐在軟牀上坐着等候陳媽底回報，一面從小桌上取了一本洋文底美容雜誌，有意無意地翻着。一會兒李媽進來說，『眞不湊巧，您剛要出門，鄧先生又來了。他現時在門口等着，請進來不請呢？』加多憐說，『請他這兒來罷。』李媽

答應了一聲，隨即領着邸力里亞進來。邸力里亞是加多憐在紐約留學時所認識的西班牙朋友，現時在領事館當差。自從加多憐回到這城以來，他幾乎每個星期都要來好幾次。他是一個很美麗底少年，兩撇小鬍映着那對像電光閃爍的眼睛。說話時那種濃烈的表情，乍一看見，幾乎令人想着他是印度欲天或希拉伊羅斯底化身。他一進門，便直趨到加多憐面前，撫着她底肩膀說，『達靈，你正要出門嗎？我要同你出去吃晚飯，成不成？』加多憐說：『對不住，今晚我得去赴林市長底宴舞會，謝謝你底好意。』她拉着邸先生底手，教他也在軟椅上坐，又說，『無論如何，你既然來了，談一會再走罷。』他坐下，看見加多憐身邊那本美容雜誌，便說，『你喜歡美國裝還是法國裝呢？看你底身材，若扮起西班牙裝，一定很好看。不信，明天我帶些我們國裏底裝飾月刊來給你看。』加多憐說，『好極了。我知道我一定會很喜歡西班牙底裝束。』

兩個人坐在一起，談了許久。陳媽推門進來，正要告訴林宅已經催請過，忽然看見他們在椅子上摟着親嘴。在半驚慌半詫異意識中，她退出門外。加多憐把

邱力里亞推開，叫，『陳媽進來。有什麼事？是不是林宅來催請呢？』陳媽說『催請過兩次了。』『那邱先生隨即站起來，拉着她底手說，『明天再見吧。不再耽誤你底美好的時間了。』她叫陳媽領他出門，自己到裝台前再勻勻粉，整理整理頭面，一會陳媽進來說車已預備好，衣箱也放在車裏了。加多憐對她說，『你們以後該學學洋規矩才成。無論到那個房間，在開門以前，必得敲敲門，教進來才進來。方才邱先生正和我行着洋禮，你闖進來，本來沒多大關係，為什麼又要縮回去？好在邱先生知道中國風俗，不見怪，不然，可就得罪客人了。』陳媽心裏才明白外國風俗，唼嘴是一種禮節，她一連回答了幾聲「唔，唔，」隨即到下房去。

加多憐來到林宅，五六十位客人已經到齊了。市長和他底夫人走到跟前同她握手。她說，『對不住，來遲了。』市長連說，『不遲不遲，來得正是時候。』他們與她應酬幾句，又去同別的客人週旋。席間也有很多她所認識底朋友。所以和她談笑自如很不寂寞。席散後，麻雀黨員，撲克黨員，白麵黨員等等，各從其類，各自消遣。但大部份的男女賓都到舞廳去。她底舞藝本是冠絕一城的，所以在場上

底獨舞與合舞都博得賓衆底讚賞。

已經舞過很多次了。這回是市長和加多憐配舞。在進行時，市長極力讚美她身底苗條和技術底純熟。她越發播弄種種撫媚的姿態，把那市長底心緒擾得紛亂。這次完畢，接着又是她底獨舞。市長目送着她進更衣室，靜悄悄地等着她出來。衆賓又舞過一回，不一會，燈光全都熄了，她底步伐隨着樂音慢慢地踏出場中。她頭上底紗巾和身上底紗衣滿都是螢火所發底光，身體底全部在燐光閃爍中斷續地透露出來。頭面四周更是明亮，直如圓光一樣。這動物質底衣裳比起其餘的舞衣直像寒冰獄裏底鬼皮與天宮底霓裳底相差。舞罷，市長問她這件舞衣底做法。她說用螢火縫在薄沙裏，在黑暗中不用反射燈能夠自己放出光明來。市長讚她聰明，說會場中一定有許多人不知道，也許有人會想着天衣也不過如此。

她更衣以後，同市長到小客廳去休息。在談話間，市長便問她說『撫說您不想回南了，是不是？』她回答說，『不錯，我有這樣打算，不過我得替外子在這裏找一點事做才成。不然，他必不讓我一個人在這裏住着。如果他不能找着事情，我

就想自己去考考文官，希望能考取了，派到這裏來。』市長笑着說，『像您這樣漂亮。還用考什麼文官武官呢！您只告訴我您願意做什麼官，我明兒就下委札。』她說，『不好吧，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官。您若肯提拔，就請派外子一點小差事，那就感激不盡了。』市長說，『您底先生我沒見過，不便造次。依我看來，您自己做做官，豈不更抖嗎？官有什麼叫做會做不會做？您若肯做就能做。回頭我到公事房看看有什麼缺，馬上就把您補上好啦。若是目前沒有缺，我就給您一個秘書底名義。』她搖頭，笑着說，『當秘書，可不敢奉命。女底當人家底秘書都要給人說閒話底。』市長說，『那倒沒有關係，不過有點屈才而已。 當然我得把比較重要的事情來叨勞。』

舞會到夜闌才散。加多憐得着市長應許給官做，回家以後，還在臥房裏獨自跳躍着。

從前老輩們每笑後生小子所學非所用，到近年來，學也可以不必，簡直就是不學有所用。市長在舞會所許加多憐底事已經實現了。她已做了好幾個月底特稅

局帮辦，每除到局支幾百元薪水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她自己的。督辦是市長自己兼。實際辦事底是局裏底主任先生們。她也安置了李媽底丈夫李富在局裏，爲底是有事可以關照一下。每日裏她只往來於飯店舞場和顯官豪紳底家庭間，無憂慮地過着太平日子。平常她起床底時間總在中午左右，午飯總要到下午三四點，飯後便出門應酬，到上午三四點才回家。若是與邸力里亞有約會或朋友們來家裏玩，她就不出門，也起得早一點。

在東北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底一天早晨，李媽在廚房爲她底主人預備牀頭點心。陳媽把客廳歸著好，也到廚房來找東西吃。她見李媽在那裏忙着，便問『現在才十點多，太太就醒啦？』李媽說『快了罷，今天中午有飯局，十二點得出門。不是不許叫「太太」嗎？你眞沒記性！』陳媽說，『是呀，太太做了官，當然不能再叫「太太」了。可是叫她做「老爺」，也不合適，回頭老爺來到，又該怎樣呢？一定得叫「內老爺」「外老爺」才能够分別出來。』李媽說，『那也不對，她不是說管她叫「先生」或是帮辦麼？』陳媽在竈頭拿起一塊烤麵包抹抹果醬就坐在一邊吃。她接着

說，『不錯，可是昨天你們李富從局裏來，問「先生在家不在」，我一時也拐不過灣來，後來他說太太，我纔想起來。你說現在的新鮮事可樂不可樂？』李媽說，『這不算什麼，還有更可樂的啦。』陳媽說，『可不是！那「行洋禮」底事。他們一天到晚就行着這洋禮。』她嘻底笑了一陣，又說，『昨晚那邸先生鬧到三點才走。送出院子，又是一回洋禮，還接着「達靈」「達靈」叫了一陣。我說李姐，你想他們是怎麼一回事？』李媽說，『誰知道？聽說外國就是這樣亂，不是兩口子底男女摟在一起也沒關係。昨兒她還同邸先生一起在池子裏洗澡咧。』陳媽說，『提起那池子來了。三天換一次水，水錢就是二百塊，你說是不是，洗底是銀子不是水？』李媽說，『反正有錢底人看錢就不當錢，又不用自己賣力氣，衙門和銀行裏每月把錢交到手，愛怎花就怎花。像前幾個月那套紗衣裳，在四郊收買了一千多隻火蟲，花了一百多。聽說那套料子就是六百，工錢又是二百。第二天要我把那些火蟲一隻一隻從小口袋裏摘出來。光那條頭紗就有五百多隻，摘了一天還沒摘完，眞把我底胳臂累壞了。三天花二百塊底水也好過花八九百塊做一件衣服，穿一晚上

就拆。這不但遭蹋錢並且造孽。你想，那一千多隻火虫底命不是命嗎？』陳媽說，『不用提那個啦。今天過年，等她出門，咱們也下池子去試一試，好不好？』李媽說，『你又來了，上次你偷穿她底衣服，險些鬧出事來。現在你又忘了！我可不敢。那個神堂，不曉得還有沒有神，若是有咱們光着身子下去，怕褻瀆了受責罰。』陳媽說，『人家都不會出毛病，咱們還怕什麼？』她站起來，順手帶了些吃底到自己屋裏去了。

李媽把早點端到臥房，加多憐已經靠着牀背，手拿一本雜誌在那裏翻着。她問李媽，『有信沒信？』李媽答應了一聲，『有。』隨把盤子放在牀上，問過要穿什麼衣服以後便出去了。她從盤子裏拿起信來，一封一封看過。其中有一封是樸君底，說他在年底要來。她看過以後，把信放下，並沒顯出喜悅的神氣，緺着眉頭，拿起麪包來吃。

中午是市長請吃飯，座中只有賓主二人。飯後，市長領她到一間密室去。坐定後，市長便笑着說，『今天請您來，是爲商量一件事情。您如同意，我便往下

說。』加多憐說，『只要我底能力辦得到，豈敢不與什辦同意？』

市長說：『我知道只要您願意，就沒有辦不到底事。我給您說，現在局裏存着一大宗緝獲底私貨和違禁品價值在一百萬以上。我覺得把它們都歸了公，怪可惜的，不如想一個化公爲私底方法，把它們弄一部分出來。若能到手，我留三十萬，您留二十五萬，局裏底人員分二萬，再提一萬出來做參與這事底人們底應酬費。如果要這事辦得沒有痕跡，最好找一個外國人來認領。您不是認識一位領事館底朋友嗎？若是他肯幫忙，我們就在應酬費裏提出四五千送他。您想這事可以辦嗎？』加多憐很躊躇，搖着頭說，『這宗款太大了，恐怕辦得不妥，風聲洩漏出去，您我都要擔干係。』市長大笑說，『您到底是個新官僚！賺幾十萬算什麼？別人從飛機軍艦軍用汽車裝運煙土白面，幾千萬幾百萬就那麼容易到手，從來也沒曾聽見有人質問過。我們賺一百幾十萬，豈不是小事嗎！您請放心，有福大家享，有罪鄙人當。您待一會去找那位邸先生商量一下得啦。』她也沒主意了，聽市長所說，世間簡直好像是沒有不可做底事情。她站起來，笑着說『好吧，去試

試看。』

加多憐來到邸力里亞這裏，如此如彼地說了一遍。這邸先生對於她底要求從沒拒絕過，但這次他要同她交換條件才肯辦。他要求加多憐同他結婚，因爲她在熱愛底時候曾對他說過她與樸君離異了。加多憐說，『時候還沒到，我與他底關係還未完全脫離。此外，我還怕社會底批評。』他說，『時候沒到，時候沒到，到什麼時候才算呢？至於社會那有什麼可怕底？社會很有力量，像一個勇士一樣。可是這勇士是瞎的，只要你不走到他跟前，使她摩着你，他不看見你，也不會傷害你。我們離開中國就是了。我們有了這末些錢，隨便到阿根廷住也好，到意大利住也好，就是到我底故鄉巴悉羅那住也無不可。我們就這樣辦吧。我知道你一定要喜歡巴悉羅那底蔚藍天空。那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比得上底。我們可以買一隻遊船，天天在地中海遨遊，再沒有比這事快樂底了。』

邸力里亞底話把加多憐說得心動了。她想着和樸君離婚到是不難，不過這幾個月底官做得實在有癮，若是嫁給外國人，國籍便發生問題，以後能不能同來，

更是一個疑問。她說，『何必做夫婦呢？我們這樣天天在一塊玩，不比夫婦更強嗎？一做了你底妻子，許多困難底問題都要發生出來。若是要到巴悉羅那去，等事情弄好了，就拿那筆款去花一兩年也無妨。我也想到歐洲去玩玩。……』她正說着，小使進來說郝辦宅裏來電話，請郝辦就同去，說老媽子洗澡，給水淹壞了。加多憐立刻起身告辭。邱先生說，『我跟你去罷，也許用得着我。』於是二人坐上汽車飛駛到家。

加多憐和邱先生一直來到游泳池邊，陳媽和李媽已經被撈起來，一個沒死，一個還躺着。她們本要試試水裏底滋味，走到跳板上，看見水並不很深，陳媽好玩，把李媽推下去，那裏知道跳板底彈性很強，同時又把她彈下去。李媽在水裏翻了一個身，冲到池邊，一手把繩揪着，可是左臂已擦傷了。陳媽浮起來兩三次，一沉到底。李媽大聲嚷救命，園裏底花匠聽見，才趕緊進來，把她們撈起來。邱先生給陳媽施行人工呼吸法，好容易把她救活了。加多憐叫邱先生把她們送到醫院去。

邸力里亞從醫院回來，加多憐繼續與他談那件事情，他至終應許去找一個外商來承認那宗私貨，並且發出一封領事館底證明書。她隨即用電話通知督辦，督辦在電話裏一連對她說了許多誇獎底話，其喜歡可知。

兩三個月底國難期間，加多憐仍是無憂無慮能樂且樂地過她底生活。那筆大欵她早已拿到手，那邸先生又催着她一同到巴悉羅那去。她到市長那裏，偶然提起她要出洋底事，並且說明這是當時底一個條件。市長說，『這事容易辦，就請樸君代理您底事情，您要多年回任都可以。』加多憐說，『很好，外子過幾天就可以到。我原先叫他過年二三月才來，但他說一定要在年底來。現在給他這差事，眞是再好不過了。』

樸君到了，加多憐遞給他一張委任狀。她對丈夫說，政府派她到歐洲考查稅務，急要動身，教他先代理帮辦，等她回來再謀別的事情做。樸君是個老實人，太太怎麼說，他就怎麼答應，心裏並且讚賞她底本領。

過幾天，加多憐要動身了。她和邸力里亞同行，樸君當然不曉得他們底關係

，把他們送到上海候船，便趕快回來。剛一到家，陳媽底丈夫和李富都在那裏等候着。陳媽底丈夫說他妻子自從出院以後，在家裏病得不得勁，眼看不能再出來做事了，要求幇辦賞一點醫藥費。李富因局裏底人不肯分給他那筆款，教他問幇辦要。這是遷延很久，加多憐也會應許教那班人分些給他，但她沒辦妥就走了。樸君把原委問明，才知道他妻子自離開他以後底做官生活底大概情形。但她已走了，他即不便用書信去問她，又不願意拿出錢來給他們。說了很久，不得要領，他們都悵悵地走了。

一星期後，特稅局底大侵吞案被告發了。告發人便是李富和幾個分不着贓底局員。市長把事情都推在加多憐身上。把樸君請來，說了許多官話，又把上級機關底公文拿出來。樸君看得眼呆呆地，說不出半句話來。市長假裝好意說，『不要緊，我一定要辦到不把閣下看管起來。這事情本不難辦，外商來領那宗貨物，也是有憑有據，最多也不過是辦過失罪，只把尊寓交出來當做賠償，變賣得多少便算多少，敷衍得過便算了事。我與尊夫人底交情很深，這事本可以不必推究，

不過事情已經鬧到上頭，要不辦也不成。我知道尊夫人一定也不在乎那所房子，牠身邊至少也有三十萬呢。』

第二天，撤職查辦底公文送到，警察也到了。樸君氣得把那張委任狀撕得粉碎。他底神氣直像發狂，要到游泳池投水，幸而那裏已有警察。把他看住了。

房子被沒收底時候，正是加多憐同邱力里亞離開中國底那天。他在敵人底砲火底下，和平日一樣，無憂無慮地來了吳淞口。邱先生望着岸上底大火，對加多憐說，『這正是我們避亂底機會。我看這仗一時是打不完底，過幾年，我們再回來吧。』

東野先生

(一)

那時已過了七點，屋裏除窗邊還有一點微光以外，紅的綠的都藏了它們底顏色。延禧還在他底小棹邊玩弄他自己日間在手工室做底不倒翁。不倒翁倒一次，他底笑顏開一次，全不理會夜母正將黑暗底節錫誘着他。

這屋子是他一位教師和保護人東野夢鹿底書房。他有時叫他做先生；有時叫他做叔叔，但稱叔叔底時候多。這大間屋裏底陳設非常簡單，除十幾架書以外，就是幾張凳子和兩張棹子，乍一看來，很像一間不講究的舊書舖。夢鹿每天不到六點是不回來底。他在一個公立師範附屬小學裏當教員，還受持校中底事務。每日底事務他都要當天辦完，決不教留過明天，所以每天他得比別的教員遲一點離校。

他不願意住在學校裏，純是因爲延禧底原故。他不願意小學生在寄宿舍住，

說孩子應當多得一點家庭生活，若住在寄宿舍裏，管理上難保不近乎待遇人犯底方法。然而他底家庭也不像個完全的家庭。一個家庭若沒有了女主人，還配稱爲家庭麼？

他底妻志能於十年前到比國留學，早說要同來，總接不到動身底信。十幾年來，家中底度支都是他一人經理，甚至晚飯也是他自己做。除星期以外，他每早晨總是到學校去，有時同延禧一起走，有時他走遲一點。家裏沒人時，總把大門關鎖了；中飯就在學校裏喫。三點半後延禧先回家。他辦完事，在市上隨便買些菜蔬回來，自己烹調，或是到外邊館子裏去。但星期日，他每同孩子出城去，在野店裏喫。他並不是因爲雇不起人，才過這樣的生活，是因他底怪思想，老想着他是替別人經理錢財，不好隨便用。他底思想和言語有時非常迂腐，性情又很固執，朋友們都怕和他辯論。但他從不苟且，爲學做事都很認眞所以朋友們都很喜歡他。

天色越黑了，孩子到看得不分明底時候，才覺得今日叔叔誤了時候回來。他

很着急，因爲他餓了。他叔叔從來沒曾過了六點半才回來，在六點一刻，門環定要響底。孩子把燈點燈，放在桌上，抽出抽屜，看看有什麼東西喫沒有。夢鹿底桌子有四個抽屜，其中一個擱錢，一個藏餅乾。這日抽屜裏趕巧剩下些餅屑，孩子到這時候也不管得許多，掏着就望口裏塡塞。他一面咀嚼着，一面數着地上底瓶子。

在西墻邊書架前底地上排列着二十幾個牛奶瓶子。他們兩個人每天喝一瓶牛奶。夢鹿有許多怪癖，牛奶連瓶子買，是其中之一。離學校不遠有一所牛奶房，他每清早自己要到那裏，買他親眼看着工人擠出來底奶。奶房應許給他送來，老是被他拒絕了。不但如此，他用過底瓶子，也不許奶房再收回去，所以每次他得多花幾分瓶子錢。瓶子用完，就一個一個排在屋裏底墻下，也不叫收買爛銅鐵錫底人收去。屋裏除椅桌以外幾乎都是瓶子。書房裏所有的書架都是用瓶子疊起來底。每一格用九個瓶子作三行支柱，架上一塊板；再用九個瓶子作支柱，再加上一塊板；一連疊五六層，約有四尺多高。桌上底筆筒，花插，水壺，果洗，沒有

一樣不是奶瓶子！那排在地上底都是新近用過底。到排不開底時候，他才教孩子搬出外頭扔了。

孩子正在數瓶子底時候，門環響了。他知道是夢鹿回來，喜歡到了不得，趕緊要出去開門，不提防踢碎了好幾個瓶子。

門開時，頭一聲是『你一定很餓了。』

孩子也很誠實，一直回答他，『是，餓了。餓到了不得。我剛在抽屜裏抓了一把餅屑吃了。』

『我知道你當然要餓底。我回遲了一點鐘了。我應當早一點回來。』他手中提着一包一包底東西，一手提着書包，走進來，把東西先放在桌上。他看見地上底碎玻璃片，便對孩子說，『這些瓶子又該清理了，明天有工夫就把它們扔出去罷。你嬸嬸在這下午來電，說她後天可以到香港。我在學校裏等着香港船公司底回電，所以回來遲了。』

孩子雖沒會過他底嬸嬸，但看見叔叔這麼喜歡，說她快要回來，也就很高興

○他說，『是麼？我們不用自己做飯了！』

『不要太高興，你嬸嬸和別人兩樣，她一向就不曾到過廚房去。但這次回來，也許能做很好的飯。她會做衣服，幾年來，你底衣服都是裁縫做底，此後就不必再找他們了。她是很好的，我想你一定很喜歡她。』

他脫了外衣，把東西拿到廚房去，孩子幫着他，用半點鐘工夫，就把晚餐預備好了。他把飯端到書房來，孩子已把一張舊報紙鋪在小棹上。舊報紙是他們底棹巾，他們每天都要用底。夢鹿底書棹上也覆着很厚的報紙。他不擦棹子，棹子髒了，只用報紙糊上，一層層地糊，到他覺得不舒服底時候，才把棹子扛到院裏，用水洗括乾淨，重新糊過。這和買瓶奶子底行爲正相矛盾，但他就是這樣做。他底餐棹可不用糊。食完，把剩下底包好，送到拉圾桶去。

棹上還有兩個紙包，一包是水菓，一包是餅乾。他叫孩子把餅乾放在抽屜裏，留做明天底早飯。坐定後，他給孩子倒了一杯水，自己也倒了一杯放在面前。孩子坐在一邊喫一面對叔叔說：『我盼望嬸嬸一回來，就可以煮好東西給我們

喫。」

「很想偷嬾底孩子！做飯不一定是女人底事。我方才不說過你嬸嬸沒下過廚房嗎？你敢是嫌我做得不好？難道我做底還比學堂底壞麼？一樣的米，還能煑出兩樣的飯麼？」

「你說不是兩樣，怎樣又有乾飯，又有稀飯？怎樣我們在家煑底有時是爛漿飯，有時是半生不熟的飯？這不都是兩樣麼？我們煑底有時實在沒有學堂的好喫。有時候我想着街上賣底餛飩麵比什麼都好喫。」

他笑了。放下筷子，指着孩子說，「正好，你喜歡學堂底飯。明後天底晚飯你可以在學堂裏喫，我已經為你吩咐妥了。我明天下午要到香港去接你嬸嬸，晚間教人來陪你。我最快得三天才能回來。你自然要照常上課。我告訴你，街上賣底餛飩，以後可不要隨便買來喫。」

孩子聽見最後這句話，覺得說得有原故，便問，「怎麼啦？我們不是常買餛飩麵麼？以後不買，是不是因為麵粉是外國來底？」

夢鹿說，「到不是這個原故。我發現了他們用什麼材料來做餛飩餡了。我不信個個都是如此，不過給我看見了一個，別人底我也不敢喫了。我早晨到學校去，爲抄近道，便經過一條小巷。那巷裏住底多半是小本商販。我有意無意地東張西望，恰巧看見一挑餛飩擔子放在街門口。屋裏那人正在宰割着兩隻肥嫩老鼠。我心裏想，這無疑是用來冒充猪肉做餛飩餡底。我於是盤問那人。那人臉上立時一陣青一陣紅，很生氣地說，「你是巡警還是市長呢？我宰我底，我喫我底，你管得了這些閒事？」我說，你若是用來冒充猪肉，那就是不對。我能够報告衛生局，立刻敎巡警來罰你。你只顧謀利，不怕別人萬一會喫出病來。

「那人看我眞像要去叫巡警底神氣，便改過臉來，用好話求我饒他這次。他說他不是常常幹這個，因爲前個月妻子死了，欠下許多債，目前沒錢去稱肉，沒法子。我看他說得很誠實，不像撒謊底樣子，便進去看看他屋裏，果然一點富裕的東西都沒有。棹上放着一座新木主，好像證明了他底話是可靠的。我於是從袋裏掏出一張十元票子遞給他做本錢，敎他把老鼠扔掉。他應許以後絕不再幹那

事，我就離開他了。』

孩子說，『這倒新鮮！他以後還幸不幸，我們那裏知道呢！』

夢鹿說，『所以敎你以後不要隨便買街上底東西喫。』

他們喫了一會，夢鹿又問孩子說，今天汪先生敎你們什麼來？』

『不倒翁。』

『他又給了你們什麼「敎訓」沒有？』

『有的，問不倒翁爲什麼不倒？有人說，「因爲它沒有兩條腿。」先生笑說，「不對。」阿鑑說，「因爲它底下重，上頭輕。」先生說，「有一部份對了，重還要圓才成。國家也是一樣，要在下底分子沈重，團結而圓活，那在上頭底祇要裝裝樣子就成了。你們給它打鬼臉，或給它打加官臉都成。」

『你做好了麼？』

『做好了，還沒上色，因爲阿鑑應許給我上。』孩子把碗箸放下，要立刻去取來給他看。他止住說，『喫完再拿吧。喫飯時候不要做別的事。』

飯喫完了，他把最後那包水菓解開，拿出兩個蜜柑來，一個遞給孩子，一個自己留着。孩子一接過去便剝，他却把菓子留在手上把玩。他說，『很好看的蜜柑！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好的！』

『我知道你又要把它藏起來了！前兩個星期底蘋菓，現在還放在臥房裏咧。我看它底顏色越來越壞了。』孩子說。

『對呀，我還有一顆蘋菓咧。』他把蜜柑放在棹上，進房裏去取蘋菓。他拿出來對孩子說，『喫不得啦，扔了罷。』

『你底蜜柑不喫，過幾天也要「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了。』

『噢！好孩子，幾時學會引經據典！又是阿鑑教你底罷？』

孩子用指在頰上亂括，癟着嘴回答說，『不要臉，誰待她教！這不是國文教科書裏底一課麼？說來還是你教底呢。』

『對的，但是菓子有時也有兩樣，一樣當做觀賞用底，一樣才是食用底。好看的菓子應當觀賞，不喫它也罷了。』

孩子說，『你不說過還有一樣藥用的麼？』

他笑着看了孩子一眼，把蜜柑放在棹上，問孩子日間底功課，有不懂底沒有。孩子却拿着做好底不倒翁來，說，『明天一上色，就完全了。』

夢鹿把小玩具拿在手裏，稱讚了一會，又給他說些別的。閒談以後，孩子自去睡了。

一夜過去了。夢鹿一早起來。取出些餅乾，又叫孩子出去買些油炸燴。

孩子說，『油炸燴也是街上賣底東西，不是說不要再買麼？』

『油炸底夠食不要緊。』

『也許還是用老鼠油炸底呢。』孩子帶着笑容出門去了。

他們喫完早點，便一同到學校去。

（二）

一天底工夫，他也不着急，把事情辦完，才回來取了行篋，出城搭船去。船於中夜到了香港，他在碼頭附近隨便找一所客棧住下，又打聽明天入口底船。一

早他就起來，在棧裏還是一樣地做他日常的功課。他知道妻子所搭底船快要入港了，拿一把傘，就踱到碼頭，隨着一大幫接船底人下了小汽船。

他在小船上，很遠就看見他底妻子，嚷了幾聲，她總聽不見，只顧和旁邊一個男人說話。上了大船，妻子還和那人對談着，他不由得叫了一聲，『能妹，我來接你哪！』妻子才轉過臉來，從上望下端詳地看，看他穿一身青布衣服，脚上穿了一雙羽綾學士鞋，簡直是個鄉下人站在她面前。她笑着，進前兩步，摟着丈夫底脖子，把面伏在他底肩上。她是要丈夫給她一個久別重逢底唼嘴禮。但他底臉被羞耻染得通紅，在妻子底耳邊低聲說，『尊重一點，在人叢中摟摟抱抱，怪不好看的。』妻子也不覺得不好意思，把胳臂鬆了，對他說，『我只顧談話，萬想不到你會來得這樣早。』她看着身邊那位男子對丈夫說，『我應先介紹這位朋友給你。這位是我底同學卓斐，卓先生。』她又用法語對那人說，『這就是我底丈夫東野夢鹿。』

那人伸出手來，夢鹿却對他鞠了一躬。他用法語回答她，『你若不說，我幾

乎失敬了。』

『出去十幾年居然說得滿口西洋話了！我是最笨的，到東洋五六年，東洋話總也沒說好。』

『那是你少用底原故。你爲我預定客棧了麼？卓先生已經爲我預定了皇家酒店，因爲我想不到你竟會出來接我。』

『我沒給你預定宿處，昨晚我住在泰安棧三樓，你如願意，……』

『那麼，你也搬到皇家酒店去罷。中國客棧我住不慣。在船上好幾十天，我想今晚在香港歇歇，明天才進省去。』

丈夫靜默了一會說，『也好，我定然知道你在外國底日子多了，非皇家酒店住不了。』

妻子說，『還有卓先生也是同到省城去底。他也住皇家酒店。』

妻子和卓斐先到了酒店，夢鹿留在碼頭辦理一切的手續。他把事情辦完，才到酒店來，問櫃上說，『方才上船底那位姓卓底客人和一位太太在那間房住？』夥

計以爲他是卓先生底僕人，便告訴他卓先生和卓太太在四樓。又說本酒店沒有僕人住底房間，教他到中國客棧找地方住去。夢鹿說，『不要緊，請你先領我上去。那位是我底太太，不是卓太太』。夥計們上下打量了他幾次，楞了一回。他們心裏說：穿一件破藍布大褂，來住這樣的酒店，沒見過！

樓上一對遠客正對坐着，一個含着烟，一個弄着茶碗，各自無言。夢鹿一進來，便對妻子說，『他們當我做傭人，幾乎不教我上來！』

妻子說，『城市底人，都是這般眼淺。誰教你不穿得光鮮一點？也不是置不起。』卓先生也忙應酬着說，『請坐。用一碗茶罷。你一定累了。』他隨即站起來，說，『我也得到我房間去檢點一下，回頭再來看你們。』一面說一面開門出去了。

他坐下，只管喝茶。妻子底心神倒像被什麼事情牽掛住似地。她底愁容被丈夫理會了。

『你整天嘿嘿地，有什麼不高興的地方？莫不是方才我在船上得罪了你麼？』

妻子一時倒想不出話來敷衍丈夫。她本不是納悶方才丈夫不擁抱她底事，因爲這時她什麼都忘了。她底心事雖不能告訴丈夫，但是一問起來，她總得回答。她說，『不，我心裏喜歡極了；倒沒底可說。我非常喜歡你來接我。』

『喜歡麼？那我更喜歡了。爲你，使我告了這三天底假，這是自我當教員以來第一次告假，第一次爲自己的事情躭誤學生底功課。』

『很抱歉，又很感激你爲我告底第一次假。』

『你說底話簡直像外國人說中國話底氣味。不要緊的，我已經請一位同事去替我了。我把什麼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出來底。 即如延禧底晚膳， 我也沒有忽略了。』

『那一個延禧？』

『你忘了麼？我不曾在信中向你說過我收養了一個孩子麼？他就是延禧。』

追憶往事，妻子才想起延禧是十幾年前夢鹿收養底一個孤兒。在往來底函件中，他只向妻子提過一兩次，怪不得她忘却了。他們底通信很少，夢鹿幾乎是一

年一封，信裏也不說家常，只說他在學校底工作。

『是呀，我想起來了。你不是說他是什麼人帶來給你底麼？你在信中總沒有說得明白，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延禧到底是個什麼樣底孩子。你是要當他做養子麼？』

『不，我待遇他如姪兒一樣，因爲那送他來底人教我當他做姪兒。』

『什麼意思，我不明白。』妻子注目看着他。

『你當然不明白。』停一同他接着說，『就是我自己也不明白。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他底來歷咧。』

『那麼，你從前是怎樣收他底？』

『並沒有什麼原故。不過他父親既把他交給我，教我以姪兒底名份待遇他，我祇得照辦罷了。我想這事底原委，我已寫信告訴你了。你怎麼健忘到這步田地？』

『也許是忘記了。』

『因爲他父親底功勞，我培養他，說來也很應當。你既然忘記，我當爲你重說一遍，省得明天相見時惹起你底錯謬。

『你記得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麼？那時你還在不豺舍路，記得麼？在事前幾天，我忘了是二十五或是二十六晚上，有一個人來敲我底門。我見了他，開口就和我說東洋話。他問我，「預備好了沒有？」我當時不明白他底意思，只回問他我應當預備什麼？他像知道我是岡山底畢業生，對我說，「我們一部份的人都已經來到了，怎麼你還裝獃？你是漢家子孫，能爲同胞出力底地方，應當盡力地帮助。」我說，我以爲若是事情來得太倉卒，一定會失敗底。那人說，「凡革命都是在倉卒間成功底。如果有個全盤計畫，那就是政治行爲，不是革命行動了。」我說，我就不喜歡這種沒計畫底行動。他很忿怒地說，「你怕死麼？」我隨即回答說，我有時怕，有時不怕，一個好漢自然知道怎樣「舍生取義」，何必你來苦苦相勸？他沒言語就走了。一會兒他又回來，說，「你是義人，我信得過你不把大事洩漏了。」我聽了，有一點氣，說，廢話少說，好好辦你底事去。若信不過我，

可以立刻把我殺死。

『二十八晚上，那人抱了一個嬰孩來。他說那是他底兒子，要寄給我保養，當他做姪兒看待，等他底大事辦完，才來領回去。我至終沒有問他底姓名，就讓他走了。我只認得他左邊底耳殼是沒有了底。二十九下午以後，過了三天，他底同志們被殺戮底，到現在都成黃花岡底烈士了。但他底屍首過了好幾天才從狀元橋一家米店底樓上被找出來。那地方本來離我們底家不遠，一聽見，我就趕緊去看他。我認得他。他像是中傷後從屋頂爬下來躲在那裏底。他那圍着白毛巾底右手裏還揸着一把手鎗，可是子彈都沒有了。我對着屍首說，壯士，我當爲你看顧小姪兒。米店底人怕惹橫禍，揚說是店裏底夥伴，把他臂上底白毛巾除下，模模糊糊掩埋了。他雖不葬在黃花岡，但可算爲第七十三個烈士。

『他底兒子是個很可造就底孩子。他到底姓什麼，誰也不知道。我又不配將我底姓給他，所以他在學校裏，人人只叫他做延禧。』

這下午，足談了半天夢鹿所喜歡談底事。他底妻子祇是聽着，並沒提出什麼

材料來助談。晚間卓先生邀他們倆同去玩臺球。他在娛樂底事上本來就很缺乏知識和興趣，他教志能同卓先生去，自己在屋裏看他底書。

第二天船入珠江了。卓先生在船上與他們兩人告辭便向西關去了。妻子和夢鹿下了船，同坐在一輛車裏。夢鹿問她那位卓先生來廣州幹什麼事。妻子只是含糊地回答。其實那卓先生也是負著一種革命底使命來底，她不願意把他底秘密說出來。不一會，來到家裏，孩子延禧在裏頭跳出來，現出很親切的樣子。夢鹿命他給嬸嬸鞠躬。妻子見了他，也很讚美他是個很好看的孩子。

妻子進屋裏，第一件刺戟她底便是滿地底瓶子。她問，『你做了什麼買賣來麼？那裏來底這些瓶子？』

『哈哈！在西洋十幾年，連牛奶瓶子也不懂得？中國底牛奶瓶和外國底牛奶瓶豈是兩樣？』夢鹿笑了一回，接着說，『這些都是我們兩人用過底舊瓶子，你不懂麼？』

妻子心裏自問：爲什麼喝牛奶連瓶子買回來？她看見滿屋底「瓶子傢具」不

免自己也失笑了。她暗笑丈夫過底窮生活。她仰頭看四圍底壁上滿貼了大小不等底畫。孩子說，『這些都是叔叔自己畫底。』她看了，勉強對丈夫說，『很好的，你既然喜歡輪船，火車，我給你帶一個攝影器回來，有工夫可以到處去照，省得畫。』

丈夫還沒回答，孩子便說，『這些畫得不好麼？他還用來賞學生們呢。我還得着他一張，是上月小考賞底。』他由抽屜拿出一張來，遞給志能看。丈夫在旁邊像很得意，得意他妻子沒有嫌他畫得不好。他說，『這些輪子不是很可愛很要緊的麼？我想我們各人都短了幾個輪子。若有了輪子，什麼事情都好辦了。』這也是他很常說底話。他在學校裏賞給學生一兩張自己畫底輪船和火車，就像一個王者頒賜勳章給他底臣僚一般地鄭重。

這樣簡單的生活，妻子自然過不慣。她把丈夫和小孩搬到芳草街。那裏離學校稍微遠一點，可是不像從前那麼逼仄了。芳草街底住宅本是志能底舊家，因為她母親於前年去世，留下許多產業給他們兩夫婦。夢鹿不好高貴的生活，所以沒

搬到岳母給她留下底房子去住。這次因爲妻子底相强，也就依從了。其實他應當早就搬到這裏來。這屋很大，夢鹿有時自己就在書房裏睡，客廳底後房就是孩子住，樓上是志能和老媽子住。

夢鹿自從東洋回國以來，總沒有穿過洋服，連皮鞋也要等下雨時節才穿底。有一次妻子鼓勵他去做兩身時式的洋服，他反大發起議論，說中華民國政府定什麼「大禮服」「小禮服」底不對。用外國底「燕尾服」爲大禮服，簡直是自己藐視自己。因爲堂堂的古國，連章身底衣服也要跟隨別人，豈不太笑話了？不但如此，一切禮節都要跟隨別人，見面拉手，兵船下水擲瓶子，用女孩子升旗之類，都是無意義地模倣人家底禮節，外人用武力來要土地，或經濟侵略，只是物質的被征服若自己去採用別人的衣冠和禮儀，便是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了人家，這還成一個民族嗎？話說歸根，當然中國人應當說中國話吃中國飯，穿中國衣服。但妻子以爲文明是沒有國界底，在生活上有好的，利便的事物就得跟隨人家。她反問他，『你爲什麼又跟着外國人學剪髮？』他也就沒話可回答了。他只說，『是故惡乎佞者！』

你以爲穿外國衣服就是文明底表示麼？』他好辯論，幾乎每一談就辯起來。他至終爲要討妻子底喜歡，便到洋服店去定了一身衣服，又買了一雙黃皮鞋，一項中摺氈帽。帽子既不入時，鞋子又小，衣服又穿得不舒服，倒不如他本來的藍布大褂自由。

志能這位小姐實在不是一個主持中饋底能手，連輕可的茶湯也弄得濃淡不適宜。志能底娘家姓陳，原是廣西人，在廣州落戶。她從小就與東野訂婚，訂婚後還當過他底學生。她母親是個老寡婦，只守她一個獨生女，家裏底資財很富裕，恐怕沒人承繼，因爲夢鹿底人品好，老太太早就有意將一切交付與他。夢鹿留學日本時，她便在一個法國天主教會底學堂念書。到他畢業回國才舉行婚禮，不久，她又到歐州去。因爲從小就被嬌養慣，而且她又常在交際場上出頭面，家裏底事不得不雇人幫忙。

她正在等着丈夫回來吃午飯，所有的都排列在饍室底桌上，自己呆呆地只看着時計，孩子也急得了不得。門環響時，孩子趕着出去開門，果然是他回來了。

妻子也迎出來，見他底面色有點不高興，知道他又受委曲了。她上下端詳地觀察丈夫底衣服，鞋，帽。

『你不高興，是因你底鞋破了麼？』妻子問。

『鞋破了麼？不。那是我自己割開底。因爲這雙鞋把我底脚趾挾得很痛，所以我把鞋頭底皮割開了。現在穿起來，很覺得舒服。』

『咦，大哥，你眞是有一點瘋氣！鞋子太窄，可以送到鞋匠那裏請他給你掙一下，再不然，也可以另買一雙。現在弄得把襪子都露出來，像個什麼樣子？』

『好妻子，就是你一個人第一次說我是瘋子。你怎麼不會想鞋子豈是永遠不破底？就是拿到鞋匠那裏，難保他不給掙裂了。早晚是破，我又何必費許多工夫？我自己帶着脚去配鞋子，還配錯了，可怨誰來？所以無論如何，我得自己穿上。至於另買底話，那筆欵項還沒上我底預算哪。』其實他底預算也和別人底兩樣，因爲他用自己底錢從沒記在賬本上。但他有一樣好處，就是經理別人的或公共的欵項絲毫也不苟且。

孩子對於他底不樂另有一番想像。他發言道，『我知道了，今天是教員會，莫不是叔叔又和黃先生辯論了？』

『我何嘗爲辯論而生氣？』他回過臉去向着妻子，『我只不高興校長忽然在教員會裏，提起要給我加薪俸。我每月壹百塊錢本自够用了，他說我什麼辦事認眞，什麼教導有方，所以要給我長薪水。然而這兩件事是我底本務，何必再加四十元錢來獎勵我？你說這校長豈不是太看不起我麼？』說着把他脚下底破而新的皮鞋脫下，換了一雙布鞋，然後同妻子到飯廳去。

他坐下對妻子說，『一個人所得底薪水，無論做底是什事麼，應當量他底須要給才對。若是他得了他所須底，他就該盡其所能去做，不該再有什麼獎勵。用金錢獎勵人是最下等的，想不到校長會用這方法來待遇我！』

妻子說，『不受就能了，値得生那無益的氣。我們有底是錢，正不必靠着那些束修。此後壹百塊定是不够你用底，因爲此地離學校遠了，風雨時節總得費些車錢。我看你從前的生活，所得底除書籍伙食以外，別的一點也不整齊，弄得衣

，帽，鞋，襪，一踏糊塗。自然這些應當都是妻子管底。好罷，以後你底薪水可以儘量用，其餘須要底，我可以爲你預備。』

丈夫用很驚異的眼睛望着她，回答說，『又來了，又來了！我說過這百塊錢準够我和延禧底費用。既然辭掉學校給我加底，難道回頭來領受你的「補助費」不成？連你也看不起我了！』他帶着氣瞧了妻子一眼，拿起飯碗來很很地扒飯，扒得筷子與碗相觸底聲音非常響亮。

妻子失笑了，說，『得啦，不要生氣啦，我們不「共產」就是了。你常要發你底共產議論，自已却沒有絲毫地實行過，連你我底財產也要弄得界限分明。你簡直是個個人主義者。

『我決不是個人主義者，因爲我要人帮助，也想帮助別人。這世間若有眞正的個人主義者是不成底。人怎能自滿到不求於人；又怎能自傲到不容人求？但那是兩樣的。你知道若是一個丈夫用自己底錢以外還要依賴他底妻子，別人要怎樣評論他？你每用什麼「共產」「無政府」來激我，是的，我信無政府主義，然而我不

能在這時候與你共產或與一切的人共產。我是在預備底時候呢。現在人們底毛病就是預備底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於實行，那還成麼？』他把碗放下，拿着一雙筷子指東揮西，好像拿教鞭在講壇上一樣。因為他底妻子自回來以後常把歐戰時底經濟狀況，大戰後俄國底情形，和社會黨共產黨底情形告訴他，所以一提起，他又與舊地繼續他底演說，『我請問你一件事情要知道他底好處容易，還是想法子把他做好了容易？誰不知道最近的許多社會政治的理想底好處呢？然而，要實現它豈是暴動所能成事？要知道私產和官吏是因為制度上底錯誤而成底一種思想習慣，一般人既習非成是，最好的是能使他們因理啟悟，去非歸是。我們生在現時應當做這樣底工夫，為將來的人預備。……』

妻子要把他底怒氣移轉了，教他不要想加薪底事，故意截着話流，說，『知就要行，還預備什麼？』

『很好聽！』他用筷子指着妻子說，『為什麼要預備？說來到很平常，凡事不預備而行底，雖得暫時成功，終要歸於失敗。縱使你一個人在這世界內能實行你

底主張，你底力量還是有限，終不能敵過以非爲是底群衆。所以你第一步底預備便是號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

『是很有理。』妻子這樣回答。

丈夫這才把筷子收回來，很高興繼續地說，『你以爲實行，和預備是兩樣事麼？現在的行就是預備將來。好，我現在可以給你一個比喻。比喻有所果園，只有你知道裏頭有一種果子，吃了於人有益。你若須要當然可以進去受用，只因你底心很好，不願自己享受，要勸大家一同去享受。可是那地方底人們因爲風俗習慣迷信種種關係，不但不敢吃，並且不許人吃。因爲他們以爲人吃了那果子，便能使社會多災多難，所以凡是吃那果子底人，都得受刑罰。在這情形之下，你要怎辦？大家都不明白，你一進去，他們便不容你分說，重重地刑罰你，那時你還能不能享受裏頭底果子？同時，他們會說，恐怕以後還有人進來偷果子不如把這園門封鎖了罷。這一封鎖所有的美果都在裏頭腐爛了。所以一個救護時世底人，在智慧方面當走在人們底前頭，在行爲方面，當爲人們預備道路。這並不是知而

不行，乃是等人人至少要多數人都預備好，然後和他們同行。一幅完美的錦，並不是千緯一經所能成，也不能於一秒時間所能織就底。用這個就可以比方人間一切的造作，你要預備得有條有理，還要用相當的勞力，費相當的時間。你對於織造新社會底錦不要貪快，還不要生作者想，或生受用想。人間一切事物好像趨於一種公式，就是凡眞作者在能創造使人民康樂底因，並不期望他能親自受用他所成就底果。一個人楞要把他所知所信底强別人去知去信去行，這便是獨裁獨斷，不是共和合作。…………』

他越說越離題，把方才爲加薪問題生氣底事情完全消滅了。伶俐的妻子用別底話來阻止他再往下說。她拿起他底飯碗說，『好哥哥，你只顧說話，飯已涼到吃不得了！待我給們換些熱的來罷。』

孩子早已吃飽了，只是不敢離座。夢鹿所說底他不懂，也沒注意。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對夢鹿說『方才黃先生來找你呢。』

『是麼，有甚事？』

『不知道呢！他沒說中國話，問問嬸嬸便知道。』

妻子端過一碗熱飯來，隨對孩子說，『你吃完了，可以到院子去玩玩，等一會也許你叔叔要領你出城散步去。』孩子得了令，一溜烟地跑了。

『方才黃先生來過麼？』

『是的，他要請你到黨部去幫忙。我已經告訴他說，恐怕你沒有工夫。 我知道你不喜歡跟市黨部底人往來，所以這樣說。』妻子這樣回答。

『我並不是不喜歡同他們來往，不過他們老說要做這事，要做那事，到頭來一點也不辦。我早告訴他們，我今生唯一的事情，便是當小學教員，別的事情，我就不能兼顧了。』

『我也是這樣說，你現在已是過勞了，再加上幾點鐘底工夫，就恐怕受不了。他隨即要求我去。我說等你回來再和你商量。我去好不好？』

他點頭說，『那是你底事，有工夫去幫幫忙，也未嘗不可。』

『那麼，我就應許他了。下午你還和延禧出城去麼？』

『不，今晚上還得到學校去。』

他吃完了，歇一會又到學校去了。

（三）

黃昏已到，站在樓頭總不見燦爛的晚霞，只見凹凸而濃黑的雲山映在玻璃窗上。志能正在樓上整理書報，程媽進來，報道，『卓先生在客廳等候着』。她隨着下來。卓先生本坐在一張矮椅上，一看門鈕動時，趕緊蹌前幾步，與她拉手。

志能說，『斐立，我告訴你好幾次，我不能跟你， 也不能再和你一同工作，以後別再來找我。』

『你時時都是這樣說，只不過要想恐嚇我能了。我是鐘鼓樓底家雀， 這樣的聲音，已經聽慣了。』

他們並肩坐在一張貴妃榻上。斐立問道，『他呢？』

『到學校去了。』

『好，正好，今晚上我們可以出去歡樂一會。 你知道我們在不久要來一個大

暴動麼？我們所做底事說不定過兩三天後還有沒有性命，且不管它，快樂一會是一會。快穿衣服去，我們就走。』

『斐立，我已經告訴過你好幾次了。我們從前爲社會爲個人底計畫，我想都是很笨，很沒理由，還是打消了罷。』

『呀，你又來哄我！』

『不，我並不哄你。我將盡我這生愛敬你。同時我要懺悔從前對於他一切的誤解，以致做出許多對不起他和你底事。』她底眼睛一紅，珠淚像要滴出來。

卓先生失驚道，『然則你把一切的事都告訴他了。』

『不，你想那事是一個妻子應當對她底丈夫說底麼？如能避免掉，我永遠不對他提及。』她哭起來了。她接着說，『把從前底事忘記了罷。我已定志不離開他。當然我只理會他於生活上有許多怪癖，沒理會他有很率真的性情，故覺得他很討厭，現在我已明白了他，跟他過得好好地，捨不得與他分離了。』

在卓先生心裏，這是出於人意料之外底事情。他想那麼伶俐的志能會愛上一

個半瘋的男子！她一會說他底性情好，一會說他底學問好，一會又說他底道德好，時時把夢鹿讚得和聖人一樣。他想其實聖人就是瘋子。學問也不是一般人所須要底，只要幾個書獃子學好了，人人都可以沾光。至於道德，他以爲更沒有什麼準則，壞事情有時從好道德底人幹出來。他又信人倫中所謂夫婦的道德更沒憑據。一個丈夫若不被他底妻子所愛，他若去同別的女人來往，在她眼中，他就是一個壞人，因此便覺得他所做底事都是壞事。男子對於女人也是如此。他沉默着，雙眼盯在婦人臉上，又像要發出大議論底光景。

婦人說，『請把從前一切的意思打消了罷，我們還可以照常來往。我越來越覺得我們底理想不能融洽在一起。你底生活理想是爲享樂，我底是爲做人。做人便是犧牲自己底一切去爲別人，若是自己能力薄弱，就用全力去幫助那能力堅強底人們。我覺得我應當幫助夢鹿，所以寧把愛你底情犧牲了。我現在才理會在世上還有比私愛更重要的事，便是同情。我現在若是離開夢鹿，他底生活一定要毀了，延禧也不能好好地受教育了。從前我所看底是自己，現在我已開了眼，見到

別人了。』

『那可不成，我什麼事情都爲你預備好了。到這時候你才變卦！』他把頭掉過一邊，沈吟地說，『早知道是這樣，你在巴黎時爲什麼引誘我，累我跟着你東跑西跑。』

婦人聽見他說起引誘，立刻從記憶底明鏡裏映出他們從前同在巴黎一個客店裏底事情。她在外國時，一向本沒曾細細地分別過朋友和夫婦是兩樣的。也許是在她底環境中，這兩樣底界限不分明。自從她回國以後，尊敬夢鹿底情一天强似一天，使她對於從前的事情非常地慚愧。這並不是東方式舊社會底勢力和遺傳把她揪回來，乃是她底責任心與同情心漸次發展底緣故。他們兩人在巴黎始初會面，大戰時同避到英倫去，戰後又在莫斯科同住好些時，可以說是對對兒飛來飛去底。她愛斐立，早就想與夢鹿脫離關係。在外國時，夢鹿雖不常寫信，她底寡母却時時有信給她。每封信都把夫婿讚美得像聖人一般，爲母親底緣故，她對於另有愛人底事情一句也不提及。這次回家，她漸漸證實了她亡母底話，因敬愛而時

時自覺昔日所爲都是慚愧。她以羞惡心回答卓先生說，『我底斐立，我對不起你。從前種種都是我底錯誤，可是請你不要說我引誘你。我很怕聽這兩個字。我還是與前一樣地愛你，並且盼望你另找一位此我强的女子。像你這樣的男子，還怕沒人愛你麼？何必定要……』

『你以爲我是爲要妻子而娶妻，像舊社會一樣麼？男人底愛也是不輕易給人底。現在我身心中一切的都付與你了。』

『噢，斐立，我很慚愧我錯受了你底愛了。千恨萬恨只恨我對你不該如此。現在我和他又一天比一天融洽，心情無限，而人事有定，也是無可奈何底啊。總之我對不起你。』志能越說越惹起他底妒嫉和怨恨，至終不能向他說個明白。

斐立說，『你未免太自私了！你底話使我懷疑從前種種都是爲滿足你自己而玩弄我底。你到底沒曾當我做愛人看！請罷，我明白了。』

在她心裏有兩副臉，一副是夢鹿莊嚴的臉，一副是斐立可愛的臉。這兩副臉底威力一樣地可以攝伏她。斐立忿忿地抽起身來，要向外走。志能急揪着他說，

『妻立我所愛底，不要誤會了我。請你沈靜坐下，我再解釋給你聽。』

『不用解釋，我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底能幹，咽下一口唾沫，就可以撒出一萬八千個謊來。你底愛情就像你臉上底粉，敷得容易，洗得也容易。』他甩開婦人，逕自去了。她底心緒像屋角底炊煙輕輕地消散，一點微音也沒有。沒解法，掏出手帕來，掩着臉暗哭了一陣。回到自己底房裏，伏在鏡台前還往下哭。

晚飯早又預備好了。夢鹿從學校裏携回一包郵件，到他書房裏，一件一件細細地拆開看。延禧上樓去叫她，她才抬起頭來，從鏡裏照出滿臉底淚痕，眼珠紅絡還沒消退。於是她把手裏那條濕手巾扔在衣櫃裏，從抽屜取出乾淨的來，又到鏡台邊用粉撲重新把臉來勻拭一徧，然後下來。

丈夫帶着幾卷沒拆開底書報，進到飯廳，依着他底習慣，一面吃飯一面看。偶要對妻子說話，他看見她底眼都紅了，問道，『爲什麼眼睛那麼紅？』妻子敷衍他說，『方才安排櫃裏底書，搬動時，不提防教一套書打在臉上，塵土入了眼睛，到現在還沒復原呢。』說時，低着頭，心裏覺得非常慚愧。夢鹿聽了，也不十

分注意。他沒說什麼，低下頭，又看他底郵件。

他轉過臉向延禧說，今晚上青年會演底是法國革命，想你一定很喜歡去看一看。若和你嬸嬸同去，她就可以給你解釋。』

孩子當然很喜歡。晚飯後，立刻要求志能與他同去。

夢鹿把一卷從日本來底郵件拆開，見是他底母校岡山師範底同學錄，不由得先找找與他交情較厚底同學。翻到一篇，他忽然蹦起來，很喜歡地對着妻子說，『可怪雁潭在五小當教員，我一點也不知道！呀，好些年沒有消息了。』他用指頭指着本子上所記雁潭底住址，說，『他就住在豪賢街，明天到學堂，當要順道去拜訪他。』

雁潭是他在日本時一位最相得的同學。因爲他是湖南人，故夢鹿絕想不到他會廣州當小學教員來。志能間當聽他提過好幾次，所以這事使他喜歡到什麼程度，她已理會出來。

孩子吃完飯，急急預備到電影院去。她晚上因日間底事，很怕夢鹿看出來，

所以也樂得出去避一下。她裝飾好下來，到丈夫身邊，拍着他底肩膀說，『到時候自己睡去，不要等我們了。你今晚上在書房睡罷，恐怕我們回來晚了攪醒你。你明天不是要一早出門麼？』

夢鹿在書房一夜沒曾閉着眼，心裏老惦念着一早要先去找雁潭。好容易天亮了。他爬起來，照例盥漱一番，提起書包也沒同妻子告辭，便出門去了。

路上底人還不很多，除掉賣油炸膾底便是出殯底。他拐了幾個灣再走過幾條街便是雁潭底住處。他依着所記底門牌找才知道那一家早已搬了。他很惆悵地在街上徘徊着，但也沒有辦法，看看錶已到上課底時候，赶緊坐一輛車到學校去。

早晨天氣還好，不料一過晌午，來去無常的夏雨越下越大。夢鹿把應辦底事情都趕着辦完，一心只惦着再去打聽雁潭底住址。他看見那與延禧同級底女生丁鑑手裏拿着一把黑油紙傘，便向她借，說，『把你底雨傘借給我用一用。若是我趕不及回來，你可以同延禧共坐一輛車回家。明天我帶回來還你。』他掏出幾毛錢交給她，說，『這是你和延禧底車錢。』女孩子把傘遞給他，把錢接過來，說聲

『是』，便到休息室去了。夢鹿打着傘，在雨中一步一步慢移。一會，他走遠了，只見大黑傘把他蓋得嚴嚴地，直像一朶大香蕈在移動着。

他走到豪賢街附近底派出所，爲要探聽雁潭搬到那裏，只因時日相隔很久，一下子不容易查出來。無可奈何，只得沿着早晨所走底道回家。

一進門，黃先生已經在客廳等着他。黃先生說『東野先生想不到我來找你罷。』他說，『實在想不到。你一定是又來勸我接受校長底好意，加我底薪水吧。』

黃先生說，『不，不。』我來不爲學校底事，有一個朋友要我來找你到黨部去帮忙，不是專工底，一星期到兩三次便可以了。你願意去幫忙麽？』

夢鹿說，『辦這種事底人材濟濟，何必我去呢？況且我又不喜歡談政治，也不喜歡當老爺。我這一生若把一件事做好了，也就够了，在多方面活動，個人和社會必定不會產出什麽好結果。我還是教我底書罷。』

黃先生說，『可是他們急於要一個人去幫忙，如果你不願去，請嫂夫人去如何？』

『你問她，那是她底事。她昨天已對我說過了，我也沒反對她去。』他於是向着樓上叫志能說，『妹妹，妹妹，請你下來，這裏有事要同你商量。』妻子手裏打着線活，慢慢地踱下樓來。他說，『黃先生要你去辦黨，你能辦麼？我看你有時雖然滿口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若眞是教你去做，你也未必能成。』妻子知道丈夫給她開玩笑，也就順着說，『可不是，我那有本領去辦黨呢？』

黃先生攔着說，『你別聽夢鹿兄底話，他總想法子攔你，不要你出去做事』，他說着，對夢鹿笑。

他們正在談着，孩子跑進來說，『嬸嬸外面有一個人送信來，說要親自交給你。』她立時放下手活說了一聲「失陪」，便隨着孩子出去了。夢鹿目送着她出了廳門，黃先生低聲對他說，『你方才那些話，她聽了不生氣麼？這教我也很難為情。你這一說，她一定不肯去了。』夢鹿回答說，『不要緊，我常這樣的話激她。我看現在有許多女子在公共機關服務，不上一年半載若不出差錯，便要厭膩她們底事情，尤其是出洋回來底女學生，裝束得怪模怪樣，講究底都是宴會跳舞，那會為

所要做底事情預備過？她還算是好的。回國後還不十分洋化，可喜歡談政治。辦黨底事情她也許會感興趣，只與我不相投便了。但無論如何，我總不阻止她，只要她肯去辦就成。』

他們說着，妻子又進來了。夢鹿問，『誰來底信，那麼要緊？』

妻子恤慎地說，『是卓先生底。那個人做事，有時過於鄭重，一封不要緊的信，也值得這樣張羅！』說着，一面走到原處坐下做她底活。

丈夫說，『你始終沒告訴我卓先生是幹什麼事底人。』妻子沒說什麼。他怕她有點不高興，就問她黃先生要她去辦黨底事，她答應不答應。她沒有拒絕，算是應許了。

黃先生得了她底應許，便站立起來。志能止住說，『現在快三點鐘，請坐一回，用過點心再走未晚。』

黃先生說，『我正要請東野先生一同到會賢居去喫炒粉，不如我們都去罷。也把延蘇帶去。』

她說，『家裏雇着廚子，倒叫客人請主人出去外頭吃東西，實在難為情了。』

夢鹿站起來，向窗外一看，說，『不要緊，天早晴了。黃先生既然喜歡會賓居，讓我做東，我們就一同陪着走走罷。』

妻子走到樓梯旁邊順便問她丈夫早晨去找雁潭底事。他搖搖頭說，『還沒找着，過幾天再打聽去。他早已搬家了。』

妻子換好衣服下來，一手提着鏡囊，一手拿着一個牛奶瓶子。對丈夫說。『大哥，你今天忘了喝你底奶子了，還喝不喝？』

『噢，是的，我們正渴得慌，三個人分着喝完再走罷。』

妻子說『我不喝，你們二位喝罷。我叫他們拿兩個杯來。』她順手在門邊按電鈴。丈夫說，『不必攪動他們了，這裏有現成的茶杯，為什麼不拿出來用？』他到牆角，把那古董櫃開了，拿出一個茶盌，在抽屜裏拿出一張白紙來揩拭幾下然後倒滿了一杯遞給客人。黃先生讓了一回，就接過去了。他將瓶子送到唇邊，把剩下底奶子全灌入嘴裏。

妻子不覺笑起來，對客人說，『你看我底丈夫，喝牛乳像喝汽水一樣。也不怕教客人笑話。』正說着，老媽子進來，妻回頭對她說，『沒事了，你等着把瓶子拿去吧。噢，是的，你去把延少爺找來。』老媽應聲出去了。她又轉過來對黃先生笑說，『你見過我丈夫底瓶子書架麼？』

『哈，哈，見過！』

夢鹿笑着對黃先生說『那有什麼希奇。她給我換了些很笨的木櫃，我還覺得不方便哪。』

他們說着，便一同出門去了。

（四）

殷勤的家雀一破曉就在屋角連跳帶噪，爲報睡夢中人又是一天底起首。延禧看見天氣清朗，吃了早飯，一溜烟地就跑到學校園裏種花去了。

那時學校底時計指着八點二十分，夢鹿提着他底書包進教務室，已有幾位同事底先在那裏預備功課。不一會，上課鈴響了。夢鹿這一堂是教延禧那班底歷史

，鈴聲還沒止住，他已比學生先入了講堂，在黑板上畫沿革圖。

他點名點到丁鑑，忽然想起昨天借了她底雨傘，應許今天給帶同來，但他忘記了。他說，『丁鑑，對不起，我忘了把你底雨傘帶同來。』

丁鑑說，『不要緊，下午請延禧帶來，或我自己去取便了。』

她說到「延禧」時，同學在先生面前雖不敢怎樣，坐在延禧後面底却在暗地推着他底背脊。有些用書擋着向到教壇那面，對着她裝鬼臉。

夢鹿想了一想，說『好，我不能失信，我就赶回去取來還你罷。下一堂是自由習作，不如調換上來，你們把文章做好，我再給你們講歷史。待我去請黃先生來指導你們。』他果然去把黃先生請來，對他說如此這般，便急跑回家辦那不要緊的大事去了。大家都知道他底瘋氣，所以不覺得希奇。

這芳草街底寓所，忽然門鈴怪響起來。老媽子一開門，看見他跑得氣喘喘地，問他什麼原故，他只回答『拿雨傘！』

老媽子看着他發怔，因爲他想早晨底天氣很好。妻子在樓上問是誰，老媽子

替同答了。她下來看見夢鹿額上點點底汗，忙用自己底手巾替他擦。她說，『什麼事體，値得這樣着急？』

他喘着說，『我忘了把丁鑑底雨傘帶同去！到上了課，才記起來，眞是對不起她！』說完拿着雨傘翻身就要走。

妻子把他揪住說，『爲什麼不坐車子同來，跑得這樣急喘喘地？且等一等，僱一輛車子同去罷。小小事情，也値得這麼忙，明天帶同去給她不是一樣麼？看你跑得這樣急，若惹出病來，待要怎辦？』

他不由得坐下，歇一回，笑說，『我怎麼沒想到坐車子同來！』妻子在一傍替他拭額上底汗。

女僕僱車同來，不一會，門鈴又響了。妻子心裏像預先知道來底是誰，在老媽子要出去應門底時候告訴她說，『若是卓先生來，就說我不在家。』老媽子應聲『哦』便要到大門去。

夢鹿很詫異地對妻子說，『怎麼你也學起官僚派頭來了！明明在家，如何撒

謊？』他拿着丁鑑底雨傘，望大門跑。女僕走得慢，門倒教他開了，來底果然是卓先生！

『夫人在家麼？』

『在家。』夢鹿回答得很乾脆。

『我可以見見她麼？』

『請進來罷。』他領着卓先生進來，妻子坐在一邊，像很納悶。他對妻子說，『果然是卓先生來。』又對卓先生說，『失陪了，我還得到學校去。』

他回到學校來，三小時底功課上完，已經是十一點半了。他挾着習作本子跑到教務室去。屋裏只有黃先生坐在那裏看報。

『東野先生，功課都完了麼？方才習作堂延禧問我「安琪兒」怎解，我也不曉得要怎樣給他解釋，只對他說這是外國話，大概是「神童」或是「有翅膀底天使」底意思。依你底意思，要怎樣解釋？可怪人們偏愛用西洋翻來的字眼，好像西洋底老鴉也叫得比中國底更有音節一般。』

『你說底大概是對的。這些新名詞我也不大高明。我們從前所用底字眼被人家罵做「盲人瞎馬的新名詞」，但現在越來越新了，看過之後，有時總要想了一陣，才理會說底是什麼意思。延禧最喜歡學那些怪字眼。說他不懂呢？他有時又寫得像一點樣子。說他懂呢？將他底東西拿去問他自己，有時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們試找他底本子來看看。』

他拿起延禧底卷子一翻，看他自定底題目是「失戀的安琪兒，」底下加了兩個字「小說」在括弧當中。夢鹿和黃先生一同念。

『失戀的安琪兒，收了翅膀，很可憐變成一隻灰色的小飄鴨，在那薔薇色的日光底下顫動。嘴裏呪詛運命的使者，說：「上帝呵，這是何等異常的不幸呢？」赤色的火燄像微波一樣跟着夜幕驀然地捲來，把她女性的美麗都吞咽了！這豈不又是一場赤色的火災麼？』

黃先生問，『什麼叫做「灰色的，」「赤色的」「火災」「上帝呵」等等，我全然不懂！這是什麼話！』

夢鹿也笑了。『這就是他底筆法。他最喜歡在報上雜誌上抄襲字眼，這都是從他口袋裏那本自抄底袖珍錦字翻出來底。我用了許多工夫給他改，也不成功。只得隨着他所明白底順一順罷了。』

黃先生一面聽着，一面提着書包望外走。臨出門時，對夢鹿說，『昨天所談底事，我已告訴了那位朋友，不曉得嫂夫人在什麼時候能見他？』

夢鹿說『等我回去再問問她罷，』他整整衣冠，把那些本子收在包裹，然後到食堂去。

下午功課完了，他又去打聽雁潭底地址，他回家底時候恰打六點。女僕告訴他太太三點鐘到澳門去了。她遞給他一封信。雁潭拆開一看，據說是她底姑母病危，電信到時已到開船時候，來不及等他。她應許三四天後回家。雁潭心裏也很難過，因爲志能底親人只剩下在澳門底姑母，萬一有了危險，她一定會很傷心。

他到書房看見延禧在那裏寫字，便對他說，『你嬸嬸到澳門去了，今晚上沒有人給你講書。你喜歡到長堤走走麼？』孩子說，『好罷，我跟叔叔去。』他又

把日間所寫底習作批評了一會，便和他出門去。

(五)

志能去了好幾天沒有消息，夢鹿也不理會。他只一心惦着找雁潭底下落，下完課，就在豪賢街一帶打聽。

又是一個下午，他經過一條小巷，恰巧遇見那個賣過鼠肉餛飩底。夢鹿已經把他忘掉，但他一見便說，『先生，這幾天常遇見，莫不是新近從別處搬到這附近來麼？』夢鹿略一定神才記起來。他搖頭說，『不，我不住在這附近。我只要找一個朋友。』他把事由給賣餛飩底述說一遍。眞是湊巧，那人聽了便說他知道。他把那家底情形對夢鹿說。夢鹿喜出望外，連說『對對！』他謝過那人，一直走到所說底地址。

那裏是個營業底花園。花匠便是園主，就在園裏一座小屋裏住。挨近金魚池那邊還有兩座小屋，一座堆着肥料和塘泥，傍邊一座，屋脊上瓦塊凌亂，間用茅草補蓋着，一扇殘廢的蠔殼窗，被一枝黏滿泥漿底竹竿支住。地上一行小坳，是

屋簷底溜水所滴成。破門裏便是一廳一房，窗是開在房中底南牆上，所以廳裏比較地暗

廳上只有一張黃到帶出黑色底破竹床，一張三脚不齊底桌子，還有一條長凳。牆下兩三個大小不等欲裂不裂底破烘爐，落在地下一掬燒了半截底雜柴。從一個爐裏底殘灰中還隱約透出些少零星的紅燄。壁上除被炊烟薰得黝黑以外，沒有甚麼裝飾。桌上放着兩雙筷子和兩個碗，一碗盛着不曉得喫過多少次底腐乳，一碗盛着蘿蔔，還有幾莢落花生分散在舊報紙上。夢鹿看見這光景，心裏想一定是那賣餛飩底說錯了。他站在門外躊躇着，不敢動問屋裏底人。在張望間，一個二十左右底女孩子從裏間扶着一位瞎眼底老太太出來。她穿底雖是經過多數次補綴底衣服，却還光潔。黑油油的頭髮，映着一副不施脂粉底黃瘦臉龐，若敎她披羅戴翠，人家便要讚她淸俊；但是從百補的布衫襯出來，可就差遠了。

夢鹿站了一會，想着雁潭底太太雖曾見過，可不像裏頭那位底模樣， 想還是打聽明白再來。他又到花匠那裏去。

屋裏，女兒扶着老太太在竹床上，把筷子和飯碗遞到她手裏。自己對坐在那條長凳上，兩條腿夾着桌腿，爲底是使他不左右地搖幌。因爲那桌子新近缺了一條腿，她還沒叫木匠來修理。

『娘，今天有你喜歡底蘿蔔。』女兒隨即挾起幾塊放在老太太碗裏。那蘿蔔好像是專爲她預備底。她還把花生剝好，盡數給了母親，自己底碗裏只有些腐乳。

『慧兒你自己還沒得喫，爲什麼把花生都給了我？』其實花生早已完了，女兒恐怕母親知道她自己沒有，故意把空莢捏得嚗嚗地響。她說，『我這裏還有呢。』正說着，夢鹿又回來，站在門外。

她回頭見破門外那條泥濘的花徑上，一個穿藍布大褂底人在那裏徘徊。起先以爲是買花底人，並不介意。後來覺得他只在門外探頭探腦，又以爲他是「花公子」之流，急得放下飯碗，要把關不嚴的破門掩上。因爲向來沒有人在門外這樣逗留過，女孩子底羞恥心使她忘了兩腿是替那三腿不齊底桌子支撐着底，起來時，不提防，砰然一聲，桌子翻了！母親底碗還在手裏，桌上底器具滿都摔在地上，

碎底碎，缺底缺，裂底裂了。

『什麼原故？怎麼就滑倒了？』瞎母親雖沒生氣，却着急得她手裏底筷子也掉在地上。

女兒沒回答她，直到門邊，要把破門掩上。夢鹿已進一步踏入門裏。他很和藹地對慧兒說『我是東野夢鹿，是雁潭哥底老同學。方才才知道你們搬到這裏來。想你，就是環妹罷？我雖然沒見過你，但知道你。』慧兒不曉得要怎樣回答，門也關不成，站在一邊發楞。夢鹿轉眼看見瞎老太太在竹床上用破袖掩着那聲淚具盡底臉。身邊放着半碗剩下底稀飯，地下破碗底片屑與菜醬狼藉得很。桌子翻倒底時候，正與他脚踏進來同時，是他眼見底。他俯身把棹子扶起來，說，『很對不起，攪擾你們底晚飯。』女兒這才蹲在地上，收拾那些殘屑。屋裏三個人都靜默了，夢鹿和女孩子撿着碎片，只聽見一塊一塊碗片相擊底聲。他總想不到雁潭底家會窮到這個地步。少停，他說一聲『我一會兒回來。』便出門去了。

原來雁潭于前二年受聘到廣州，只授了三天課，就一病不起。他有兩個妹妹

，一個名叫翠環，一個就叫慧兒。他底妻子是在東洋時候娶底。自他死後，不久便投到無着菴帶髮修行去了。老母因兒子死掉，更加上兒媳婦出家，傷悲已極。去年忽然來了一個人，自稱爲雁潭底朋友，獻過許多殷勤，不到四個月，便送上二百元聘金，把翠環娶去。家人時常聚在一起，很熱鬧了一些時日。但過了不久，女婿忽然說要與翠環一同到美國留學去。他們離開廣州以後大約二十天，翠環在太平洋中來信，說她已被賣，那人也沒有縱跡了！

一天，母親忽得了一封沒貼郵票底欠資信，拆開是一幅小手絹，寫着，『環被賣，決計蹈海，痛極，書不成字。兒血。』他知道事情不好，可是「外江人」旣沒有親戚，又不詳知那人底鄉里，幫忙底只有她自己底眼淚罷了。她本有網膜炎，每天緊握着那血絹哭時便將它拭淚。

母親哭瞎了，也沒地方訴寃枉去。慧兒想着家裏旣有了殘疾的母親，又沒有生利底人，於是不得不輟學。豪賢街底住宅因拖欠房租也被人驅逐了。母女們至終搬到這花園底破小屋。慧兒除些做活計，每天還替園主修葉，養花，飼魚，汲

水，凡園中輕省的事，都是她做，藉此過活。

自她們搬到花園裏住，只有兒媳婦間中從菴裏回來探望一下。夢鹿算是第一個男子，來拜訪她們底。他原先以爲這一家搬到花園裏過清幽的生活，那知道一來到，所見的都出乎他意料之外。

慧兒把那碗涼粥仍舊倒在沙鍋裏，安置在竹床底下。她正要到門邊拿掃帚來掃地，夢鹿已捧着一付磁碗盤進來說，『舊的碎了，正好換新的。我知道你們這頓飯給我攪擾了，非常對不起。我已經敎茶居裏給你們送一盤炒麵來，待一會就到了。』瞎母親還沒有說什麼，他自己便把條長櫈子拉過一邊來坐下。他說，『眞對不起，驚擾了老伯母。伯母大概還記得我。我就是東野夢鹿。』

老太太聽見他底聲音，只用小手巾去擦她閤盲的眼。慧兒在傍邊向夢鹿搖手，敎他不要說。她用手勢向他表示她哥哥已不在人間。夢鹿在訪問雁潭住址底時候，也曾到過第五小學去打聽。那學校底先生們告訴他雁潭到校不到兩個星期便去世，家眷原先住在豪賢街以後搬到那裏或同籍，他們都不知道。他見老太太雙

瞑看不見，料定是傷心過度。當然不要再提起雁潭底名字。但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他楞着，坐在一邊。還是老太太先用顫弱的聲音告訴他兩年來底經過。隨後又說，『現在我就指望着慧兒了。』她拉着女兒的手對她說『慧兒，這就是東野先生。你沒見過他，你就稱他做夢鹿哥哥罷。』她又轉向夢鹿說，『我們也不知道你在這裏，若知道，景況一定不致這麼苦了。』

夢鹿嘆了一聲說，『都是我嬾得寫信所致。我自從囘國以後，只給過你們兩封信。那都是到廣州一個月以內寫底。我還記得第二封是告訴你們我要到梧州去就事。』

老太太說，『可不是！我們一向以爲你在梧州。』

夢鹿說，『因爲岳母不肯放我走，所以沒去得成。』

老太太又告訴他，『二兒和二媳婦在辛亥年正月也到過廣州。但自四月以後，他們便一點消息也沒有。後來才聽他底朋友們說他們倆在三月廿九晚底革命被人殺死了。但他們底小嬰孩，可惜也沒下落。我們要到廣州也是因爲打聽他們底

下落。直到現在，一點死活底線索都找不出來，雁潭又死了！』她說到此地，悲痛的心制止了她底舌頭。

夢鹿傾聽着一聲也沒響，到聽見老太太說起三月廿九底事，他才說，『二哥我沒會過。因爲他在東京，我在岡山，他去不久，我便回國了。他是不是長得像雁潭一樣？』

老太太說，『不，他瘦得多。他不是學化學底麽？庚戌那年，他同上海結婚，在家裏製造什麽炸藥，不留神把左臉炸傷了，到病好以後，却只丟了一個耳朶。』

他聽到此地，立刻站起來說，『嚇！眞的！那麽令孫現在就在我家裏。我這十幾年來底迷，到現在才猜破了。』於是他把當日底情形細地述說一遍，並告訴她延禧最近的光景。

老太太和慧兒聽他這一說，自然轉愁爲喜。但老太太忽然搖頭說，『沒用處，沒用處，慧兒怎能養得起他。我也瞎了，不能看見他，帶他回來有什麽用哴？』

夢鹿說，『當然我要培養他，敎他成人，不用你掛慮。你和二妹都可以搬到

我那裏去住。我那裏有底是房間。我方才就這樣想着，現在加上這層關係，更是義不容辭了。後天來接你們。』他站起來說聲「再見」，又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放在棹上說，『先用着罷，我快同去告訴延禧，教他大快樂一下。』他不等老太太說什麼，大踏大步跳出門去。在門外窗下那枝支着蠔窗底竹竿，被他底脚踏着，窗戶立即落下來。他自己也絆倒在地上，起來時，濺得一身泥。

慧兒趕着送出門，看他在那裏整理衣服，說，『我給你擦擦罷。』他說聲，『不要緊不要緊。』便出了園門。在道上又遇見那賣餛飩底。夢鹿直向着他行禮道謝。他莫名其妙，看見走遠了手裏有意無意地敲着竹板，自己說，『嚇！真奇怪啦！』

（六）

夢鹿回到家中，便嚷『延禧延禧』。但沒聽見他回答。他到小孩底屋裏，見他伏在棹上哭。他撫着孩子底背，問，『又受什麼委曲啦，好孩子？』延禧搖着頭，抽噎着說，『嬸嬸在天字碼頭給人打死了！』孩子告訴他午後跟同學們到長堤去玩，經過天字碼頭見一羣人圍着刑場，聽說是鎗斃什麼反動份子，裏頭有五六個女

的，他底同學們都鑽入人圈裏頭看，出來告訴他說，人們都說裏頭有一個女的是法國留學生名叫志能。他們還斷定是他嬸嬸。他聽到這話，不敢鑽進去看，一氣地跑回家來。

夢鹿不等他細說，赶緊跑上樓，把他妻子底東西翻查一下。他一向就沒動過她底東西，所以她底秘密，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打開那個小黑箱，翻出一叠一叠底信，多半是洋文，他看不懂。他搖搖頭自己說，『不致於罷？孩子聽錯了罷？』坐在一張木椅上，他搔搔頭，搓搓手，想不出理由。最後他站起來，抽出他放錢鈔底抽屜，發現裏頭多出好些張五十元底鈔票，還有一張寫給延禧底兩萬元支票。

自從志能回家以後，家政就不歸夢鹿管了。但他用底錢，妻子還照數目每星期放在他底抽屜裏。夢鹿自妻子管家以後，用錢也不用預算了。他抽屜裏放着底，在名目上是他每月底薪水，但實際上，志能每多放些，爲底是補足他臨時或意外底費用。他喜歡周濟人，若有人來求他幫助，或他所見底人，他若認爲必得資

助底，就資助他。但他一向總以爲是用着他自己底錢，決不想到已有許多是志能底補助費。他數一數那疊五十元底鈔票，才縐着肩頭想：我那裏來底這麽些錢呢？莫不是志能知道她要死，留給我作埋葬費底麽？不，她決不會去幹什麽秘密工作。不，她也許會。不然，她怎麽老是鬼鬼祟祟，老說去赴會，老跟那卓先生在一起呢？也許那卓先生是與她同黨罷？不，她決不是，不然，她爲什麽又應許黃先生去辦市黨部呢？是與不是底懷疑，使他越想越玄。他把鈔票放在口袋裏，正要出房門，無意中又看見志能鏡台底下押着一封信。他抽出來一看，原來就是前幾天卓先生送來底那封信，打開一看：滿是洋文。他把從箱子檢出來底和那一封一起捧下樓來，告訴延禧說，『你快去把黃先生請來。請他看看這些信裏頭說底都是甚麽。快去，馬上就去。』他說着，自己也就飛也似地出門去了。

他一氣跑到天字碼頭，路上底燈還沒有亮，可是見不着太陽了。刑場上圍觀底人們比較少些。笑罵底有人，談論底有人，咒咀底也有人，可是垂着頭發憐憫心底人，恐怕一個也沒有。那幾個女屍躺在地上裸露着，因爲衣服都給人剝光了。

人們要她們現醜，把她們排成種種難堪的姿勢。夢鹿走進人圈裏，向着陳屍一個一個地細認。談論和旁觀底人們自然笑用侮的態度來對着他。他搖頭說，『這像什麼樣子呢！』說着，從人叢中鑽出來，就在長堤一家百貨店買了幾匹白布，還到刑場去。他把那些屍體一個一個放好：還用白布蓋着。天色已漸次昏黑了。他也認不清那個是志能屍體，只把一個他以爲就是底抱起來，便要走出人圈外，兩個守兵上前去攔他，他就和他們理論起來，罵他們和觀衆沒道人和沒同情心，旁觀底人見他太殺風景，有些罵他，『又不是你底老婆，你管這許多閒事。』有些說，『他們那麼搗亂，死有餘辜，何必這麼好待他們？』有些說，『大概他也是反動份子罷！』有些說，『他這樣做便是反動！』有些嚷『打』，有些嚷『殺』，嘈雜的聲音都向着夢鹿底犯衆的行爲發出來。至終有些兵士和激烈的人們在羣衆喧嘩中，把夢鹿包圍起來，拳脚交加，把他打個半死。

巡警來了。夢鹿已經暈倒在血泊當中。羣衆還要求非把他送局嚴辦不可。巡警搜查他底口袋才知道他是誰，於是爲他雇了一輛車，護送他回家。方才蓋在屍

頭底白布，在他被扛上車時，仍舊一絲也沒留存。那些可憐的屍體仍裸露在鐵石般的人圈當中，像已就屠底猪羊，毛被刮掉，橫倒在屠戶門外一般。

夢鹿躺在床上已有兩三天，身上和頭上底傷稍微好些，不過那雙眼和那兩隻胳臂不見得能恢復原狀。黃先生已經把志能底那疊信細看過一遍，內中多半是卓先生給底情書，間或談到政治。最後那封信，在黃先生看來，是志能致死底關鍵。那信底內容是卓先生一方面要她履行在歐洲所應許底事。一方面說時機緊迫，暴動在兩三天以內便要辦到。他猜那一定是黨底活動。但他一句也不敢對夢鹿說起。他看見他底朋友在床上呻吟着怪可憐的，便走到他跟前問他要什麼。夢鹿說把孩子叫來。

黃先生把延禧領到床前，夢鹿對他說，『好孩子，你不要傷心，我已找着你底祖母和你姑姑了。過一兩天請黃先生去把她們接來同住。她們雖然很窮，可是你嬸嬸已給了你兩萬元。萬一我有什麼事故，還有黃先生可以照料你們。』孩子哭了。黃先生在旁邊勸說，『你叔叔過幾天就好了，哭什麼？回頭我領你去見你祖

母去。』他又對夢鹿說，『東野先生不必太失望，醫生說不要緊。你只放心多歇幾天就可以到學校上課去。你歇歇罷，待一會我先帶孩子去見見他祖母，一切的事我替你辦去得啦。』他拉着延禧下樓來，教他先去把醫生找來，再去見他祖母。

他在書房裏踱着，忽聽見街門底鈴響，便出去應門。冲進來底不是別人乃是志能。黃先生瞪眼看着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志能問，『爲什麼這樣看我。』

黃先生說，『大嫂！你⋯你⋯』

『說來話長，我們進屋裏再談罷。』

黃先生從她手裏接了一個小提包，隨手掩上門。

志能問『夢哥呢？』

『在樓上躺着咧。』

『莫不是爲我走，就氣病了？』

『唔！唔！』

他們到書房去。志能坐定，對黃先生說，『我實在對不起任何人，但我已盡了我底能力了。』

黃先生不明白她底意思，請她略爲解釋一下。志能便把她從前和卓先生在政治上秘密活動底經過略說了一遍。又說她不久才與他們脫離關係，因爲對於工作底意見不同底原故。那天，她走底那天，卓先生來說他們底機密洩漏了，要藏在她家裏暫避一兩天。她沒應許他，恐怕連累了夢鹿。她教他到澳門去避一下。不料他出門不久便有人打電話來說他在道上教人捉住了。她想她有幾位住在澳門底朋友與當局幾位要人很有交情，便留下一封信給夢鹿，匆匆地出門，要搭船到那裏去找他們，求他們緩救。剛一出門，她又退回來。她怕萬一她也遭卓先生一樣的命運，在道上被人逮去。在自己底房裏坐下，想了一會，她還是不顧一切，決定要去冒這分險，於是把所餘的現錢都移放在夢鹿底抽屜裏，還簽了一張支票給延禧。她想着縱然她底目的達不到，不能回家，夢鹿們底生活一時也不致於受障礙。那時離開船底時候已經很近，她在匆卒間什麼都來不及檢點，便赶到碼頭

去了。

她到澳門，朋友們雖然找着，可都不肯援助，都說案情重大，不便出面求情，省得擔當許多工干係。在澳門奔走了好幾天，一點結果都沒有，不得已，只有回家。她在回家以前，已經知道許多舊同志們底命都完了。

志能說了許久，黃先生只是傾耳聽着。她很懊惱地說，『我希望這些事永遠不會教我丈夫知道。我很慚愧我不是一個好妻子，也不是一個好愛人，更不是一個革命家。最使我心痛底是我底行為證明了他們底話說：有資產底人們是不會革命底。』

黃先生說，『他已多少知道一點你們底事。但你也不必悔恨，因為他叫你去後，一點忿恨的神氣却未曾發露出來，可見他還是愛你。至於說你不革命底話，那又未必然。你不是應許到黨部去幫忙麼？那不也是革命工作麼？』

志能很詫異地說，『他怎樣知道呢？』

『你們底通信，他都教我看過，但我沒告訴他什麼。』黃先生又把夢鹿在刑場

上被打底情形告訴她。

她說，『不錯，是有一個王志能女士，但他們用底都是假名字。這次不幸卓先生也死在裏頭。』她說時，現出很傷感的模樣。她沉吟了一會，站起來，說，『好罷，我要去求他饒恕。我要將一切的事情都告訴他。』

黃先生也站起來說，『你得仔細一點，醫生說他底眼睛和胳膊都被打壞了。縱然能好，也是一個殘廢人了。所以最好先別對他說這些事。自然我知道他一定會饒恕你，但你得爲他忍一忍。』

志能底眼眶紅了。黃先生說，『我同你上去，等延禧回來，再同他去見他祖母。你知道東野先生最近把那孩子底家世發現了。一會他自然會告訴你。』志能沒說什麼，默默地隨着上樓。

『東野先生，你看誰同來了！東野先生！』黃先生把門打開讓志能進去，然後反扣上門，一步一步下樓去等候延禧。

附錄：狐仙（獨幕劇）

人物（年齡都在三十以下）

張玄（省作張。）

言理　張玄底朋友。（省作言。）

樂其生　張玄底未婚妻，扮作大姊。（省作大。）

樂我生　其生妹，安惠底舊同學，扮男子。（省作我。）

安惠　言理底未婚妻，扮作桂姊。（省作桂。）

二姊、三姊、四姊　其生底同學。

其他。

時間　民國十四年中秋節。

地點　廬山附近。

佈景　暗幽的山林。

正在中秋節晚上，林下花草底顏色隱約可辨。草間時閃着幾點螢火。左邊有個石洞，微細的流水聲從洞邊送出來，一條小徑從洞口延至洞後。右邊叢林底下有可坐的岩石。幕開時，除了幾點螢火和細微的水聲，四面都很寂靜，薄雲一度一度遮住月光使林中明暗不定。

稍停，張玄和言理上，慢走着。

言　（對張搖手）我不信有什麼狐仙，你別寃我。

張　（笑）我不寃你。我們且找一個地方來賞賞山林裏底中秋月，先別管他有沒有狐仙罷。你每早在家裏只和妹姊們爭瓜果喫，倒也喫得膩了。今晚上我們可以在此地談到中夜，如果遇不着狐仙，我們才回家去，你說好不好？

言　如眞遇着狐仙呢？

張　那就不回去了！哈哈！

言　看你這人，腦子裏眞是滿了浪漫的迷信。我想世人以爲不可能的事，在你心裏都是可能的。我不但不信那些牛鬼蛇神，且不喜歡與你作深夜的閒談，怕底是……

張　咦，不信狐仙，倒怕鬼。今晚上鬼門關不開，不說三更，就是四更五更也沒有鬼能出來，不要害怕。

言　嚇，我豈怕鬼。有鬼來更好。我怕底是你淘氣起來，在黑暗裏不好治你。

張　我今晚倒不至於淘氣，但盼望有狐仙來平你底氣。

（走到叢林底下底岩石上頭。四圍望。）

言　好淸幽的地方。那黑洞就是你所說狐仙住底麼？

張　對啦。

言　很不像。

張　那麼，你也見過別底眞狐狸洞？

言　我們就在此地坐下罷，管他眞的或假的？（同坐。）方才出門底時候，你要對

我說什麼？

張　我忘記了。今晚上在這裏閒談還用挑題目麼？我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便了。你不信狐仙，我就給你說狐仙罷。

言　好個蒲留仙底徒弟！

張　不然，你要我說什麼？

言　今天給你纏了一天，我總沒有工夫問起你的事情。聽說你結識了此地一位樂小姐，訂了婚約，還瞞着不告訴我。到底她是個什麼樣的人，你何妨說說，將來相會底時候才有話可以攀談。你知道一個男子對於初見面底女友，若能預先知道她底來歷，對她說幾句景仰的客套，就能使她很高興。

張　哈，好個心理分析家！我與其生底事大概都如別人對你說底。在這幽靜的地方，我們不如繼續日間所談底問題。

言　又提起那問題作甚？已經與你談論了一天，還不够麼？你何必過於擔心，反正還有濟良所咧。

張　豈有此理！你又打起哈哈來了！為你眞要到濟良所去找，不說朋友們不贊成，你家裏底大小也未必應許你。

言　我不能管得那許多。在這哈哈世界裏活着，不打哈哈底是個傻子。然而我說得到，便做得到。我此後還要勸人，若曾失戀還想娶妻底都要到濟良所挑去。此中底利益很多，我且說一兩樣給你聽。第一樣，所裏婦女可以任你自由選擇。第二樣，在所裏底底知識自然不能像大學中學底學生，可是做好妻子底程度，有些還要高超一點。男子要妻子本不是要來談論學問底；要談學問，不如去找老師或學生們，若娶一個知識與我不相伴底女子，她對於我底事業，只能贊歎，不能參議，那麼，對於家庭生活上自然要少了許多紛爭。第三，……

張　不要再「第三」了。你眞是個舊理想家。我知道這都是從安惠身上，發出來底反動。你以為你已經落在失戀底境地麼？

言　「好個心理分析家！」實在告訴你罷，這不是「反動」，乃是從我心裏發出底「正動」。我還沒說完呢。第三，若是要向濟良所去選擇妻子，當然要選那

與我們底光景相孚的。那被選的女人對於她底丈夫常有恩愛存在心裏，雖然丈夫處在不順的境地，她也很容易滿足。這一點，比起那般不知足的時髦小姐們就强得多了。她們心目中底愛者，都是留學生，不是惠靈吞古，便是提摩提陵，不是歪歪鄭（讀如精），便也士也士蒯。嚇，世界裏那有許多「古靈精怪」先生！

張　別發牢騷了。你底節節失敗都在於性急，說時髦一點就是「神經過敏。」誰對於這事不曾經過一些困難，稍微受了一點刺激就着急起來，那還成麼？

言　請罷，我偏受不了女人底刺激，那事不管誰曲誰直，我總不學洋鬼風俗，雙膝跪得整整齊齊地，去向那中看不中用，白臉白頭腦底小白癡認錯。

張　你這話又說錯了。你那能看個個女子都是白臉白頭腦底小白癡？要讚美人可以用籠統的話，要詆譭人卻不能如此。你沒頭沒腦地罵一聲「禿驢」可不把全世界底和尚都遭踏了。世間有了强項的男子，才有撒嬌的女人。我想你不過是對我說來洩洩氣，你心裏卻不把女人輕看到這步田地。

言 （停一會，笑）自然，若眞輕看她們，也就不屑罵了。

張 這可不能由你隨便罵。我們對女人應當有相當的敬愛。這所謂時代潮流，不如此就不成。

言 （搖頭）我就是不喜歡這變態的時代潮流。

張 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反正這就是時代潮流。（指言指上戴着底戒指）你嘴裏說不順從，指頭上戴着底却是什麼？難道爲新娘子預備底結婚戒指也是中國底風俗？

言 （急）反正我不喜歡這樣的時代潮流。難道不結婚就不許戴戒指麼？（要除戒指）好，我就除下。

張 （止住）別急啦。這又何必？不喜歡就不喜歡是了。都是因爲你不喜歡，我們今晚才會兩個人到這裏來玩月。如果你不性急，就不致與她賭氣；不賭氣呢，也許她也會同你來這裏與我們一同過這團圓節。

言 我總看不出一同過節底好處來。

張　哦，好處可多。最先可以除滅了你這副喪氣的臉。（笑着，拍言肩）這不就能了麼？我常說，你要去看居庸關，上萬里長城，當在極寒冷的時候，同着一二位老兵在城上嘗着尖利的北風，看黃沙一陣一陣亂滲；聽軍號斷斷續續地亂吹。（作勢）那還稱不得壯游。如你偶然看見城下露出些馬骨，駝髏，有一位老將在旁邊與你講些斬將擒王底史迹，才覺得那悲壯的關山有可鑑賞可羨慕的事情現在我們底眼前。可是要到這空山來玩弄明月，得有個知心的女伴，各人披着防露底鶴氅，找一所蟲聲幽越的地方坐下，有時彈箏，有時低唱，有時長嘯，教山中底老鬼古怪都來領略那人做的雜響與自然的音樂競技，豈不典雅有趣？

言　罷了，罷了你前頭底話未免太殘忍；後頭底話又不免俗氣逼人。

張　你也會罵我俗氣逼人了。這是你所愛底中國思想呀。

言　怪不得你非約某生來不可。你方才說她自己會來，到如今卻不曾見她底影兒。我因為不曾見過她，特要藉此與她相會才同你出來底。豈料被你寃了。

張　（笑）我不寃你。她早晚一定來底。我不說她也是狐仙麼？狐仙是來無迹，

去無踪底。（指山洞）也許她已經來了，先到洞裏去與她底狐狸姊妹相會咧。

言　廢話。你又來寃我了。如果眞有狐仙住在那洞裏，咱不如趁着今晚大家進去找她們談談，看看她們底生活究竟如何。

張　唉。又怕鬼，又喜歡去惹她們。（起身執言手）來，來，來，你敢，我這就陪你進去。

言　（不動，望着洞口）怪黑的，如果你同去取一盞燈來，誰不敢進去，誰就是個女的。

張　那要藉燈光才敢進去底才是女的。

言　我並不怕什麼，只因我一向不曾來過此地，更不曾在黑夜入過洞裏，不曉得裏頭底路徑如何，若冒昧進去，回頭碰得滿頭都是瘤，全身都擦破了，那又有甚麼樂趣？更危險的，如踹着一條長蟲，可了不得。

張　這山倒沒有長蟲。（低聲作神秘態）那洞裏却有狐仙，是人人知道底。

言　別假神秘了。我不信。

張　不信，請一同進去看看。

言　你去取燈來。

張　怕麼？

言　怕什麼？我不信世間有這樣的妖怪。

張　待一會其生來，你可以問她。她從小就在此地玩大底。她也見過狐仙好幾次從那洞裏走出來。

言　誰都不問，偏要去問女子。女子本是迷信，頑固，不講理的，若去問她，當然她要說得千眞萬眞。我想住在這村裏底人個個都是半開化的，連你自號爲都會裏長底人也信那個，何況她，一向在此地長大底，那有不信之理。

張　（笑）什麼叫做半開化，我不懂。那要到濟良所去挑選妻子底才是半開化呢。因爲那和到墟集裏去買牛羊是，同一條道理。

言　（靜嘿一會）照你這樣說，「婚姻介紹所」也是野蠻，也有絕對不能辨她了。

張　可不是。（仰天笑着微嘯。）

言　（注意移轉）對呀，我們何必談這麼些廢話？許久沒聽過你嘯了。今晚非要你嘯一套巫峽猿不可。

張　我倒想嘯空林夜鬼。

言　不，一定要嘯巫峽猿，或高柳蟬也可以。空林夜鬼太淒涼了。

張　我非嘯空林夜鬼不可。

言　權當我怕鬼罷，切不要嘯那一套。

張　那麼，我隨便嘯一套罷。（想）要嘯什麼好？有了我新近製成一套月下松濤，你沒聽過，就嘯給你聽罷。

言　好極了。

（張站起來，向洞口嘯片時，微光暫從洞裏射出來。）

言　（驚訝）看！那裏頭有火！

張　（止嘯）狐仙！出來了，出來了！我底嘯聲眞個把精怪請出來了！

言　我很懷疑。

張　（故作驚狀）一定是，走罷。（舉步要走。）

言　別走，等一等，我倒要看看這到底是個什麼怪。你說見慣底，這會反害怕起來，是何道理？

張　要見慣底才懂得害怕，像你不曾見過，自然不曉得害怕快走罷，不然，我們就得藏起來。

言　他們到底現出什麼樣子來？

張　（低聲）有時很好看，有時可難看得像鬼一樣。

言　鬼又是什麼樣？

張　這回沒有工夫與你辯論，你要看光景就得快找個地方藏起來；若害怕就得快走。

言　我倒有點好奇。好罷，我們找個地方藏起來，看看有什麼動靜。

（二八藏在石邊樹蔭底下。洞裏暫亮，歌聲從裏發出來。歌板橋道情第八，

九，十。）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併。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消磨燕子，春燈。

『弔龍逢，哭比干。羡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生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言　（低聲）聽見沒有？唱着道情呢。

張　（低聲）不要做聲。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雪風關山。』

（歌罷，接着一陣笑語聲。一會，幾個古裝女子從洞裏出來，穿紫衣底是大

姊。二姊，三姊掌着一對怪形的燈籠。）

衆　（向大姊）我們以爲月亮還沒上來，看現在他已經在那山頭，給松針穿住了。

（二姊，三姊，各把燈籠支在地上。其餘作互談狀。）

大　（看月）好月色！這眞是個「明月空山，」（向二姊）我們反唱起「風雪關山」來，豈不可笑！

二　其實我們應當選些振作有爲的歌來唱，方才唱底太卸氣了。

大　可不是，我們唱了許久這樣的調子，果也唱膩了。待一會，看誰有新的調子，可以請她獻一獻巧。

二　不怕沒有人，我知道底，桂姊已有了一支。自去年今晚，我們在此地玩了一夜，就到洞庭去，現在又是人間一年了。

大　可不是。今晚上我們正好像去年一樣，在此地盡量地玩一夜。方才我們預備底消遣東西索性都搬出來罷。月色這麼明亮，在外頭玩更有趣。

二　好倒是好，不過太晚了，恐怕掌山土地不答應。

大　那怕他。反正有桂姊呢。

二　對呀，今晚上是她底日子，怕什麽？我就進去把錦氈拏來鋪在外頭。（向三姊）三姊，我們一同去把東西都搬出來罷。

三　好極了。我願意，在外頭寬暢的地方玩。

（二姊，三姊同入洞裏。）

大　（向四姊）四妹子，你今晚預備了什麽舞？她們已經進去把東西搬出來，這裏可有地方容你歌舞了。

四　要歌舞自然是外頭好，只怕桂姊不願意出來。

大　那裏底話，她如今在自己的洞裏梳裝，待一會，要出來拜月呢。你豈不知今晚是她第一千次底團圓節？滿了這次底禮拜，她就可以「闖天宮」了。（笑）。

四　大姊，「天宮」怎麽闖法？

大　（笑）不懂麽？今晚上是桂姊試顯神通底頭一個節期，若是成功，她就可以

上天入地，得着人間等等的快樂供養，毫無罣礙。若不成功，她便要再等一千年，或者從此要受盡一切人間的苦惱。

四　她要試底是什麼神通？

大　那我可不能對你說，你待一會就知道。這本是一個人一個方法，不能說得一定。不過今晚上她總要把她底狐狸臉蒙起來，不能教無論什麼人看見。凡對她說話底都要小心。她也要很小心說話，不然就有災殃。

四　怎麼我總不曉得有這同事？然則我將來也會到了像她今晚上底時節。我眞擔心，若到我底時候，眞不曉得要怎樣辦才好，我眞爲她着急。

大　到你底時候，你自己就會打主意，不用人家替你着急。你也毋須替桂姊着急。

四　我只爲她着急。因爲她平時那張嘴最沒分寸。隨意與人賭氣，今晚上，她若還是那樣，豈不壞事？

大　你倒太細心！她不會暫時忍住，閉着口不說話麼？

四　怕底是她忍不住。然而在這時候，她絕不致於再不小心。況且她要轉同原形。現着狐狸臉，一定不會說人話。

大　（笑）你明白了。我們今晚上只管看她底把戲，別的事情可以不必去理會。

四　正是。我們可以靜靜地瞧着。

（二姊，三姊同持小地氈出來，鋪在地上。）

二　（對衆）你們都進去幫忙把那些東西搬出來罷。桂姊說索性在外頭玩一個通宵呢。

大　好，我們都進去幫忙搬些東西出來罷。

（同下。張言從石邊出。）

言　眞個見鬼！

張　（急掩言口）別聲張。你想看光景，就不要大驚小怪地嚷。

言　我總不信。我們一同闖進去看看她們到底是人是鬼。

張　這何苦來。若她們是人，我們何必破壞人家底雅會？若她們不是人，又何必

自己去找麻煩？世間事教我們懷疑底很多，我們不明白底更不少，你要樣樣親自去試驗一下，一定是辦不到底。實驗主義只能應用到平常的事物上頭。譬如燒大肥鴨裹着大白嫩玉葱，越嚼越有滋味，你可以隨時試驗。若說地球破了，人還可以活着，你往那裏試驗去？

言　若是不能試驗底，就是沒有那件事。地球破了人還可以活着，既不能實驗，就可以說沒有那回事。

張　那麼，一切過去的歷史除了觀察史迹以外都不能實驗底，你可以說沒有歷史麼？一切的發明，都經過一個沒法實驗底時期，你可以說在沒成功以前，發明底可能性就不存在麼？今晚上我不與你辯論，總之，凡事要先信再疑，不要先疑後信。

言　你這一套話又來了！不進去也能。我們就事論事，不說別的罷。什麼是第一千次底團圓節，你在書上見不見過這樣的典故？

張　沒有。現在我們看見底就是典故，何必再向書上去找典故？

言　我還是有點懷疑，怎麼好好的狐狸不安安分分去活着，偏要做人，是什麼意思？牠們嫌狐狸底樣子醜陋麼？要變成美麗的女子才舒服麼？如果天地許牠們受日精月華來變成這世間所謂最高等的動物，我們也可以得天地底精華而變成超絕的動物了。

張　你這話又說得糊塗了，樣樣生物都想向着具足的生活那條路上走底。狐狸想做人比做狐狸快活，猶之人想着做神仙比做人快活。因爲生物有這樣的向上生活思想，故無時不在變化中。狐狸生活在變化中，我們的生活也是在變化中呢，若說得滑稽一點，狐狸與人同是脊椎動物，稍微變一變，有何困難？就是人要變超人也不難，所難者是人物要變成精靈。人離開肉體還要繼續生活着，才是一椿難事。人類若眞如理想家所說，將來都要變成遊靈，不用飲血，吃肉，也不用等等愉快肉感，那才比狐狸成精更難萬倍咧。至於牠們要變成人底意思，你方才不聽說麼？若是「成功，她就可以上天入地，得着人間等等的快樂供養，毫無罣礙；若不成功，她須要再等一千年，或者從此要受盡一切人間的

苦惱。」

言　然而這都是渺茫的事。人都嫌這世界小，要去開闢宇宙；可是宇宙也是一樣地小，我們都不理會。假使將來眞有所謂遊靈生活，也不過像狐狸成精一樣，雖然它能得到人的生活，然而人的苦惱，人的欲望，它也要備嘗底。遊靈世界的苦惱，我想一定比我們現在的世界大。縱然那時我們不必飲血吃肉，不用等等肉體的感覺，我們還是要生活底。生活就含苦樂兩種感覺在裏頭。苦樂底衝突便是生活底現象。故生活底時間越長，越具足，苦樂感覺底衝突越大。故宇宙間沒有永久的絕對的痛苦或快樂。故樂到什麼田地，苦也到什麼田地。那班狐狸想得做人底樂處，又想避掉做人底苦處，一定是辦不到底。

張　（笑）今晚上你簡直像在哲學講室裏與敎師辯論一樣。（笑語聲從洞裏發出。）不要辯了。快藏着罷，她們又要出來了。

（二人藏在原處。衆女子搬厚墊，樂器，杯盤，瓜果之類出來，依次安排。）

大　今晚上除了四妹底舞，也得叫桂姊做一點玩意（對衆）你們想什麽合式？我們趁着這時商量定了，等她出來好派她做。

二　我們去把我大哥招來，叫他與桂姊，一個舞劍，一個作樂或唱詞罷。

大　好主意，就這樣辦罷。誰去把他找來？

三　今晚底事與男子無干，要他來幹什麽？而且在行禮以前，他不能向桂姊說話，不如等正事辦完，才去請他來。

大　我們正要他在行禮以前來。他一不留神，我們才有笑話說，才有把戲看。（向四妹）四妹，快進去把那張厚的舞席端出來。

四　桂姊說只這地氈就夠了。她說祭壇要設在山後，教把舞席鋪在那邊呢。

大　祭壇設在山後也好。但此地山石怪硬的，你還是去把它端來，祭壇那一邊，等我再想法子。（向二姊）我去扶桂姊出來，你去請我大哥來罷。

二　怪遠的，我想今晚是桂姊底大日子，不去招他；他自己也會來底。

大　還是走一走較爲妥當。你怎麽不會用神行法，何必一步一步地走？

二　好罷，這就去。

（大姊，四姊同入洞。二姊從洞邊小徑入。三姊及其他女伴調絃。一會，大姊扶桂姊出。桂姊頭上蒙着很厚的靑紗。）

大　（對衆）在行禮以前，你們都要小心說話，恐怕出了錯，大家不方便。（扶桂姊坐下。）我們得作樂賀賀桂姊。

衆　這是應當的。

（作樂。樂畢，我大哥同二姊上。我長袍方巾。）

我　好，你們都在此地行樂，只撇了我不理。

大　若是我們撇了你，就不敎二妹去找你了。你應當記得桂姊底事情，自己不早來，就該受罰。

我　可不該。我早想着今晚有什麽特別的事情，一時只記不起來。（笑）哈哈，男子事情多，本來擅於忘記，請原諒。

大　（鄙夷）好個健忘的男子。別的可以忘記，連你桂姊底事情也忘記了，還了

得！

我　（急）我那裏忘記了，不過一時想不起來。

大　笑話，想不起來不算忘記算什麽？

我　無論如何，我總不會把桂姊底事情忘了，因爲她是我底……

大　（急掩我口）小心一點，你若像平時一般胡說，可了不得。

我　是的，我幾乎忘了。

大　又幾乎忘了。你眞是個男子底代表！我告訴你，現在只有你一個是男子，照例是不許你說話底，不過今晚上我們可以格外通融，許你與大衆閒談，但不能說不對的話。

我　要怎樣才算不對？

大　你自己知道，我也不能對你說。我只能提醒你，如你說話不小心，輕則損害自己，重則要丟了你所喜愛底人。

我　這委實是個悶胡盧！我實在不曉得，好姊姊告訴告訴罷。

大　我不能告訴你，恐怕我也會把話說錯了。

我　(凝思)那麼，我可以問桂姊麼？

大　不管你問誰，凡事問自己是最妥當的。(走到四姊邊。)四妹，且告訴我你待一回要舞那一套？(細語。)

我　做不得。我非問桂姊不可。(四圍望，三姊以手示意。到桂身邊。)桂姊，怎麼今晚上把頭蒙得嚴嚴地？(伸手欲揭桂姊頭紗，三姊止住。)

三　在拜月以前，她不能露臉。

我　得啦。誰不曉得她要藏起那副狐狸臉。

三　小心一點，不要胡說胡行。

我　我們都是狐狸。狐狸說話，不是狐說，是什麼說？(笑)嚇嚇，(向桂)桂姊，桂姊。(不應)爲甚不答應。可是又生氣了？

三　你不曉得她不到行禮以前不能與男子說話麼？你要忍耐一會，待一會，我們還要你和她歌舞呢。

我　別再說「忍耐」了。你們用來安慰男子底話，除了這兩個字，就沒有別的字眼麼？

三　別再發牢騷啦。且坐在一邊，讓四妹舞一套狐飛燕給我們看罷。

（三姊拉我生坐在桂姊旁邊。樂作，四姊舞。舞畢，衆喝采。四姊退，坐在我生身邊。）

我　（摣四姊手）四姊底舞態輕盈得很。看你舞得手都發熱了。

四　這是因爲我不慣舞底緣故。

我　（摣桂姊手，向四姊）今晚若得桂姊也舞一舞，她這雙嬌嫩的手更要顯得好看，她一定不會像你這麼容易出汗。（向桂）桂姊，你說對不對？（桂不應，縮手）別收同去，讓我摣摣你這可愛的小手；讓我摩摩你這纖細的手。（我手邊忽然發出一陣濃煙，雙手變爲豬蹄，驚訝）怎麼我底手忽然變成這樣？

大　你說錯了話了！早告訴你，你總不注意。

衆　嚇嚇，我大哥吃虧了！

我　這一定是你們這班淘氣的女孩子咒成底。

大　誰咒你來？那是你自己咒成底。

我　世間那有自己咒自己底道理？

大　怎麼沒有？自己咒底比別人咒底更厲害。（對衆）姊妹們別忘記了山後底祭壇還沒有排設好咧。

衆　我們這就去。（向我）。嚇嚇，我大哥吃虧了！

（衆從洞邊小徑下。三姊與桂姊細談。大姊張羅筵席。）

我　大姊，你怎麼說是我自己咒成底。

大　男子用貪愛底心思摩觸女人，就是咒詛他自己的手使它們不能和別人一樣。方才底事，可不是你自己招來底。

我　也罷，也罷。我知道你們今晚上故意要捉弄我。好姊姊，快教我底手變回來罷。

大　我可沒有那麼大的神通。你若息了那貪愛底心思，也許一會就變回原形。

我　狐爪和猪蹄差不多。我不要變同原形。

大　忍耐一些，別着急。變同原形，還要規規矩矩才能變人手。不然，你底手就會永遠成那樣子。

我　那麼，你且解釋貪愛底意思給我聽。

大　貪愛是當你想着你愛一個女子底時候，心裏只為滿足自己，並不顧別人底情形如何。譬如你方才只想表示你愛桂姊，並沒計較今晚是她底什麼時節，隨意行動，這就是自私的，利己的貪愛。

我　許多人說凡愛都是利己的。

大　哦，就是因為你們看愛是利己的，所以一到不能滿足你們利己的心思底時候，女人就變成你們底仇敵，你們底桎梏，你們底擔負了。

我　胡說，胡說，男子絕不如此。當情愛發生底時候，他們非盡地表現出來不可。那時，自然沒為別人計較，即如自私或利己的意思也沒有。

大　可見男子都是鹵莽大漢子，做事情想也不想。

我　女子才是傻小妞兒，想了不敢做。

三　怎麼你又罵起來了：我大哥快來扶你底桂姊過那邊去行禮罷。大姊，你還是過去看看她們排設得怎樣。

大　往後再與你理論，暫時饒了你罷。（下。）

我　（看手）這豬蹄子怎麼參扶桂姊？

三　（笑）誰教你不仔細？

我　我一見了桂姊，還仔細什麼？（向桂。）桂姊，今晚你一定有能力使我的手復原。好姊姊，求你顯顯神通罷。（桂不應。）

三　你爲什麼不跪下請求？

我　不，我一跪下，她若不答應，還是落空。

三　那有什麼要緊？若她答應，是你底造化；若不答應，權當鬧玩。

我　好，我就跪下。（向桂姊跪。）

三　禱告呀。

我　要說什麼？

三　你想什麼說什麼。

我　桂姊。可憐可憐解救我。將來我娶了你，定要爲你修大房子；取寶貴的東西給你作裝飾；取美好的東西給你喫；取……

（衆出。）

衆　祭壇都排好了，請桂姊過去焚香。

（我仍跪在地下。）

大　怎麼還不起來叄扶桂姊？

（我欲起不能。）

我　怎麼，我底腿！

大　又說錯了話了！

三　（笑）可不是，他又把話說錯了。

我　我那裏說得不對？

大　不要分辯，看把桂姊底時候就誤了。你就這樣用膝頭走着跟我們到那邊去罷
　　。嚇，倒運的我大哥，今晚教你吃虧不少。
　　（衆擁桂姊下：我作滑稽的膝行跟着。言張從樹蔭底下出。）

言　（望山後。）我們跟去偷看一下，

張　現在你可信了。

言　這眞教我迷糊了。但我還是疑多信少。（要望山後舉步。張阻住。）

張　不要望後去，恐怕他們忽然回來，我們丟了躲藏地方。
　　（言摩觸地上底樂器杯盤等物。）

言　這都和眞的一樣呵。

張　那些可不是眞的。

言　沒有這樣的道理。

張　有道理也罷，沒道理也罷。方才躲在樹蔭底下，把脊骨彎曲了，且坐一坐伸
　歇伸歇罷。（拉言同坐在墊上。）你聽了那男子底情話，看了那愛情底惡劇沒

有？

言　事實還是可疑，不過那穿紫底女子底話倒很觸動我。我現在理會我對於安惠也是不能忍耐所致。但自從那天以後，我寫信給她，總不見回答，是何緣故？

張　也許她不在那裏，也許信寄丟了，種種原因，那能說得一定。我且問你，假若你爲表示愛情也和那狐狸一樣把手變成了一對猪蹄，你後悔不後悔？

言　我絕不信有那回事，大概那是我們底幻覺，若眞說錯了話，立刻就把手足改變了，我不曉得那所謂「錯」底標準在那裏。

張　那女子可不說得明明白白，——凡犯貪愛底毛病底，都得受咒罰。

言　愛就是愛，還有什麼貪愛不貪愛？

張　你還是和方才那男子一樣不明白愛是什麼。

言　胡說！

張　這不是胡說，乃是印度說。你念過愛經沒有？

言　什麼愛經？

張　伽摩修多羅。

言　什麼伽摩修多羅？

張　愛經。

言　廢話。我若問你「誰是你底父親，」你若答「生我底，」又問「誰生你」你又答「父親，」那還成麽？

張　又着急了！我不過試你一下，看你此刻底涵養如何。實在告訴你罷。我並不是要給你說印度底愛經，只照方才那女子底話，愛情好像，依我想，可以分做敬愛，恩愛，慈愛，喜愛，親愛，戀愛，溺愛，貪愛，……。

言　眞愛，假愛，深愛，淺愛，同性愛，異性愛，英法大菜愛，歐美跳舞愛。還有別的愛沒有？

張　（笑）够了够了。照她所說，貪愛是利己的，然則戀愛一定是利他的了。

言　既然如此，怎麽方才那男子向那女子跪下說要給她預備種種供養，還算不對？

張　大概是態度不對罷。

言　這眞是狐狸社會底風俗，我不懂得。

張　我想他不能用那些東西來做結婚底條件。

言　爲什麼不能？女子所需底就是具足的供養。

張　又來了！你得罪了安惠就是因爲你想女子都是要受男子供給底。婚姻是經濟問題，不是戀愛問題。

言　婚姻實在是個經濟問題。我絕不信世間眞有什麼實在的戀愛或貪愛，凡愛都是受經濟的境遇驅使底。將來私產制度破壞了，若還有人舉行婚禮，我可以斷定那時底人會看他是個傻子。

張　我不和你理論將來，只講目前，你和安惠是非彼此相依不可底。今天說了你一天，你總沒有自己反省一下，你自己想着她與你賭氣，她何嘗如此，也許是她知道你性急，故意激激你，女孩子每喜歡這樣辦。

言　（靜嘿一會）也許你說對了。我也有不講理底時候。我想此後見她時，求她

原諒。

張　這就有門了。人最怕是强項，不自知，假使今晚她同我們在這裏，我知道你一定要求她饒恕你從前對她一切不對的地方。

言　若她在這裏，自然也得看她底態度怎樣。

張　若她饒你？

言　那就沒有問題了。

張　濟良所也可以不去了！假使以後我告訴她你有這樣的主意……

言　不，這可不能告訴她，賭氣底時候可以那樣想，也可以那樣辦，既不生氣，平白地又惹什麼是非？

張　好個「銀樣蠟槍頭！」

言　（笑）這男子底秘密，不能對女子說底。以後……

（山後笑語聲暫近。）

張　快躲起來罷，他們又要同來了。

（二人急藏回原處。衆出。）

大　正事都辦完了，一會桂姊卸了禮裝，我們可以盡量地樂個通宵。（走到自己的墊邊。驚。）怎麼我底墊子好像有生人坐過一樣！

二　是呀，我一向就覺得有人氣在我們中間，只不敢說出來。

三　難道有人藏在這附近？

大　難保沒有，最好是請我大哥到處去聞一聞。

衆　大哥去，大哥去。

我　爲什麼偏要我去？你們每是欺負我，好事不派我，這樣的事情才有我底份。「魁星點狀元都是你們扮底，武大郎顯魂都是我扮底。」

大　誰教你今晚不行好運？你若能找出什麼來，我保管你底手足立刻復原。

我　你敢應許，我就立刻去找。

大　一定。

（衆笑。我四週伏行作嗅狀。言、張出。）

言　不要找了，我們自己投到。

（衆驚，欲逃入洞裏。）

大　原來是言先生。（向衆）不要害怕，言先生是我們底朋友，都望前來罷，我介紹他給你們。

言　奇怪，怎麼我不認得你，你倒認識我。

大　我曾在南京見過你，你却不認識我。（向張）這位是誰，我沒見過？

張　敝姓張。

大　大名可是一個「千」字？

張　（笑）大姊可是名叫「梅香」？

大　張先生何得無禮——當人作丫頭。

張　大姊何得無禮——當人作蒼頭。

言　還沒認識，先絆起嘴來了，你也是欠涵養呀。

張　不絆嘴就不會認識。大姊饒恕，我只是鬧着玩。小名是個「玄」字。

大　原來是張玄先生，失敬了。

張　好說了。

大　二位先生若不怕我們是狐狸，可以請來與我們一同過節。

言　若是狐狸能變人我就看她們做人，還怕什麼？

張　對呀，狐狸成人就待它做人；人變狐狸，就當他做狐狸。

（大姊忽然撲嗤地笑出來。）

言　（疑）你笑什麼？

大　我笑你們不怕狐狸。隨我來，我一一給你們介紹。這位是二姊。這位是三姊，這位是四姊，五姊，六姊。（至桂旁）這位是……

言　桂姊。

大　你怎樣知道？

言　方才聽見你們用這名字稱呼她。

大　假使她是安惠姊？

言　（詫異）你怎麼認識安惠姊？

大　我也是方才聽見你們提起她來底。我知道你們一切的事情。就請桂姊顯出安惠姊底樣子來安慰你如何。你知道狐狸可以變形和眞的一樣。

言　好極了。

（張忍不住笑。大姊也嗤的一聲笑出來。）

言　（忽悟）哦，原來是你們搗鬼！我始終不信有什麼狐狸精，今晚上幾乎給老張冤了。（指桂姊）她一定就是安惠姊。不曉得你們什麼時候把她弄來。（進前要揭去桂姊底靑紗。）

大　你可不能，時候還沒到咧。

張　你底結論還沒完全。難道這些個女伴都是我弄來冤你底？

言　（靜嘿一會。）對呀，我來時，安惠姊還在蕪湖，今晚她絕不會在這裏。

大　能不能且擱在一邊。你只說願意她顯現安惠姊底樣子不願意。

言　她是我所愛底，那有不願之理。

大　不是眞人，看看外形也滿足麼？

言　也强過見不着。

大　爲什麼？

言　我愛她。

大　你是不講愛情底，爲什麼這回又講起來？

張　他並非講愛情，只不主張婚姻以愛情爲主。

言　我只以爲有愛情更好，沒有也不要緊。

大　那你就不一定要安惠姊了。

我　唉，大姊，你怎把我忘了？快把我底手足治好罷。

大　對呀，險些忘了你。（到我邊，撫他底脚）你底脚復原了。（我站起來，大姊引他到言前）今晚我們可以送你一樣禮物，（把我手上一對假蹄脫下，對言）這裏頭藏着許多你們新婚時要用底東西，權當我們底禮物收下罷。回到家裏，好好地藏着，等你們底吉期到了再開來用。

張　那是什麼寶貝，要什麼可以有什麼麼？

言　（大悟）。哦。這回你可瞞不過我了。你們是扮底狐仙。這事一定是老張搗底鬼。

（張大笑，走去揭掉桂姊底青紗。）

言　惠姊，惠姊！你怎麼也會到這裏來？

桂　（笑）這是我底秘密行動，你問來幹什麼？

言　你是什麼時候來底？

桂　你來那一天我就來了。

言　怪不得我寫信給你，總不見回答，我以爲你也生氣了，故越發着急。

桂　信都接到，故意不回答你。張先生知道你性急，故意約我們來和你開開玩笑呢。（指大姊）這位就是其生姊姊。

言　中你們底計了。怎麼你總沒有告訴我你認得她？

桂　若告訴你，就沒有意思了。

言　這幾位都是誰？

桂　那都是其生姊底同學。她們趁着過節底機會，到此地預備雙十節的表演。

大　言先生，對不起你了。我們要你來做評判員，却沒先下請帖，眞是抱歉。你說我們扮得像不像？

言　（笑）你們自己搗鬼就够了，爲何串通老張和惠姊來戲弄我？假使我眞個把她怨惡起來，那算誰底罪過？

大　那罪過自然要歸到我身上。好罷，就罰我在此地排一團圓席與你謝過如何。（向衆）大家去預備吃底罷，時候不早了。（衆張羅筵席。重新點燭，照得席上很明亮。）

言　（向張）方才那男子是誰？

張　那是其生底妹子我生，是安惠底老同學。

言　方才她們跑到後面去幹什麼，你一定知道。

張　她們到後邊去整理帳幕，今晚要在這裏野宿咧。

大　（排席）我家裏地方小，不能容得許多人，所以張先生到營裏去爲我們借一副軍帳支在山後，方才忙了一陣才把鋪墊鋪好了。

言　山後還有地方？

張　後面有一片平地比這裏大。這洞是兩面通底。

言　我們待會過去看看。

大　女子住禁重地，男子免進。（笑）。

張　明天才領你在這山裏玩一天罷。

言　今晚上我簡直是你們掌上底傀儡。

張　凡墜落在愛情裏底都容易做人掌上底傀儡，你忘了，這條原則麼？哈哈！

大　席排好了，大家就座罷。

張　今晚上你們底秩序還短了一樣。

大　那一樣？

張　我大哥與桂姊底歌舞。

大　嚇，可不是漏了那一套！我們且坐下，回頭再請她們表演罷。

（衆坐。）

桂　（拿着一張樂譜。）這是我生姊前月在月下舞劍時做底歌，我編底譜。我們大家都試唱一唱，教我生姊按着拍子舞劍；再請二位先生評評。

（我舞劍，衆唱。）

（一）

明月在上，慘淡其光。
家國多難，劍怒出芒。
民苦離散，豈忍吹笙？
我隨君去，除彼禍殃。

（二）

明月在上，雲翳其光。
君揮寶劍，不畏虎狼。
我吹玉笙，可慰國殤。
指冷血沸，威烈顯揚。

明月在上，　燿燦其光。
君有寶劍，　我有玉笙。
般憂言息，　攜手同行。
漫游漫息，　既樂且康。

（三）

（歌舞罷，各就席。）

桂　張先生以爲如何？

張　我們且不要批評罷，先喫再說，

大　這席本是爲言先生和安惠姊預備底，他們應當照例說些套話。

桂　有什麼可說底？

大　你如許我向言先生發一個問題，他就有話可說。

桂　儘管問他。

大　言先生，到底一個男子應當對他底妻子做什麼樣底人？

言　這問題不難。一個妻子應當是丈夫底朋友，是他底乳母，是他底廚子。

桂　照你這樣說，女子看她底丈夫當是一個朋友，是她底佃奴，是她底看門底。

衆　（笑。各取瓜果分送言，張，桂，大等）這送給惠姊底看門底，（有些說）這送給大姊底佃奴。

（閉幕）

星雲堂書店出版

初期白話詩手稿	李大釗等手稿影印	連史紙一元六角 毛邊紙一元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李景漢著	實價二元二角
浮沈	王余杞著	實價八角
晞露集	繆崇群著	實價三角
抹布	巴金著	實價六角
北寧鐵路之黃金時代	王余杞著	實價五角五分
粉墨登之德國 絳衫軍領袖希特勒	E. Lengyel 馬士奇譯	實價八角

星雲堂書店出版

書名	著譯者	價格
以俅畫集	梁以俅作	印刷中
日本新興文學選譯	片岡等著 張一岩譯	印刷中
獻身者	黎錦明著	印刷中

星雲小叢書

書名	著譯者	價格
泥塗（小說）	沈從文著	實價二角
我們上太太們那兒去嗎？（戲曲）	巴雷著 熊式一譯	實價二角
文學研究法	本間久雄著 李自珍譯	實價二角
比較心理學大綱	華登著 夏斧心譯	實價三角
婦人與家族制度	柯崙泰著 方紀生譯	實價一角
笑贊	清都散客 會因校點	實價二角

LIBRARY
JAN 11 1977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33 7132

PL
2765
U28C46
1933